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应对不确定性

2019年10月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应对不确定性

2019年10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版编目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图书馆

名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标题：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不确定性

其他标题：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不确定性 |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描述：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 |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0258-7440 | 2019年10月 | 包括参考书目

标识符：9781513514055（平装 英文）

ISBN：9781513515731（网络 英文 PDF）

标识符：9781513517032（网络 中文 PDF）

LCSH：非洲，撒哈拉以南——经济形势 | 经济发展——非洲，撒哈拉以南 | 非洲，撒哈拉以南——经济政策

分类号：LCC HC800.R4 2019

《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年发布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出版，以提供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情况概览。预测和政策考虑因素仅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观点。

可通过网络、传真和来函方式订购出版物，联络信息：

邮寄地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服务部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www.imf.org

www.elibrary.imf.org

目录

缩略语.....	vi
致谢.....	vii
概要.....	viii
第一章 应对不确定.....	1
宏观经济发展与前景.....	2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8
政策.....	9
参考资料.....	20
第二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22
产品市场竞争：一些典型事实.....	23
竞争和宏观经济表现.....	28
企业动态和竞争.....	30
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	32
结论.....	34
参考资料.....	37
第三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拖欠：原因、症状和解决措施.....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的规模、构成和演变.....	40
国内拖欠累积的原因.....	42
症状：国内支付拖欠的宏观经济影响.....	45
解决措施：清理和预防拖欠.....	48
结论.....	51
参考资料.....	56
统计附录.....	58
背景文件和统计附录扩展.....	在线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AFR/2019/October/English/backgroundpapers.ashx?la=en	
在线统计附录扩展表格；	
在线附录第二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在线附录第三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拖欠：原因、症状和解决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2013-2019年出版物	
专栏	
1.1 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治理.....	17
1.2 其他区域贸易安排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的经验教训.....	18
2.1. 企业加价率和贸易自由化.....	36
3.1. 国内拖欠数据的收集工作.....	53
3.2. 拖欠累积和财政乘数.....	54
表	
2.1. 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加价率和利润率.....	25

图

第一章

1.1.全球进口量增长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	2
1.2. 大宗商品价格的预计变化: 预期变化平均值, 2019-2020年与2018年相比.....	2
1.3. 撒哈拉以南非洲: 欧洲债券发行, 2010-2019年	3
1.4. 萨赫勒地区国家: 造成伤亡的冲突, 2018年.....	3
1.5.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实际人均GDP, 1990-2013年	4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实际GDP增长与商品出口集中度指数.....	4
1.7. 撒哈拉以南非洲: GDP增长柱状图, 2022年.....	4
1.8. 撒哈拉以南非洲: 名义有效汇率贬值和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 2019年	5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财政赤字和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 2019年预测.....	5
1.10.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公共债务, 2011-2023年	6
1.11. 撒哈拉以南非洲: 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的变化, 2013年与2018年比较	6
1.12.撒哈拉以南非洲: 符合PRGT条件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状况, 2008-2019年.....	6
1.13.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公共债务的构成, 2000-2017年	6
1.14. 撒哈拉以南非洲: 对经常账户调整的贡献.....	7
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 储备缓冲	7
1.16. 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内拖欠和不良贷款比率, 2018年	8
1.17. 撒哈拉以南非洲: 对私人部门信贷和本币公共债务的变化, 2014-2018年.....	8
1.18. 撒哈拉以南非洲: 出口增长, 2014年1月至2019年5月	8
1.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外币债务在债务总额中所占比例, 中位数, 2010-2019年 ..	9
1.20. 下行风险情景: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增长减缓和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的影响	9
1.21. 自然灾害发生率, 1980s-2000s	9
1.22. 撒哈拉以南非洲: 创造的净就业岗位, 2010-2030年.....	10
1.23.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8年12月以来的货币政策利率变化	10
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基本财政余额和使债务保持稳定的余额, 2014-2018年.....	11
1.25. 撒哈拉以南非洲: 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的变化, 2018年与12年比较.....	11
1.26. 撒哈拉以南非洲: 银行对私人部门信贷, 2006-2018年	13
1.27. 每个国家具备的宏观审慎措施的数量, 2016年	13
1.28.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地区: 价值链相关贸易, 1990s-2010s.....	15
1.29. 性别不平等指数和基尼系数, 2010-2017年平均值	16

第二章

2.1. 各组国家: 产品市场竞争, 2007-2017年.....	24
2.2. 撒哈拉以南非洲: 产品市场竞争, 2007-2017年.....	24
2.3. 各组国家: 企业层面的竞争指标.....	25

2.4. 各组国家：竞争指标和竞争者数量	26
2.5. 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加价率，2002-2017年	26
2.6. 各组国家：企业加价率，按部门划分	27
2.7. 撒哈拉以南非洲：竞争和宏观经济表现	28
2.8.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各组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	29
2.9. 撒哈拉以南非洲：当地竞争加强对价格的影响	29
2.10. 加价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30
2.11. 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构性改革，1973-2014年	31
2.12. 撒哈拉以南非洲：反垄断政策的执行	33

第三章

3.1.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国内有拖欠记录的国家占比	40
3.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按国家组别分列的国内拖欠存量	40
3.3.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国内拖欠存量水平和债务可持续分析评级	41
3.4. 国内拖欠存量的PEFA得分	41
3.5.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国内拖欠没有记录的国家占比	41
3.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5-2017年国内拖欠存量占GDP的百分比	41
3.7.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5-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中出现国内拖欠 相关术语的频率	41
3.8.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细分，国家数量	42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中与国内拖欠有关的贷款条件类型， 2002-2018年	42
3.10.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累积的原因	43
3.11.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5-2018年，部分治理指标与国内拖欠存量	43
3.1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5-2018年，部分财政变量与国内拖欠存量	43
3.13. 财政冲击后国内拖欠的累积	44
3.14. 国内拖欠累积原因的回归输出	44
3.15. 国内拖欠累积效应向经济体传导的渠道	46
3.16.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支付拖欠的宏观经济影响	46
3.1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支付拖欠对私营部门表现的异质性影响	47
3.18.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5-2018年，政府支付纪律和公众对信任的态度	48
3.19. 拖欠的偿还——典型的决策树	50

缩略语

AfCTA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MENAAP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AfDB	非洲开发银行	MFN	最惠国
AML/CFT	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NEER	名义有效汇率
AFTA	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由贸易区	NPLs	不良贷款
CCSA	南非竞争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ET	统一对外关税	PEFA	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
CEMAC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PFM	公共财政管理
COMESA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PRGT	减贫与增长信托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	RTAs	地区贸易协定
DSA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REO	《地区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SGE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SACU	南部非洲关税联盟
GDP	国内生产总值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GVC	全球价值链	SOEs	国有企业
EAC	东部非洲共同体	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PU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VAT	增值税
ESCAP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WAEMU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FDI	外国直接投资	WBES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EO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WTO	世界贸易组织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名缩写

AGO	安哥拉	CIV	科特迪瓦	LSO	莱索托	STP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BEN	贝宁	GNQ	赤道几内亚	LBR	利比里亚	SEN	塞内加尔
BWA	博茨瓦纳	ERI	厄立特里亚	MDG	马达加斯加	SLE	塞拉利昂
BFA	布基纳法索	SWZ	斯威士兰	MWI	马拉维	ZAF	南非
BDI	布隆迪	ETH	埃塞俄比亚	MLI	马里	SSD	南苏丹
CPV	佛得角	GAB	加蓬	MUS	毛里求斯	SYC	塞舌尔
CMR	喀麦隆	GMB	冈比亚	MOZ	莫桑比克	TZA	坦桑尼亚
CAF	中非共和国	GHA	加纳	NAM	纳米比亚	TGO	多哥
TCD	乍得	GIN	几内亚	NER	尼日尔	UGA	乌干达
COM	科摩罗	GNB	几内亚比绍	NGA	尼日利亚	ZMB	赞比亚
COD	刚果民主共和国	KEN	肯尼亚	RWA	卢旺达	ZWE	津巴布韦
COG	刚果共和国						

致谢

2019年4月期《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由Papa N'Diaye牵头的小组在Catriona Purfield和David Robinson的指导下撰写。

撰写组成员包括：Said Bakhache、Reda Cherif、Seung Mo Choi、Samuel Delepierre、Sandesh Dhungana、Xiangming Fang、Krisztina Fabo、Jesus Gonzalez-Garcia、Michael Gorbanyov、Cleary Haines、Moez Ben Hassine、Yanki Kalfa、Siddharth Kothari、Andresa Lagerborg、Alexander Massara、Miguel Pereira Mendes、Nkunde Mwase、Garth Peron Nicholls、Malika PlantPant、Hector Perez-Saiz、Jean Portier、Mahvash S. Qureshi、Samuele Rosa、José Nicolás Rosas Garcia、Hoda Selim、David Stenzel、Vimal Thakoor、Torsten Wezel、Martha Woldemichael、Yuanchen Yang、Mustafa Yenice和Jung Eun Yoon。

Charlotte Vazquez负责文件编排，Maria Ines Canales提供编排协助。文件编辑和编排由信息交流部的Cheryl Toksoz监制。

本出版物使用如下惯例表示法：

- 在表格中，空格表示“不适用”，省略号 (...) 表示“不适用”，0 或 0.0 代表“零”或“忽略不计”。各个数字的合计与总数之间的微小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 破折号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09-2010年或1-6月），用以表示覆盖的年份或月份，含起止年月；斜线或短斜线 (/) 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05/2006年），用以表示财政或财务年度，与缩写FY类似（例如，FY2006年）。
- “十亿”表示1,000个百万；“万亿”表示1,000个十亿。
- “基点”指一个百分点的1/100（例如，25个基点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的1/4）。

概要

一、应对不确定性

预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速仍将是3.2%，2020年将升至3.6%。根据预测，该地区约三分之二国家的经济增速低于之前的预期。预期下调的原因是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石油出口国产出持续中断以及南非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2019年及以后，该地区各个国家的成长前景差异很大。预计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将保持强劲增长，增速平均为6%左右。因此，24个国家（总人口约为5亿）的人均收入增速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之下，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低速增长（2.5%）。预计21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预计未来通货膨胀将有所缓解，虽然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债务负担趋于稳定，但公共债务脆弱性高企和外部缓冲水平较低将继续限制一些国家的政策空间。

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同4月份相比，外部阻力加大，包括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的威胁、全球金融形势收紧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或资本流入逆转，以及中国和欧元区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从地区来看，近期的下行风险包括气候冲击、安全挑战加剧以及埃博拉疫情可能蔓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此外，财政状况下滑，包括一些国家选举前出现的财政恶化，主要国家不进行改革，都会增加赤字和债务压力。从中期来看，成功实施改革，包括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进行改革，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上行风险。

实施“三管齐下”的战略以减轻风险并促进该地区所有国家持续增长，该战略要求：

- **谨慎调整近期政策组合：**一些国家缓冲有限且债务脆弱性加剧，在此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应对外部不利因素的回旋余地有限。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仍主要在货币政策方面，而且仅限于通货膨胀压力较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国家。如果出现下行风险，应谨慎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但应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和可获得的融资，并将其纳入一项可信的中期调整计划。在增长缓慢的国家，只要能获得融资，可进一步放缓财政调整步伐，或者调整财政组成，尽量减少对增长的影响。在面临债务脆弱性加剧的快速增长国家，当务之急仍是重建缓冲。
- **增强经济韧性：**这将有助于该地区保持更长时间的强劲增长。增强韧性，包括应对天气相关挑战、健康挑战和安全挑战，需要调动国内收入、精简低效补贴、改善公共财务管理（第三章），以强化主权资产负债表并为发展需求创造财政空间。提高经济多样化、改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并减少不良贷款，将减轻各国易受冲击影响的脆弱性。
- **提高中期增长：**提高人均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源密集型国家而言，对于持续改善社会成果和为每年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0万（净）新人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全面处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拓展地区价值链，实施旨在促进投资和提高竞争力的改革措施（第二章），能够提高该地区的中期增长水平。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第二章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质性，但按竞争指标计算，该地区70%以上的国家属于全球范围水平较低的那一半。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企业加价约高出11%，而且加价更持久。国有企业加价也更普遍。实证分析表明，提高竞争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出口竞争力、生产率增长和投资，将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约1个百分点。它还可以通过降低货物和服务，特别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大幅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此外，竞争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占产出的份额，在分配上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善产品的市场竞争，一项全面的改革战略将包括：采取措施减少结构和监管壁垒；一个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其中包括一项强有力的竞争法律，并由一个独立且资源充足的竞争管理机构来支撑；鼓励外国竞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有利的财政和采购政策。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拖欠：原因、症状和解决措施

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内拖欠数据库，第三章发现国内拖欠是许多国家的普遍问题，反映出这些国家公共财政管理薄弱。此外，在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之后，近年来拖欠规模有所增加（2018年约占GDP的3.3%）。不过，尽管拖欠现象普遍存在，但其原因、影响和后果尚不明确。本章发现国内拖欠对私营部门的活动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增加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破坏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拖欠也削弱了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让人怀疑是否值得依靠拖欠融资避免削减开支。第三章随后讨论了清理拖欠（核实、确定优先次序和清偿）和防止拖欠累积的方法，包括通过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建立缓冲和及时的外部支持。

第一章 应对不确定性

预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速仍将是3.2%，2020年将升至3.6%。根据预测，该地区约三分之二国家的经济增速低于之前的预期。预期下调的原因是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石油出口国产出持续中断以及南非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2019年及以后，该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差异很大。预计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将保持强劲增长，增速平均为6%左右。因此，24个国家（总人口约为5亿）的人均收入增速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之下，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低速增长（2.5%）。预计21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预计未来通货膨胀将有所缓解，虽然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债务负担趋于稳定，但公共债务脆弱性高企和外部缓冲水平较低将继续限制一些国家的政策空间。

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同4月份相比，外部阻力加大，包括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的威胁、全球金融形势收紧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或资本流入逆转，以及中国和欧元区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从地区来看，近期的下行风险包括气候冲击、安全挑战加剧以及埃博拉疫情可能蔓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此外，财政状况下滑，包括一些国家选举前出现的财政恶化，主要国家不进行改革，都会增加赤字和债务压力。从中期来看，成功实施改革，包括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进行改革，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上行风险。

实施“三管齐下”的战略以减轻风险并促进该地区所有国家持续增长，该战略要求：

- **谨慎调整近期政策组合：**一些国家缓冲有限且债务脆弱性加剧，在此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应对外部不利因素的回旋余地有限。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仍主要在货币政策方面，而且仅限于通货膨胀压力较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国家。如果出现下行风险，应谨慎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但应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和可获得的融资，并将其纳入一项可信的中期调整计划。在增长缓慢的国家，只要能获得融资，可进一步放缓财政调整步伐，或者调整财政组成，尽量减少对增长的影响。在面临债务脆弱性加剧的快速增长国家，当务之急仍是重建缓冲。
- **增强经济韧性：**这将有助于该地区保持更长时间的强劲增长。增强韧性，包括应对天气相关挑战、健康挑战和安全挑战，需要调动国内收入、精简低效补贴、改善公共财政管理（第三章），以强化主权资产负债表并为发展需求创造财政空间。提高经济多样化、改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并减少不良贷款，将减轻各国易受冲击影响的脆弱性。
- **提高中期增长：**提高人均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源密集型国家而言，对于持续改善社会成果和为每年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2,000 万（净）新人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全面处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拓展地区价值链，实施旨在促进投资和竞争力提高的改革措施（第二章），能够提高该地区的中期增长水平。

本章其余部分更深入讨论了以下内容：（1）全球和地区环境对该地区构成的挑战，（2）该地区的资产负债表脆弱性，以及（3）关键的政策优先事项。

本章由Seung Mo Choi领导的小组撰写，小组成员包括Michael Gorbanyov、Cleary Haines、Siddharth Kothari、Andresa Lagerborg、Nkunde Mwase、Malika Pant和Torsten Wezel，撰写工作由Papa N'Diaye和Catriona Purfield监督管理。

第二章分析了该地区产品市场的竞争水平，探讨了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水平仍然较低。这反映在企业加价率较高（尤其是在非贸易部门）以及产品价格更高上。经验分析表明，通过提高竞争力，该地区可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出口竞争力和降低消费价格，显著促进增长并取得更多福利收益。促进该地区的竞争需要全面的改革，包括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以及在企业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商业法规和宏观政策。

第三章评估了国内拖欠问题，并讨论了清理拖欠和防止拖欠累积的政策。基于新构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据库，第三章发现通过国内拖欠获得支出资金现象十分普遍，在面对巨大的不利外生冲击（如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时，这种现象的发生率上升。研究发现，国内拖欠对私营部门的活动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增加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破坏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它还表明拖欠削弱了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让人怀疑是否值得依靠拖欠融资来避免削减开支。该章还讨论了清理拖欠和防止拖欠累积的政策，包括通过财政管理改革、建立缓冲和提供及时的外部支持。

宏观经济的发展与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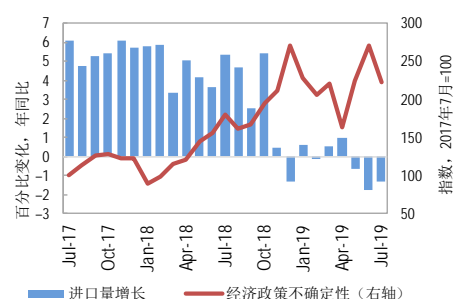
全球环境支持力度减弱

预计全球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3.0%上升至2020年的3.4%。不过，由于存在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有关的重大下行风险，全球展望预期的复苏仍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¹这些紧张局势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量（图1.1）。从中期来看，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6%，且主要由新兴市场经济体来驱动。

大宗商品价格势必下跌。预计全球增长疲软将对该地区的出口和金属价格以外的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压力（图1.2）。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对该地区的影响好坏参半，尤其是油价。这种情况将有助于该地区大宗商品进口国的财政和外部状况，但将给大宗商品出口国带来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权重明显大于进口国，且拥有该地区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大宗商品价格疲软通常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基本面更加暗淡。预计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将在中期持续存在，围绕这一预测的风险大致平衡。下行风险源于美国页岩气产量高于预期，而上行风险与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的供应可能受到进一步干扰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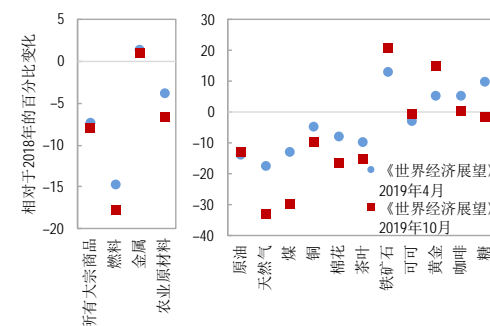
自2019年年初以来，随着主要央行转向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形势有所缓解。全球股票价格上涨，债券收益率下降，资本恢复流入该地区的债券市场，虽然资本流

图 1.1.全球进口量增长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



来源：Davis（2016年）和世界贸易组织。

图 1.2.大宗商品价格的预计变化：预期变化平均值，2019-2020年与2018年相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假设。
注释：除石油外，该地区出口的一些主要大宗商品是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铁矿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南非）、煤（莫桑比克和南非）、黄金（布基纳法索、加纳、马里、南非和坦桑尼亚）以及白金（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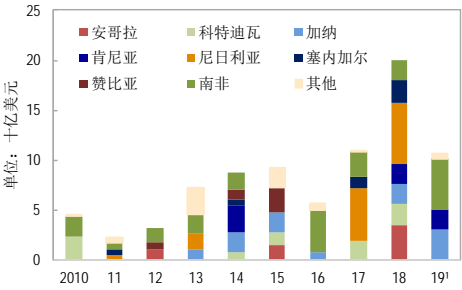
¹ 技术紧张局势包括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有关行动。

入的波动性和息差仍然很高。这些条件有益于该地区前沿市场截至目前在2019年发行超过105亿美元的国际主权债券（图1.3）。

地区性挑战日益加剧

该地区继续遭受与天气有关的冲击。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严重干旱影响到安哥拉、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莱索托、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造成粮食不安全、移民、通货膨胀压力（由于供应受限）、财政压力、电力短缺和贸易平衡减弱。此外，热带气旋“伊代”和“肯尼斯”在3月和4月袭击了莫桑比克和其他东南非洲国家，导致数百万人受灾，造成20多亿美元的损失。热带气旋还破坏了主要港口的运行，削弱了经济活动，给通货膨胀、财政平衡和贸易平衡带来更大压力。

图 1.3.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债券发行，2010-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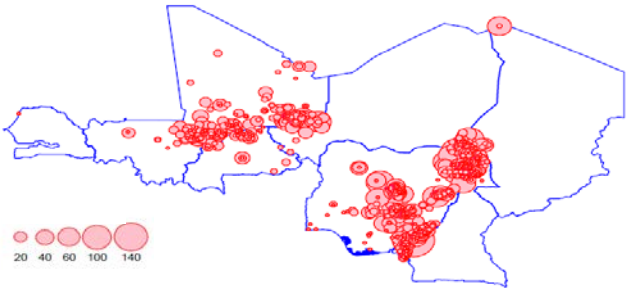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
¹ 数据截至2019年9月。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恶化。截至2019年9月，报告的病例约为3,000例，其中2,000多人死亡。疫苗接种发挥了一定的防范作用，但疫情已蔓延到戈马——一个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这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宣布为一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目前为止，因为经济活动在其他地方开展，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基本未受影响。一项积极的进展是，据报道，给埃博拉患者施用的实验性药物显著降低了死亡率。此外，布隆迪爆发的疟疾令该国将近一半人口受到感染，今年截至2019年7月已有大约1,800人死亡。

萨赫勒地区的安全紧张局势继续加剧（图1.4）。2019年萨赫勒国家报告的恐怖主义事件增加了75%（1月至9月增幅折算成年增长率）。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受影响最大。安全挑战对其中一些国家产生了重大的财政影响，导致收入减少，军事和安全开支增加。2019年，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军事和安全开支翻了一番，约占GDP的4%，消耗了20%的财政收入。

图 1.4.萨赫勒地区国家：造成伤亡的冲突，2018年



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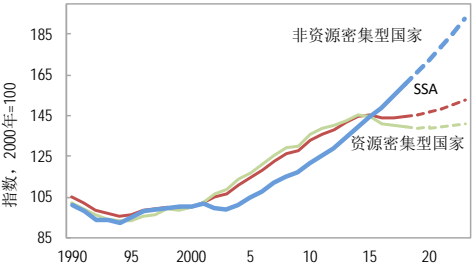
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

在私人消费和投资稳步增长、公共消费和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预计该地区2019年的增长率仍将保持在3.2%，2020年将升至3.6%。这一增长前景依赖于货币政策独立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持续支持，以及石油出口国从极低增长水平上温和复苏。预计多数国家的财政整顿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增长势头。

对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率预测低于4月份的预期，分别低0.3和0.1个百分点。该地区约三分之二国家的增长率均有下调，反映了外部和地区环境具有挑战性（如上所述）以及南非的增长率低于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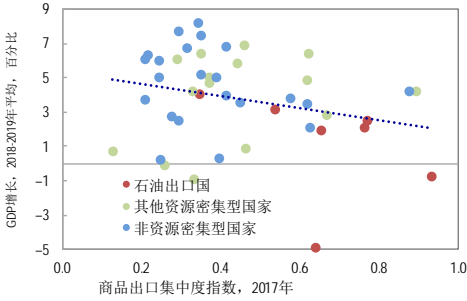
各国的增长路径存在着显著差异。预计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率（2019年为6.0%）将是石油出口国（2.1%）和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2.7%）的近3倍（图1.5）。这种差异在各国家组别内也相当明显，不同国家会因为经济多样化程度、针对2014年贸易条件冲击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不确定性和债务脆弱性而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表现上的差异甚至在石油出口国中也存在，经济越多样化，GDP增长率就越高（图1.6）。

图 1.5.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人均GDP，1990-2013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图 1.6.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长与商品出口集中度指数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商品出口集中度指数的值越高，表示集中度越高。

该地区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石油出口国）、南非（非石油出口国，但是资源密集型国家）和埃塞俄比亚（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活动表明了该地区增长路径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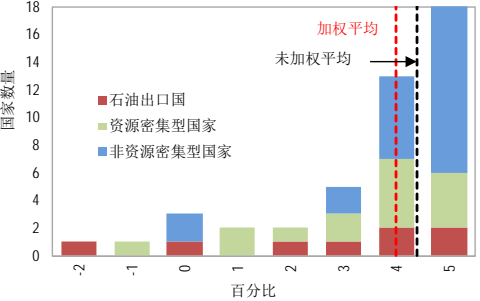
- 预计在石油和非石油部门的推动下，尼日利亚 2020 年的增长率可达到 2.5%，高于 2019 年的 2.3%。中期增长率预计略高于 2.5%，这意味着该国在人均增长率方面毫无进展。增长率低的原因包括政策调整不到位、基础设施缺口大、私人投资水平低和银行部门脆弱。
- 由于私人投资和出口增长预计将保持较低水平，南非的增长率预计仍将呈疲软态势，仅会从 2019 年的 0.7% 小幅增长至 2020 年的 1.1%。中期增长率预计略低于 2%，勉强超过人口增速。原因包括一些结构性限制因素（包括营商成本高、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公共企业效率低下），预计这些因素将使企业缺乏信心，私人投资低迷。
- 预计埃塞俄比亚 2020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7.2%，略低于 2019 年预测的 7.4% 的增速。预计中期增长率将放缓至 6.5% 左右，反映出政府通过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解决巨大的外部失衡。

尼日利亚和南非经济增长缓慢，可能会限制对其贸易伙伴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汇款、金融部门活动和进口需求方面。

2020 年，非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继续高速增长，增长率约为 5.5%（不包括埃塞俄比亚）。增长势头仍然强劲，部分原因是私人投资（科特迪瓦、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贝宁）以及公共投资（毛里求斯、卢旺达）。

该地区的中期增长率预计将接近 4%，人均增长率约为 1.5%。不包括最大的两个国家（尼日利亚和南非），中

图 1.7.撒哈拉以南非洲：GDP 增长柱状图，2022 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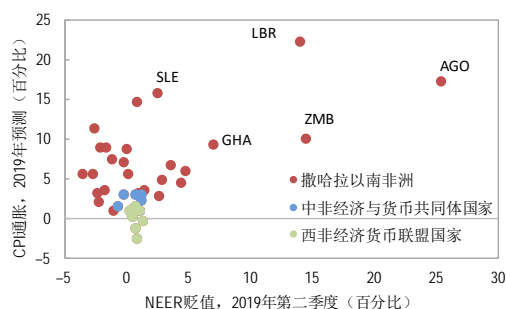
期增长率将略高于5%。在中期内，预计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将保持强劲增长（约6%），而资源密集型国家增长乏力（约3%），资源密集型与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增长路径分化预计将持续存在（图1.7）。

- 按人均计算，该地区45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12个国家（约占该地区人口的三分之一）2019年的人均增长率预计为负值。
- 与此同时，24个国家（大多是非资源密集型国家，总人口约为5亿）的人均收入增速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服务业（特别是通讯、批发零售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建筑业快速增长预计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2013-2017年，这些行业的年均增速将在5%以上。

通货膨胀得到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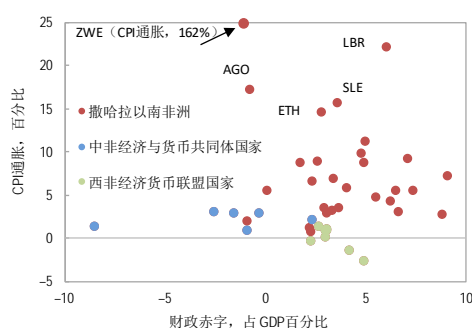
该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有望得到缓解，从2018年的8.5%降至2019年的8.4%，2020年降至8.0%，只是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差异。在遭受冲突或政治动荡、经历大幅贬值（安哥拉、利比里亚）（图1.8）、遭受干旱（肯尼亚、莱索托、纳米比亚、赞比亚、津巴布韦）或具有较大财政赤字（图1.9）的国家，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相比之下，各货币联盟（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保持在较低水平。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一些国家可能会经历通货紧缩。

图 1.8.撒哈拉以南非洲：名义有效汇率贬值和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2019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CPI=消费者价格指数；NEER=名义有效汇率；WAEMU=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不包括津巴布韦。参见vi页的国家名缩写表。

图 1.9.撒哈拉以南非洲：财政赤字和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2019年预测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CPI=消费者价格指数；NEER=名义有效汇率。参见vi页的国家名缩写表。

资产负债表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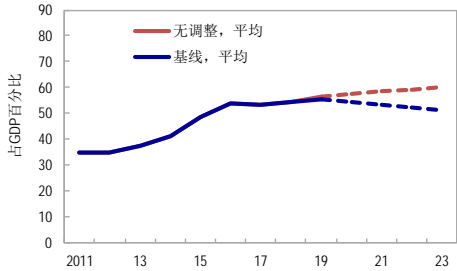
许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脆弱性有所加剧，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增长下行风险的空间。一些国家的公共资产负债表薄弱、债务比率高、偿债能力有限、外汇储备水平低、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很薄弱。

公共债务脆弱性仍然很高

该地区各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平均稳定在55%左右（图1.10）。自2016年以来，石油出口国债务占GDP的比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该组别国家采取了压缩支出的调整方法。2013-2018年，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投资削减，其次是经常性支出减少，同时非大宗商品收入仅略有下降（图1.11）。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也在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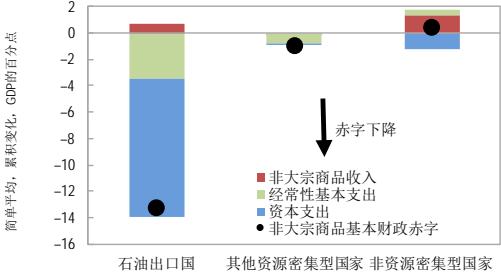
整顿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方法是减少经常性支出。在非资源密集型国家，随着收入占GDP的比率下降，基本财政赤字增加，导致债务比率上升。

图 1.10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2011-2023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基线预测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工作人员报告中的规划或基线预测方案。“无调整”预测假设基本赤字、实际利息支出及债务累积的其他组成部分将保持在2016-2018年的水平，而汇率和实际GDP增长组成部分与基线预测一致。由于不具备相关数据，没有包括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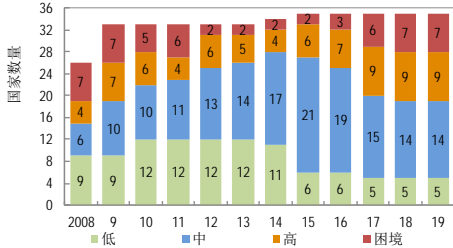
图 1.11.撒哈拉以南非洲：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的变化，2013年与2018年比较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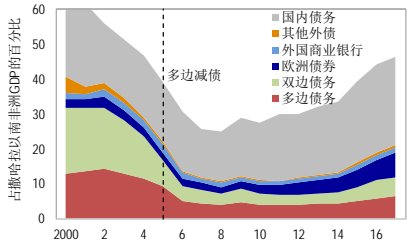
尽管债务动态保持稳定，但一些国家的公共债务脆弱性仍然很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中，有7个国家（占该地区GDP的3%）陷入债务困境（厄立特里亚、冈比亚、莫桑比克、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南苏丹、津巴布韦），9个国家（占该地区GDP的16%）陷入债务困境的风险较高（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加纳、塞拉利昂、赞比亚）（图1.12）。其余19个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脆弱性为低至中等。对于中等和偏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债务在基线水平下仍具有可持续性。

图 1.12.撒哈拉以南非洲：符合PRGT条件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状况，2008-2019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数据库。
 注释：对布隆迪、乍得、冈比亚、莱索托、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津巴布韦的债务风险评级从2009年开始，佛得角的从2014年开始，南苏丹的从2015年开始。PRGT=减贫与增长信托。

图 1.13.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的构成，2000-2017年



来源：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由于无法获取相关数据，未包括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

公共债务的构成方面也有脆弱性。公共债务存量主要来自商业来源，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国内债权人，约15%来自欧洲债券（图1.13）。2017年官方双边和多边债务仅占公共债务总额的约四分之一，远低于21世纪头十年之初的水平。对商业性公共债务的更加依赖使主权资产负债表面临更大的展期和汇率风险。此外，来自国内债权人的债务增加可能会对私营部门项目的融资造成挤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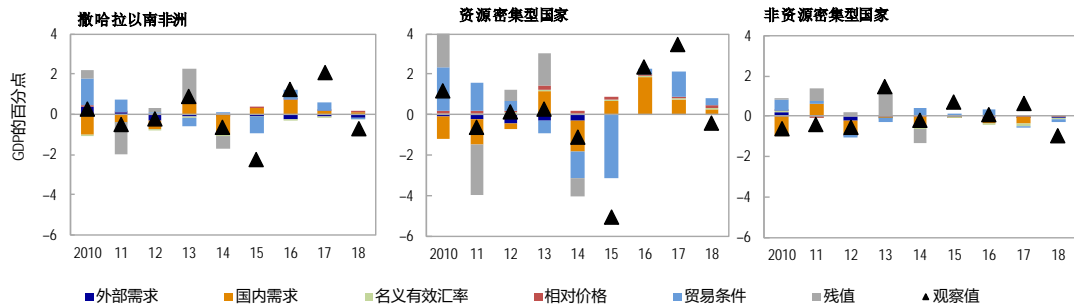
外部缓冲仍然较低

对整个地区而言，平均经常账户逆差（简单平均）预计将从2018年占GDP的6.2%扩大至2019年占GDP的7.2%，原因是石油出口国（由于预测油价降低）以及遭受天气冲击的国家（莱索托、莫桑

比克)逆差增大。到2019年年底,外汇储备额预计将维持在3至4个月的进口水平,且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各国的外部状况仍然有很大的差异。2014-2015年油价下跌后,石油出口国出现了严重的外部失衡。自此以后,由于财政整顿的推进及对国内需求的压缩,以及这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经常账户逆差大幅缩小,2018年平均为GDP的约1% (图1.14)。虽然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但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生产效率更高、面向出口的行业相比,经常账户的这种调整持续时间可能较短。这种调整的性质所反映的事实是:汇率和相对价格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因为多个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或者存在以外币计值的负债水平高、汇率变化向通货膨胀传导的比率高(估计约为40%)、产出和出口对实际汇率变化响应能力有限等问题。对于非石油出口国而言,经常账户逆差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反映了公共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增大。

图 1.14.撒哈拉以南非洲: 对经常账户调整的贡献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 贡献是根据Harberger-Laursen-Meltzer效应扩展模型的结果得出。该模型将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与贸易条件、国内和外部需求、名义汇率以及相对价格联系在一起。柱形标为残项的部分包含平均国家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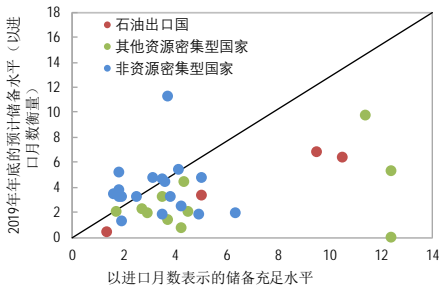
展望未来,在现行政策下,由于继续面临着满足发展需求的压力,预计经常账户逆差只会小幅下降。因此,外汇储备预计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使多个国家容易受到贸易条件冲击的影响 (图1.15)。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然薄弱

不良贷款率依然居高不下,平均达11%。在一些国家,这反映了风险管理做法存在缺陷、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后遗症以及公共资产负债表薄弱,这也给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带来了压力,包括通过国内拖欠。拖欠累积反过来又妨碍了供应商偿还其对银行债务的能力 (图1.16,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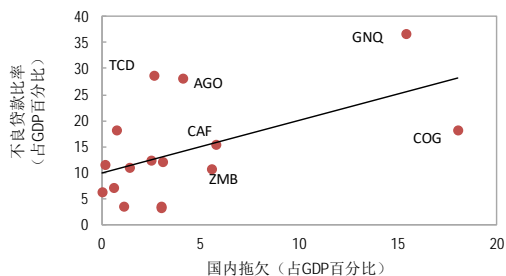
不良贷款率较高、公共借款和监管变革导致私营部门信贷增长放缓 (图1.17), 阻碍了经济活动。信贷增长仍远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2006-2019年接近10%)。信贷增长疲软也反映出各国推出与巴塞尔II/III协议一致的新审慎准则,银行必须为此增加准备金并提高资本比率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各国银行的资本比率平均处于较高水平 (2018年第三季度为21%), 但各国和各银行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一些国家的一些银行仍然资本不足。其他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外汇流动性不匹配 (安哥拉)、贷款高度集中 (贝宁、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 和家庭及公司债务增加 (纳米比亚)。

图 1.15.撒哈拉以南非洲: 储备缓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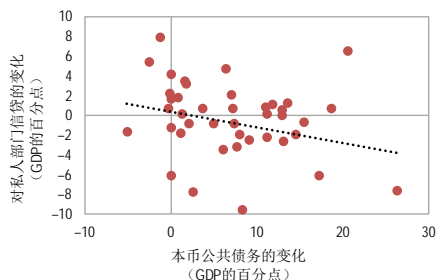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 根据受信贷约束经济体的储备充分性评估方法, 确定储备充足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年)。石油出口国 (不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苏丹) 归入一个对应于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 的数据点。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WAEMU) 国家归入一个单独的数据点, 并划分为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图 1.16.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和不良贷款比率，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本期《地区经济展望》第三章。

图 1.17.撒哈拉以南非洲：对私人部门信贷和本币公共债务的变化，2014-2018年



来源：各国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前景面临着相当大的下行风险。从外部看，近期的风险包括：(1)保护主义抬头，(2)风险溢价大幅上升，(3)中国和欧元区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国内近期的下行风险包括气候冲击、安全挑战加剧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的埃博拉疫情进一步向邻国蔓延。此外，财政状况下滑，包括一些国家选举前出现的财政恶化，以及一些主要国家改革缺位，可能会增加赤字和债务压力。²从中期来看，成功实施改革，包括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上行风险（见本章第二部分“提高长期增长”的讨论）。

保护主义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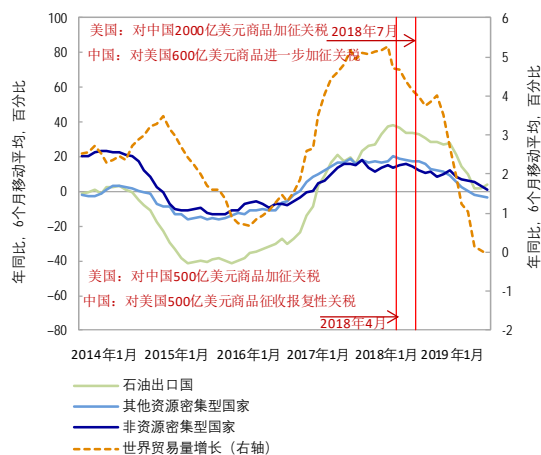
增加贸易和技术壁垒以及威胁采取新行动都将降低全球增长水平，直接原因是投资减少和全球供应渠道混乱，间接原因是不利的信心效应和金融市场波动。这可能会降低大宗商品价格，对该地区资源密集型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对该地区的出口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图 1.18）。

风险溢价大幅上升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金融形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度承压或英国无序脱欧，全球风险偏好可能会突然下降。这可能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流入该地区的证券投资突然停止甚至出现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前沿经济体可能面临公共债务偿付成本上升、贬值压力加大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减弱。许多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外币计值债务占公共债务总额的比例很大，这使它们面临汇率风险和再融资风险（图 1.19）。

全球金融形势突然收紧的影响可能会增加金融和财政压力，破坏该地区在增长和发展方面取得的

图 1.18.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增长，2014年1月至2019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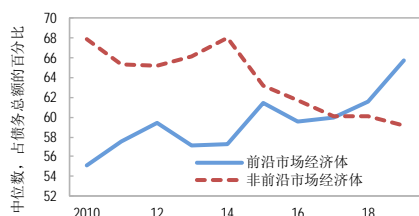


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世界贸易监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流向统计》。

² 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定于2019年举行总统选举。2020年，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摩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和多哥将举行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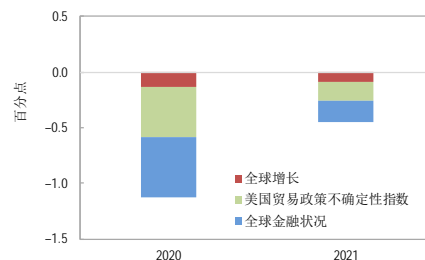
进展。流入该地区前沿市场的资金增加为发展需求提供了融资。然而，在各国需要长期大量债券之际，全球融资条件收紧可能迫使国内支出大幅调整，从而对增长产生附带的不利影响。

图 1.19.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币债务在债务总额中所占比例，中位数，2010-2019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图 1.20.下行风险情景：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增长减缓和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的影响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这一情景假设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增加两个标准差，全球金融状况收紧三分之一的标准差，全球增长率下降三分之一标准差。

中国或欧元区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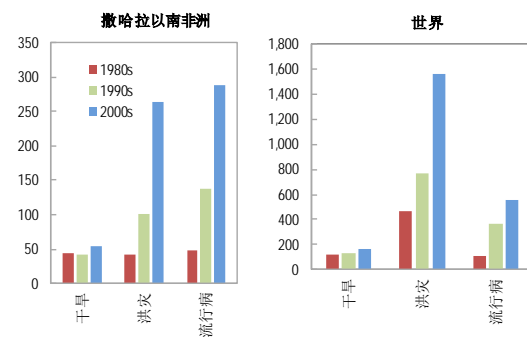
如果中国或欧元区的增长放缓速度超过预期（例如，对欧元区而言，由于英国无序脱欧），则它们对该地区大宗商品出口的需求可能下降，这将阻碍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中国和欧元区分别占贸易总额的20%和30%左右。

对在险增长的分析表明，在上述所有三个外部冲击成为现实的综合情景中，该地区的增长率可能在第一年下滑约1%，并在下一年下将约0.5%（图1.20）。各国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开放程度不同，影响也不同。

自然灾害

过去30年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洪涝灾害出现频率增长了6倍（相比之下，世界平均水平增长了3倍，图1.21）。预计2020年年初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使各地的洪涝和干旱风险增加。严重依赖雨水灌溉的农业使该地区容易受到天气相关灾害的影响，如干旱、气旋和大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a）。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如果蔓延到大城市和邻国，除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外，还可能损害对该地区的信心及投资和贸易活动。

图 1.21.自然灾害发生率，1980s- 200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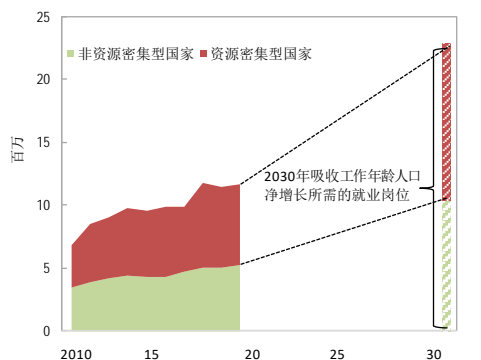


来源：EM-DAT，国际灾害数据库，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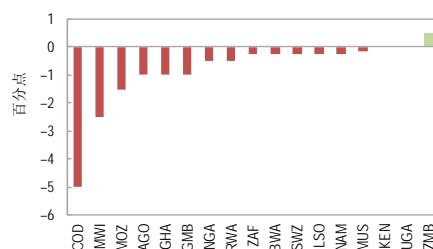
该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以及多边和双边官方来源支出大量资金——估计平均每年额外支出占GDP的15%（Gaspar等人，2019年）。与此同时，到2030年，每年将有大约2,000万（净）新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雇用这些劳动力需要大幅增加就业机会。这个数字是该地区2017-2019年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的两倍（图1.22）。因此，推进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十分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使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面临风险，发展进程将停滞不前，并对其他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包括通过移民。

图 1.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创造的净就业岗位，2010-2030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1.23.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12月以来的货币政策利率变化



来源：Haver Analytic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注释：关于国家缩略词表，见统计附录。

近期政策组合

一些国家缓冲有限、债务脆弱性较高，在此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应对外部不利因素的政策选择很少。多数国家为应对脆弱性已经继续适当收紧财政政策，若干国家已放松货币政策。例如，在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冈比亚、加纳、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和南非，2019年政策利率已经下调（图1.23）。展望未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仍主要在货币政策方面，而且限于通货膨胀压力较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国家。

如果出现下行风险，可以重新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但应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和可获得的融资，并将其纳入一项可信的中期调整计划。在增长缓慢的国家，只要能获得融资，可进一步放缓调整步伐。如果无法获得融资，则应从财政调整的构成入手，尽量减少对增长的影响。在债务脆弱性加剧的快速增长国家，当务之急仍是重建缓冲。

增强韧性并提高长期增长的中期政策

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掀起的改革浪潮（第二章），使这些国家经历了持续的实际GDP正增长时期，一些国家的增长期延续了30多年。持续增长使得4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的28个国家GDP翻了一番。现在是各国实施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旨在提振中期增长，为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的启动为促成这些改革提供了一个机会。预计该协定将建立一个人口规模达12亿、GDP总额达2.5万亿美元的统一市场。³

为了维持和推动增长，各国还需要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为此，需要减少债务脆弱性，提高经济灵活性，升级宏观政策框架，并修复资产负债表。相关政策还应着眼于构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完善政治和治理机制，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以下各节概述了增强韧性和促进中期增长所需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优先次序和先后顺序将视各国具体国情，包括执行能力而定。

³ 随着贝宁和尼日利亚于2019年7月签署该协定，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签署了该协定。截至2019年9月，已有27个国家批准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在2019年7月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期间启动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运行阶段，其全面运行仍然需要各国就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时间表、非关税壁垒的监测和消除机制以及数字支付和结算平台达成一致。

1.构建经济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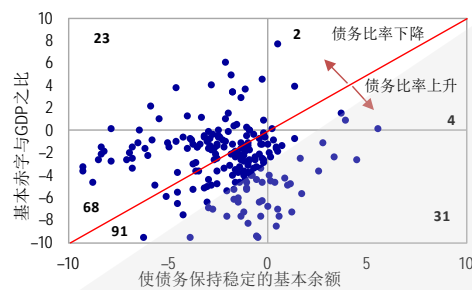
减轻公共债务脆弱性

改善债务动态。中期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整顿，以减轻债务脆弱性，并为发展需求创造财政空间。利率增长差异——大多数国家都为负数，平均为-6%——缓解了预算限制，但不足以防止债务增长。为了控制债务动态，还需要遏制基本赤字（图1.24）。特别是，石油出口国需要继续坚持其计划，将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减少约3个百分点。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非资源密集型国家也需要实施将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分别减少约1.5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的计划（图1.25）。

促进国内收入调动。自2016年以来，尽管各国财政收入调动空间平均为GDP的3%至5%，但该地区的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GDP的0.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a）。一些国家继续保持低税率（安哥拉、尼日利亚），缩小税基（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或广泛免税（安哥拉、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在一些国家，改革提议没有被采纳（赤道几内亚）或没有完全落实（加蓬、尼日尔、塞内加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若干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仍然薄弱，治理是一个问题。同时，许多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庞大（包括安哥拉、中非共和国、乍得、几内亚、尼日利亚），导致依法纳税比率较低。最后，在一些国家（布基纳法索、马里），具有挑战性的安全形势阻碍了征税。调动更多国内收入需要完善税收征管（例如，向商业进口商指定纳税人识别号码、改善土地登记以及加强税收审计职能、海关管理和大型纳税人的合规性管理），并实施改革，以扩大税基，包括通过减少免税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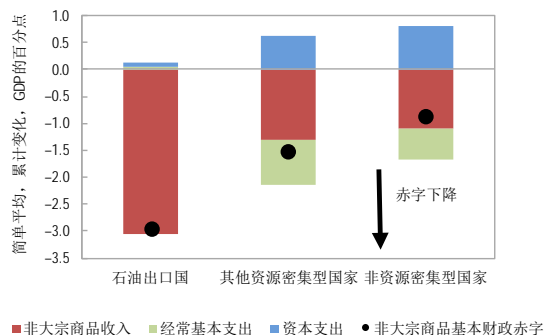
精减低效补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政府补贴和其他转移平均超过GDP的5%（或支出的25%）。⁴燃料补贴的针对性往往较差，助长了过度消费，削减了相关部门的投资和维护，并挤压了更具生产力的政府支出。一些国家需要利用低油价带来的机遇减少燃料补贴，以释放更多的财政空间（喀麦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南苏丹就是这样做的，而布基纳法索正在努力。此外，还要重新审视如何提高其他类型补贴的实效（例如，马拉维农业投入补贴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b）。国际补贴改革经验（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表明，以下要素能够增加成功的机会：(1)全面的改革计划；(2)影响深远的沟通战略，辅之以提高透明度；(3)适当分阶段提高能源价格，不同能源产品可以按不同次序进行；(4)提高国有企业（SOEs）的效率，以减少生产者补贴；(5)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穷人；(6)开展能源定价非政

图 1.24.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财政余额和使债务保持稳定的余额，2014-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年份组合。粗体数字对应于每个象限的数据点数量。

图 1.25.撒哈拉以南非洲：非大宗商品基本财政赤字的变化，2018年与2023年比较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由于不具备相关数据，未包括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

⁴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g，第18页）。

治化的体制改革，例如，引入自动定价机制（Clements等人，2013年）。

改善公共财政管理。公共财政管理方面薄弱导致若干国家国内付款拖欠，阻碍了公共投资和社会开支的效率，并增加了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应出台监测国内拖欠的机制，同时采取具体行动，清理和预防拖欠累积（第三章）。清理拖欠的战略应持续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并确保执行上的透明度。加强财政政策、制度并建立缓冲将限制拖欠累积。一些国家正采取行动改善公共财政管理，包括强化中期支出框架（安哥拉、博茨瓦纳）、转用国库单一账户（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几内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转向基于绩效的预算编制（博茨瓦纳）以及实行内部控制（安哥拉、乌干达）。另外，各国正采取措施改善资本项目的筛选，以提高公共投资效率，降低由国有企业和公私伙伴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塞舌尔）。改善治理有助于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专栏1.1），可带来显著的增长回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a）。

建立强大的债务管理框架。由于一些国家面临的外汇和再融资风险增加，加强债务管理框架和透明度至关重要。一些国家已取得了进展，它们使用债券回购方式减轻近期再融资风险和调整外债结构（科特迪瓦、加纳），更好地匹配还款货币与外汇收入之间的关系（塞舌尔），并依靠发行多档欧洲债券。

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这需要由适当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支持的财政规则，更多地利用国家应急金融工具，对大宗商品出口国来说，还需要一个适当的体制框架来管理自然资源产生的收入流入。

增强对外部门的韧性

促进经济多样化。跨国数据表明，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改善融资渠道、基础设施良好、监管环境有利且具备熟练的劳动力，都能够提高经济多样化（包括在出口方面），并将增强该地区抵御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a）。劳动力市场改革应使工人的生产力和工资保持一致，并促进跨部门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对促进经济多样化也非常重要。支持出口导向型部门的政策，如果得到认真执行，能够有助于鼓励新产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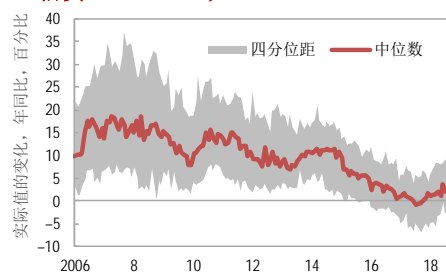
提高汇率的灵活性。在资产负债表的外汇错配并不令人担忧的情况下，提高汇率灵活性将促进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作出调整，并促进可贸易产品的发展。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包括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这种灵活度主要源于相对价格的调整，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在这些国家，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充足的外汇储备，维持与汇率钉住制相一致的财政状况。

应对资本流动。尽管宽松的全球金融环境和该地区前沿经济体的相关资本流入可能有助于为发展需求融资，但资本流动波动不定的性质也给宏观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c）。在大量资金流入的情况下，升值压力可能上升，导致币值高估和金融失衡加剧的风险。如果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贬值压力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使国内财务状况收紧，并导致经济活动大幅收缩。基本面更强、缓冲空间更大的国家更有能力遏制这些风险。在重建缓冲的同时，该地区各国可以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考虑到需要重建储备缓冲，应当保留外汇干预，以应对暂时无序的市场状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可为满足该地区的大量发展需求提供更稳定和更长期的融资来源。

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效

重振信贷增长。许多国家的货币当局试图重振正在减速的信贷增长（图1.26），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利率控制降低信贷成本，但这导致了信贷可获得性降低（肯尼亚）。尼日利亚要求各银行达到最低贷存比，这可能会大幅削弱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资金成本（因为银行可采用低利率来减少新增存款）。建立信贷或抵押品登记制度以及解决不良贷款和国内拖欠能够提振信贷增长（利比里亚、马里、津巴布韦）。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可调动国内储蓄，并将这些储蓄引导至生产性投资。将投资从公共部门转向私营部门，特别是在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可为私营部门信贷增长创造空间。

图 1.26.撒哈拉以南非洲：银行对私人部门信贷，2006-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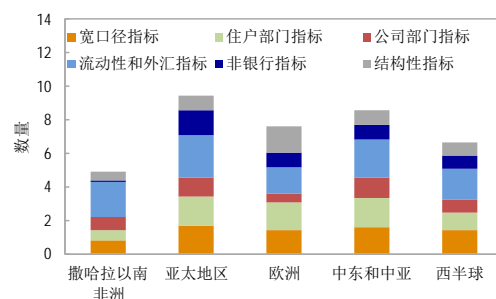
来源：各国当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强化货币传导机制。许多国家的政策利率与贷款条件之间的传导机制仍然薄弱。强化该机制需要清理过剩的流动性，发展更深入的银行间市场以及运行良好的二级市场和公共债务证券回购交易（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联盟）。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国家或货币区（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纳米比亚）可以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以利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国家应继续使用与关键政策利率挂钩的利率走廊，引导短期市场利率（马拉维、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还可以通过减少财政主导、设定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和确保央行的业务独立性来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b）。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效，包括通过提高政府和央行之间信息共享的质量和及时性，将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和宏观经济管理，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国家财政空间有限。津巴布韦最近采取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措施（包括限制财政赤字和外汇市场自由化）在2019年8月之前已减少了官方汇率与平行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

修复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

减少不良贷款。减少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将重振信贷并支持增长。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关战略来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强制加快冲销（科摩罗、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将违约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安哥拉、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清理国内拖欠（斯威士兰、加蓬）、重组或解决破产银行的问题（科特迪瓦、加纳、肯尼亚）、促进止赎或与债务人庭外和解（喀麦隆）以及这些措施的组合（马拉维、马里、多哥），但效果不一。

图 1.27.每个国家具备的宏观审慎措施的数量，2016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d）。

注释：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对成员国的调查。192个辖区中的141个（包括2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调查作了回复。结构性措施包括，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实行附加资本要求，对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敞口规模进行限制等。

加强银行部门的风险抵御能力。这需要更好地利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政策。在该地区25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到2016年年底，各国平均只有5项可用的宏观审慎措施（图1.27）。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常用的宏观审慎措施包括限制银行的外汇头寸、存款准备金和资本要求。

自2017年以来，更多的国家（安哥拉、加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已提高资本要求，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工具。在相关情况下，这些措施可用来防止风险进一步累积。对于一些国家

而言，加强对集中风险的监管，包括要求对国有企业贷款使用切合实际的资本充足率风险权重，也将有助于加强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限制跨境金融风险的传导。泛非银行的扩张有助于提升竞争力，提高金融包容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b）。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有望进一步推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一趋势预计将继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b）。但是，在并表基础上，对银行的跨境监督不足可能导致监管套利。因此，政策应该关注：**(1)改善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的跨国协作，(2)加快法规和监督程序的协调工作，包括遵守巴塞尔核心标准，⁵以及(3)建立适当机制，解决无法生存的跨境金融机构问题。**

拓展代理银行关系。一些国家在建立代理银行关系方面继续面临挑战。正在开展改革，旨在强化金融稳定框架和解决反洗钱和打击为恐怖主义融资相关风险，将有助于降低进一步失去代理银行关系的风险。

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应采取综合办法加强抵御风险能力，包括增强结构性抵御风险能力、加强金融韧性以及制定应急规划和开展相关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c）。

一些国家正在寻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来**增强结构性抵御风险能力**。一些国家引进了对于干旱缺水更有抵抗力的新作物品种，或者在当地收集雨水（布基纳法索）。其他一些国家正在使用移动技术向农民提供降雨预报，以优化作物种植和购买作物保险（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作为风险知情规划的一部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赞比亚帮助其人口从洪水易发区搬迁。肯尼亚实现了能源生产多样化，从易受干旱影响的水力发电转向采用天然气和地热发电。

通过建立财政缓冲、使用预先安排好的金融工具保护财政可持续性和管理复苏成本来**加强金融韧性**同样至关重要。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设有一个名为“非洲抗风险能力”的地区主权保险资金池（2013年设立），其中涵盖了干旱和极端天气事件。

应急规划和相关投资可确保在灾害发生后迅速作出反应。增加家庭和企业获得资金和成本效益高的保险的渠道有助于风险转移。为促进风险自留，各国可以加强社会安全网，包括改善公共卫生系统。

最后，鉴于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的碳排放的相关外部因素，持续增强抵御气候冲击的能力需要国际协调。捐助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资金，将有助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构建风险抵御能力。

2.提高长期增长

提升该地区的中期增长前景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并加大对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⁶提升中期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该地区发展所需的措施因各国国情而异。这方面的

⁵在接受欧洲投资银行（2018年）调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约32%的国家符合《巴塞尔第三号协议》的标准，41%的国家正在努力达到这一标准。此外，64%的国家符合《巴塞尔第二号协议》的标准，36%的国家正在努力达到这一标准。（2016年，只有46%的国家答复称其符合《巴塞尔第二号协议》的标准。）

⁶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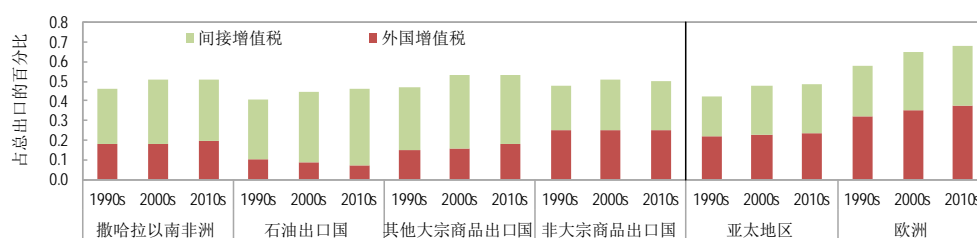
(continued)

实例包括：确保更大程度地融入区域和全球贸易以及金融市场，增强竞争力，以及深化包容性。

促进区域和全球一体化

发展价值链可为推动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促进增长提供机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国增加值⁷占出口总额的比率仅为20%左右，低于欧洲和亚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图1.28）。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可通过深化区域内贸易扩大价值链。⁸这需要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贸易和物流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b）。作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非洲各国央行正在采取行动，将主要跨境支付系统连接起来，此举有望促进区域内支付。正如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经验所表明的，结构性改革可以补充区域一体化进程（专栏1.2）。

图 1.28.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地区：价值链相关贸易，1990s-2010s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提升竞争力

加强企业间竞争将提高生产力，提升出口竞争力，降低消费价格。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水平仍然较低（第二章）。促进该地区的竞争需要一项全面的改革战略，即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同时采取措施，向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部门，减少繁文缛节，并在企业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有力的机构，包括强有力的合同执行和法治，通常都能支持竞争力的提升。

各国还需要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保持竞争力，并利用技术进步来刺激增长和实现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e）。发展战略需要：(1)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因为该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全世界最低）；(2)确保教育体系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要求，同时满足终身学习的需要；以及(3)促进智能城市化（建设一个创新中心）。

确保包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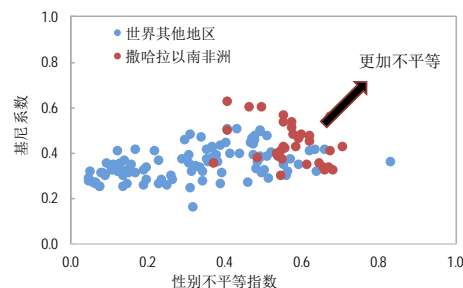
各国需要确保更公平地分享增长和繁荣带来的惠益，包括平等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以及改善医疗卫生和金融服务的获取和提供渠道。

⁷ “外国增加值”是指一国生产其出口产品所用的进口投入；“间接增加值”是指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并被其他国家使用以再出口的中间投入的增加值。

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d）的文件显示，在全球样本中，一个国家能否纳入全球价值链，取决于关税、法治指数和对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d）指出，关税高、缺少基础设施、治理和商业环境不利，以及融资渠道少，阻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

- 财政政策可以侧重于转向更具累进性的税制，为扩大获得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提供资金，同时用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取代燃料补贴等累退性支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b）。
- 促进性别平等将拓宽增长带来的收益。该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图1.29）。增加获得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机会以及提高金融包容性——特别是在农村和服务不足地区以及人口中——能够促进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特别是参与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
- 改善面向青年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该地区巨大的人口红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c）。这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振增长（上文已讨论）（Ahn等人，2019年）。
- 深化金融服务可得性需要支持金融创新，同时通过加强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维护金融稳定。此举将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移动货币人均账户、移动货币网点和移动货币交易量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Sy等人，2019年）。

图 1.29. 性别不平等指数和基尼系数，2010-2017年平均值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专栏 1.1. 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治理

良好治理可改善整体增长和经济表现。虽然改善治理需要时间，但各国政府已经推出了各种工具，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履行其改善治理的承诺，就可以取得重大进展。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治理得分提高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可以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GDP的1%左右（Hammadi等人，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治理指标往往落后于其他地区，包括那些被认为治理薄弱的地区（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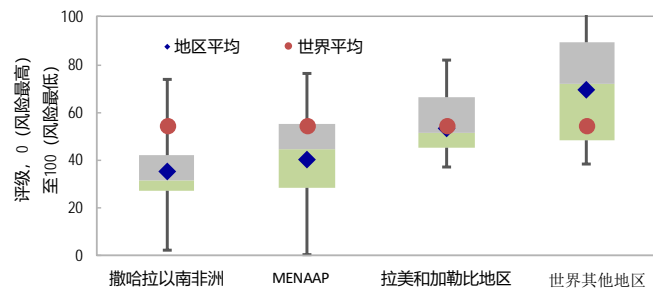
腐败加剧与成本高昂息息相关。实例包括：逃税增加和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结构转变、政府支出效率下降、采购成本增加、央行融资增加以及金融稳定性减弱，这一切都可能源于对公共机构缺乏信任、追求经济租金、不良的放贷行为和薄弱的金融监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f）。

随着通过大众传播和数字平台获得及时信息的机会增加，公民对问责制和透明度提出了要求。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治理薄弱和腐败通过各种方式破坏增长和发展。

尽管已有政治承诺，但改善治理困难重重，因为受益者将竭力维持现状。这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治理具有不同的维度，每个维度都需要采取量身定制的办法。尽管改善治理的办法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各异，但基本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改善监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强化财政和反腐败机构。

短期内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例如，遵守现行法律和公共财政管理法规可作为第一步。这将有助于堵住导致采购成本膨胀和公共投资效率低下的漏洞，从而改善预算编制流程。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制衡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和运营表现，同时抑制财政风险。维护央行的独立性将使它们能够更好地监管金融体系。此外，通过实施与客户尽职调查、实际所有权、资产申报和政治敏感人士有关的措施，强化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框架，将有助于更好地追踪非法交易和资产追回。

图 1.1.1 部分地区：治理评级的分布，2014-2018年



来源：《国别风险国际指南》。

注释：灰色和绿色区域是中间的四分位。MENAAP=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专栏 1.2. 其他区域贸易安排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AfCFTA) 提供的经验教训

来自其他区域贸易安排的经验表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签署国采取一套相互补充的改革措施，同时确保《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得到充分实施，并支持外向型增长战略。

区域贸易协定（RTA）已成为国际贸易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向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超过400份（表1.3.1）。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模、组成、覆盖范围和实施记录各不相同。按成员国和人口衡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除其他目标外，该协定的目标是为商品和服务创建一个单一市场，并便利人员流动。该协定还考虑在竞争政策、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进行改革。

表 1.2.1. 世界：主要地区贸易协议的部分特征，2019年

	地区贸易/贸易总额（百分比）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百分比）	人口（百万）	GDP（十亿美元）	进出口与GDP之比（百分比）	成员国数量	收入状况	类型	生效日期	覆盖范围	实施状况
欧盟	63.8	33.1	510	18,750	64.6	28	AEs (23); EMEs (5)	共同市场	1993	GS, TF, I, RO, DS, M, T, NTB	全面
北美自由贸易区	40.5	15.6	489	23,429	33.3	3	AEs (2); EMEs (1)	自由贸易区	1994	GS, TF, I, RO, DS, M, T, NTB	全面实施
东盟自由贸易区	23.1	7.3	647	2,923	120.2	10	AEs (1); EMEs (5); LIDCs (4)	自由贸易区	1993	G, IP, TF, DS, RO, M, T	部分实施
东南非共同市场	7.3	0.8	546	7,646	4.7	21	EMEs (6); LIDCs (15)	关税联盟	1994	G, RO, T, NTB	部分实施
南方共同市场	13.7	1.5	263	2,488	30.0	4	EMEs (4)	关税同盟	1991	GS, T	部分实施
备忘项：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16.4	2.7	1,239	2,323	54.8	54	EMEs (15); LIDCs (39)	关税同盟	2019	GS, TF, I, RO, DS, M, T, NTB	开始实施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流向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G=货物，GS=货物和服务，IP=知识产权，CP=竞争政策，TF=贸易促进，DS=争议化解，RO=原产地规则，T=关税，NTB=非关税壁垒，M=监测和实施机制，EME=新兴市场经济体，LIDC=低收入国家，AE=发达经济体。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以下方式对其成员广泛产生了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

- 创造贸易机会，同时尽可能减少贸易转移（Freund和Ornelas，2010年；Vicard，2011年）。区域贸易协定还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GVC）贸易。研究普遍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创造了实质性的贸易，但对南美共同市场产生了一定的贸易转移影响。¹
- 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和技术传播产生了规模效应，增长得以加强（Berthelon，2004年；Schiff和Wang，2003年）。鉴于市场规模扩大、政策框架更加清晰、争端解决机制更加完善，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还可能降低增长的波动性（Kpodar和Imam，2017年）。
- 通过扩大国内市场和深度整合各项条款（包括涉及投资、知识产权、标准和竞争政策的条款），从而降低政治风险，改善商业环境，由此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FDI）。²

几十年来，一些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收效有限。《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在创造贸易、促进增长和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对

本专栏由Garth Peron Nicholls、Malika Pant、Hector Perez-Saiz和José Nicolás Rosas García撰写。

¹ 见Chang和Winters（2002年）、Trefler（2004年）、Egger（2004年）、Romalis（2007年）和Acharya等人（2011年）。

² 见Lim等人（2001年）、Lederman等人（2005年）和Medvedev（2012年）。

区域一体化态度的根本性转变：(1)协定的设计，(2)协定的执行，以及(3)明确相应的广泛改革议程。

- 协定的设计
 - 在制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应逐步降低最惠国（MFN）关税。³通过这种方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将扩大非洲国家的全球贸易，特别是与技术更先进的经济体的贸易。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一项重大挑战是在没有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协调并商定一个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合理水平的共同对外关税（CET）。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东非共同体（EAC）的情况表明，应将共同对外关税设定在不会提高生活成本的水平上，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更是如此（非洲开发银行，2019年，第80页）。
 - 为尽可能提高潜在收益，原产地规则应是非限制性的，并避免超出防止贸易偏离或从协定外国家转运货物的范围。这将尽可能减少官僚成本并促进执行。有证据表明，一些区域贸易协定中复杂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阻碍了贸易流动。根据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采纳的非常详细和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大大提高了非成员面临的保护水平，违反了《关贸总协定》规则第24条，并造成贸易转移（Conconi 等人，2016年）。根据非洲开发银行（2019年，第113页），如果《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采用具有限制性的特定产品原产地规则（有利于上游资本密集型部门），低收入国家将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必须从成本较高的成员国获得投入品。
- 协定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测和执行机制是非洲和其他地区过去的一些区域贸易协定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机构必须得到加强，并有权创建一种监测机制。正如欧盟和东非共同体在实施过程中所见的，这种机制可作为一种纪律手段，以确定落后国家。
- 明确相应的广泛改革议程：成员国应重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营造私营部门能够繁荣发展的商业环境，解决劳动力市场扭曲问题，加强社会保护以及增加国内收入调动。在区域层面，努力的目标应当是扩大对非洲大陆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并设立一个区域性竞争委员会。

³ 区域贸易协定背离了构成多边贸易体制基础的非歧视原则，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 Acharya, R., J. A. Crawford, M. Maliszewska, and C. Renard. 2011. "Landscape." Chapter 2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 Handbook*, edited by J. Chauffour and J. Mau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9.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9*, Abidjan.
- Ahn, J., Z. An, J. Bluedorn, G. Ciminelli, Z. Kóczán, D. Malacrino, D. Muhaj, and P. Neidlinger. 2019. "Work in Progress: Improving Youth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9/0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erthelon, M. 2004. "Growth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Working Paper No.278. Central Bank of Chile.
- Chang, W. and L.A. Winters. 2002. "How Regional Blocs Affect Excluded Countries: The Price Effects of Mercosu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4): 889-904.
- Clements, B., D. Coady, S. Fabrizio, S. Gupta, T. Alleyne, and C. Sdralevich. 2013. "Reforming Energy Subsidie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Chapter 4 in *Energy Subsidy Reform: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onconi, P., M. García Santana, L. Puccio, and R. Venturini. 2016a. "The Perverse Effect of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s." Vox CEPR Policy Portal, March 16.
- David, S. 2016. "An Index of 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Macroeconomic Review*. October.
- Estevadeordal, A., and K. Suomien. 2006. "Mapping and Measuring Rules of Origin around the World." Chapter 3 in *The Origin of Goods: Rules of Origi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edited by O. Cadot, A. Estevadeordal, A. Suwa-Eisenmann, and T. Verdi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2018. *Banking in Africa: Delivering on Financial Inclusion, Suppor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Luxembourg.
- Freund, C and E. Ornelas. 2010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Blessing or Burden?" Vox CEPR Policy Portal, June 2.
- _____. 2010b.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314.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Gaspar, V., D. Amaglobeli, M. Garcia-Escribano, D. Prady, and M. Soto. 2019. "Fisc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Human, Social, and Physical Investment for the SDG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9/0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Hammadi, A., M. Mills, N. Sobrinho, V. Thakoor, and R. Velloso. 2019. "A Governance Dividend for Sub-Saharan Africa?" IMF Working Paper 19/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5a. "Making Public Investment More Efficient."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5b. "Evolving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in Low-Income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5c. "How Can Sub-Saharan Africa Harnes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Chapter 2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 2015d. "Global Value Chains: Where Are You? The Missing Link i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Integration."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 2016a. "Enhancing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 in Sub-Saharan Africa."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 2016b.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Growth."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 2017a.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 2017b. “Tackling Inequality.” Chapter 1 in *Fiscal Monitor*,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 2018a. “Domestic Revenue Mobil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Chapter 2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May.
- _____. 2018b. “Malawi—2018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and Request for a Three-Year Arrangement Under The Extended Credit Facility.” *Country Report 18/115*,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8c. “Capital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Chapter 2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 2018d. “The IMF’s Annual Macroprudential Policy Survey— Objectives, Design, and Country Responses.”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8e. “The Future of Work in Sub-Saharan Africa.”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 _____. 2018f. “Review of 1997 Guidance Note on Governance -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Enhanced Fund Engagement.”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8g. “Recovery and Risking Risks.” Chapter 1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_. 2019a.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in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2019.”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9b. “Is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 Game Changer for the Continent?” Chapter 3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 2019c. “Building Resil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ulnerable to Large Natural Disasters.” *Policy Paper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19d. “Reigniting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 and Low-Income Economies: What Role for Structural Reforms?” Chapter 3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October.
- Kpodar, K and P. Imam. 2017.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and Growth Volatility.” *Vox*, CEPR Policy Portal.
- Lederman, D., W. Maloney, and L. Serven. 2005. “Lessons from NAFTA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A summary of research finding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Lim, E. G. 2001. “Determinants of,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A summar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IMF Working paper 01/17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Medvedev, D. 2012. “Beyond Trade: The Impac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on FDI Inflows.” *World Development*. 40(1): 49-61.
- Romalis, J. 2007. “NAFTA’s and CUSFTA’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3): 416-435.
- Schiff, M and Y. Wang. 2003.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 Case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3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Sy, A., R. Maino, A. Massara, H. Perez-Saiz, and P. Sharma. 2019. “FinTech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 Game Changer?” *Departmental Paper 19/04*, African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Trefler, D. 2004. “The Long and Short of 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4): 870-895.
- Vicard, V. 2011. “Determinants of Successful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Economic Letters*. 111: 188-190.

第二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被视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它确保了资源的高效分配，使各种要素物尽其用，并且产生了企业动力，以促进创新、生产率增长和外部竞争力，而这些可以转化为宏观经济收益。¹此外，竞争能够限制不公平定价、歧视性做法和抽租行为，因此被认为会在福利、创造就业以及分配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若能消除市场扭曲，将更有可能出现预期的竞争惠益。在出现市场扭曲的地方，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或低收入国家，人们经常认为，竞争、尤其是与外国对手之间的竞争可能有损本国产业，会造就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最终扼杀竞争并损害消费者福利。出于上述担忧，各国通常会设置贸易壁垒和其他监管壁垒以限制私人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然而，通过实施某种适当的政策框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建立强有力的竞争法和执行机构，可以减轻这些担忧。总体上说，现有证据表明，竞争以及精心制定的竞争政策框架有助于提高福利水平和促进其他宏观经济成果（Dutz和Hayri，1999年；贸发会议，2004年；Aghion和Griffith，2005年；经合组织，2014年）。

尽管竞争有种种好处，但是市场往往充斥着反竞争做法和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尤其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例外：垄断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遍地开花，单一运营商持有许多国家关键部门的大量市场份额。缺乏竞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一方面导致必需品价格更高，从而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坏了外部竞争力和经济增长。²近年来，人们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弱化和企业市场支配力上升的问题给予了许多关注（Autor等人，2017年；De Loecker和Eeckhout，2018年；De Loecker等人，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a），不过，仍然缺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系统性分析。

基于这一背景，本章旨在扩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了解，其中汇总了若干来源的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数据，以探讨下列重要问题：

- 过去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的竞争发展状况如何？与其他地区相比怎么样？
- 竞争对于外部竞争力、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具有哪些宏观经济影响？
- 竞争是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结果？
-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竞争政策）在促进该地区竞争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39个国家2000年至2017年期间样本的分析显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竞争程度仍然普遍偏低。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指标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本国竞争和外国竞争方面均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过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当。在本国和外国竞争指标的全球排名中，该地区70%以上的国家位于后半部分。与本国竞争程度低

本章由Jesus Gonzalez-Garcia领导的小组在Mahvash Qureshi和David Robinson的监督下撰写，小组成员包括Reda Cherif、Sandesh Dhungana、Xiangming Fang、Miguel Pereira Mendes、Yuanchen Yang、Mustafa Yenice和Jung Eun Yoon。

¹ 竞争能够带来动态的效率增益，其依据是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假说，它设想竞争推动着创新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生存下来（Schumpeter，1942年）。不过，要想获取竞争的动态惠益，企业必须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市场）、升级和退出（市场）。

² 例如，世界银行（2016年）估计，非洲城市基本粮食物品的零售价格比世界其他城市至少高24%，而水泥价格比全球价格平均高183%左右。

下有关的因素包括：少数大型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竞争政策缺位或执行力度弱、在准入方面设置了种种结构壁垒和监管壁垒，以及税收制度产生了扭曲效应。阻碍外国竞争的主要是较高的贸易壁垒，此类壁垒通过限制对中间投入品的获得，间接影响本国竞争。

企业层面的竞争指标（例如，加价率和利润率）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部门市场结构，并表明加价率和利润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通常比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明显更高、持续时间更长。³该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组的利润率和加价率差异很大，不过往往在服务业部门（例如，旅馆和餐饮、信息和通信、交通运输等）和石油出口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组）最高。一般而言，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数量与该企业的加价率和利润率密切相关，这表明降低行业准入壁垒能够在促进竞争和提高市场活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实证分析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若能促进竞争，则将获得诸多惠益。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竞争强度指数从中位值攀升至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那么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将平均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主要是通过出口竞争力提升和生产率增长提高实现的。此外，通过国际价格水平比较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价格（包括必需品的价格）比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价格平均高20%左右。加强竞争有助于大幅降低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从而提高福利和竞争力。

企业层面的分析显示，企业行为反映了市场结构，从而形成了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模式。具体而言，企业加价率下降与投资和出口增长、生产率增长以及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加价率的影响在制造业部门比在服务业部门更加明显，对本国企业比对大多数外资企业更加强烈。

这些研究结论印证了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竞争的潜在惠益。竞争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因此，采用一个全面的方法至关重要。该方法应该包含一个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包括适当的竞争法和独立的执法机构）、开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通过产品市场改革降低企业准入和退出壁垒。事实上，这些政策往往相辅相成——例如，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刺激竞争，然而必须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以确保开放带来的惠益得以实现，以及市场不被少数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大型企业掌控。财政政策以及税收和采购制度也需要精心设计，以避免扭曲竞争。此外，地区贸易和投资的相互关联日益加深，这要求各竞争主管部门彼此加强合作，以有效处理大型泛地区企业实施的任何反竞争行为。

产品市场竞争：一些典型事实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仍然较低。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产品市场竞争指标，平均而言，该地区总体竞争程度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是比较接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图2.1）。撒哈拉以南非洲40%以上的国家处于全球竞争指数分布的最低四分位数，70%以上的国家低于世界中位数水平（附件图2.1）。从其他现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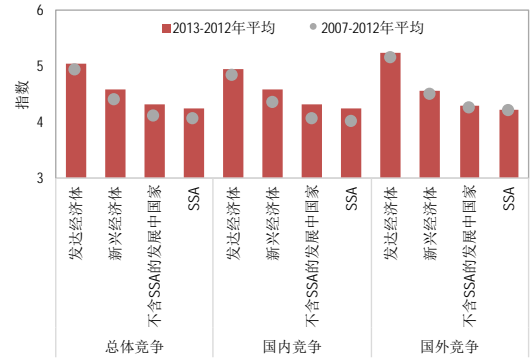
³虽然之前的研究使用若干变量（最主要的是市场份额）来代表竞争状况，但是本章使用利润率和加价率这两个衡量标准，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可用性有限，难以准确地计算市场份额（数据详情见在线附件）。在原则上，利润率和加价率的差异（广义而言体现了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资本收益和生产率的差异，而实证分析试图剔除这些因素。此外，本章还对利润和加价率的持久性进行了分析，因为在竞争市场上，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应当隐含这些变量的一种均值回归行为。

(continued)

国家层面竞争指标（如贝塔斯曼Stiftung转型指数）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模式，指标显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国家在市场竞争方面的一个显著差异（附件图2.2）。⁴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竞争程度低，原因既包括本国竞争程度低，又包括外国竞争程度低⁵。导致本国竞争环境薄弱的主要因素包括：少数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有效竞争政策缺位、在准入方面设置了种种结构壁垒和监管壁垒，以及现行财政制度产生了扭曲效应（附件图2.3）。外国竞争程度低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贸易壁垒，虽然贸易壁垒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大幅降低，但是仍然相对较高（附件图2.4）。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会限制外国货物带来的直接竞争，但是也可能限制投入品的提供（或者提高投入品的价格），从而间接影响本国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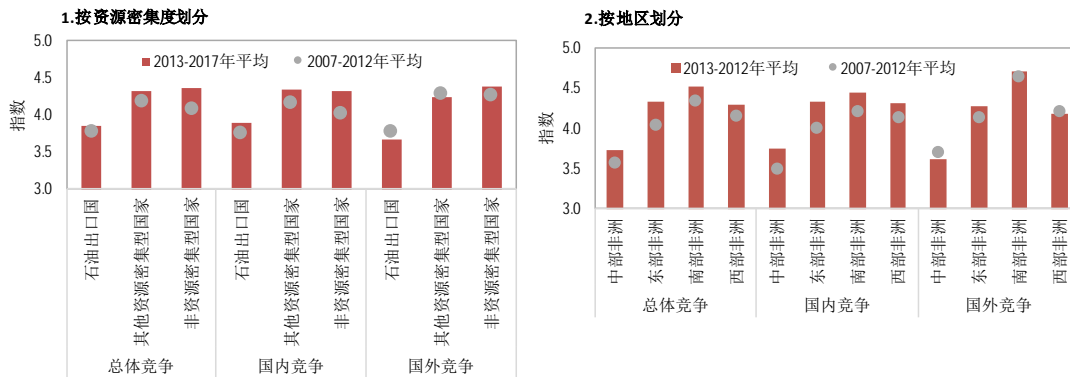
图 2.1.各组国家：产品市场竞争，2007-2017年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
注释：指数范围从1至7，值越高表示竞争越强。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纵观该地区的不同国家组，各个市场的竞争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市场结构通常最具竞争性，而石油出口国的市场结构则最不具竞争性，这很可能反映了这些经济体的结构——多元化程度有限、进口保护严重以及少数大型企业主导采掘业（图2.2，小图1）。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所有国家组的本国竞争似乎都有所增强，其中，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竞争增强的幅度最大，主要是由于营商便利度提升。在各个次区域，中部非洲地区竞争程度要低得多，但却是南部非洲各国中程度最高的（图2.2，小图2）。

图 2.2.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竞争，2007-2017年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
注释：指数范围从1至7，值越高表示竞争越强。

⁴ 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指标既有主观依据（企业管理人员意见调查），又有客观依据（关税税率、监管手续数量等）。贝塔斯曼基金会转型指数以面向国别专家的意见调查为基础。数据相关细节见在线附件。

⁵ 2018年对世界经济论坛产品市场竞争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修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修订后的指数与前几年的指数不具有可比性，但在本国和外国竞争层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了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描述（见附件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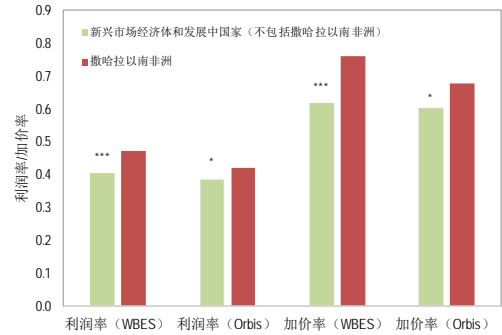
企业层面的竞争

企业层面的竞争指标（例如，利润率和加价率）印证了国家层面的指标，并且反映了该地区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确实很低。⁶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此类指标并非现成可用，而对于本章而言，它们是使用从下列两个数据源获得的详细信息构建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Orbis数据库；前者主要提供了2006年至2018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39个国家超过1万家企业的跨部门信息，后者提供了2000年至2017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18个国家大约500家企业的时间序列信息，产生了将近9000个企业层面的观测结果。⁷

根据这些数据库，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企业利润率明显高于（10%至20%）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图2.3）。⁸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企业加价率也比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高11%左右，这意味着该地区竞争程度较低。⁹

由此推导出的企业利润率和加价率这两个指标在构成上彼此呈正相关，但它们也与市场集中度的其他衡量指标（例如，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数量）呈正相关。¹⁰因此，一国之中报告竞争对手数量少的企业所占比例越大，该国平均企业利润率和加价率往往越高——这表明取消准入壁垒和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之举可以促进竞争并削弱企业市场支配力（图2.4）。尤其是，在报告竞争对手数量少的企业所占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利润率和加价率往往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说明该地区的企业市场支配力水平相对较高。

图2.3. 部分国家组别：企业层面的竞争指标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Orbis数据库所作估计。
注释：利润率定义为收入与投入成本之差相对于收入的比率。加价率定义为收入与投入成本之比的对数（使用WBES数据库），或收入性营业额与成本之比的对数（使用Orbis数据库）。方法细节见在线附件。***和*分别表示这两组均值在1%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差异。

表2.1.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加价率和利润率（加价率和利润率的对数）

	按资源密集度划分	
	加价率	利润率
石油出口国	0.82	0.51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0.69	0.45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0.64	0.42
按地区划分		
	加价率	利润率
中部非洲	0.82	0.51
东部非洲	0.66	0.44
南部非洲	0.62	0.43
西部非洲	0.65	0.42
不包括SSA在内的EMEDV	0.57	0.39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所作估算。
注释：EMEDV=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⁶ 虽然从绝对意义上说，加价率和利润率这两个指标也许未必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程度；但是基于若干非常笼统的假设（例如，技术水平相似），不同企业和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体现出市场支配力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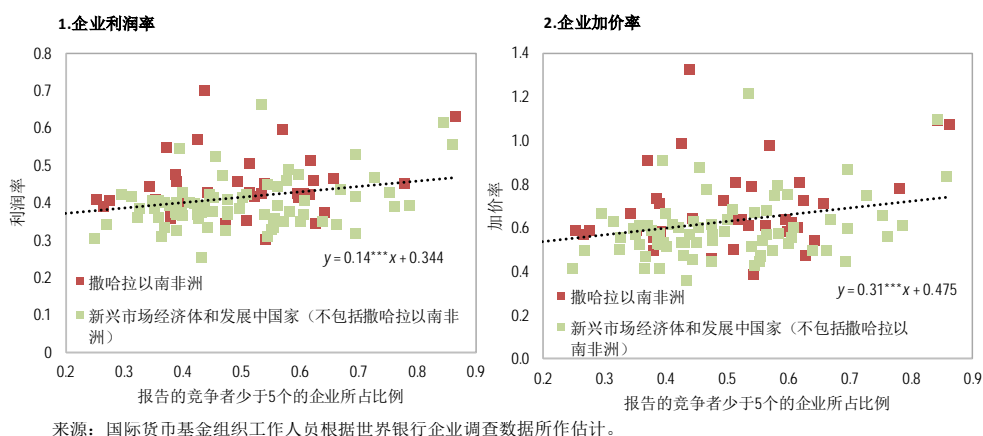
⁷ 在这两个数据库中，不同国家的企业数量差别很大，然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中有90%以上的企业、Orbis数据库中有50%的企业属于制造业部门。更多详细信息见在线附件。

⁸ 企业利润率往往可以用勒纳指数的一个实证指标——营业收益与销售额的比率来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a）。鉴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营业收益数据的可用性有限，利润率被定义为企业销售额与相关投入成本之间的差异，并以营业收入与商品和服务成本之间的比率来衡量（使用Orbis数据）。

⁹ 加价率在理论上被定义为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然而，因为边际成本数据不可用，所以使用了下列代理变量：i) 销售额与投入成本之比的对数（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情况下）；ii) 收入性营业额与成本之比的对数（使用Orbis数据库的情况下）。根据这些定义，加价率数值（利润）若大于1（0），即可视为市场支配力指标，因为它们显示了价格与成本之差。

¹⁰ 虽然市场份额（即特定时期企业销售额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例）是衡量市场集中程度的常用标准，但是鉴于缺乏关于整体市场规模（尤其是在非正规细分市场方面）的数据，该衡量指标并未成为本章分析的首选。尽管如此，根据上述数据库计算出的市场份额与企业加价率和利润率两者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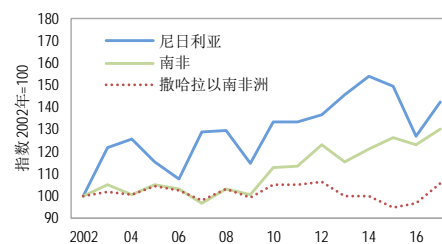
图2.4.部分国家组别：竞争指标和竞争者数量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国家组中，石油出口国在企业平均加价率和利润率方面分别比其他国家高16%左右和8%左右（表2.1）。与此类似，中部非洲国家加价率和利润率往往显著高于（分别高8%左右和18%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¹¹石油出口国和中部非洲国家加价率较高的情况与图2.2一致，该图证明了这些国家宏观层面上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

从加价率的动态来看，由于缺乏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致性的企业层面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然而，现有信息显示部分国家，包括该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加价率有所上升（图2.5）。这些趋势与其他研究结果（Aghion、Braun和Fedderke，2008年；Fedderke、Obikili和Viegi，2018年；De Loecker和Eeckhout，2018年）相符，后者也证明了这些国家乃至全球的企业加价率正在不断上升。更一般而言，分析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价率持续时间非常久，该地区国家加价率的半衰期时长几乎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两倍。¹²

图2.5.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加价率，2002-2017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Orbis数据库所作估计。
注释：序列显示每年所有企业的平均值。

通过对该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加价率行为进行估计可以看出，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加价率通常比其他企业更高，制造业部门情况尤其如此。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小型企业加价率往往低于大中型企业（附件图2.6）。这些观测结果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中国有企业所占份额多半几乎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两倍，这表明此类企业在该地区更加常见。

¹¹ 除了平均加价率以外，石油出口国部门内加价率离散度也大幅高于中部非洲国家。正如勒纳（1934年）指出的，加价率离散度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从而导致效率损失。

¹² 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的企业加价率的半衰期（通过估算加价率的自回归（AR(1)）模型，同时剔除不同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层面特征和年度效应获得）约为1年，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仅为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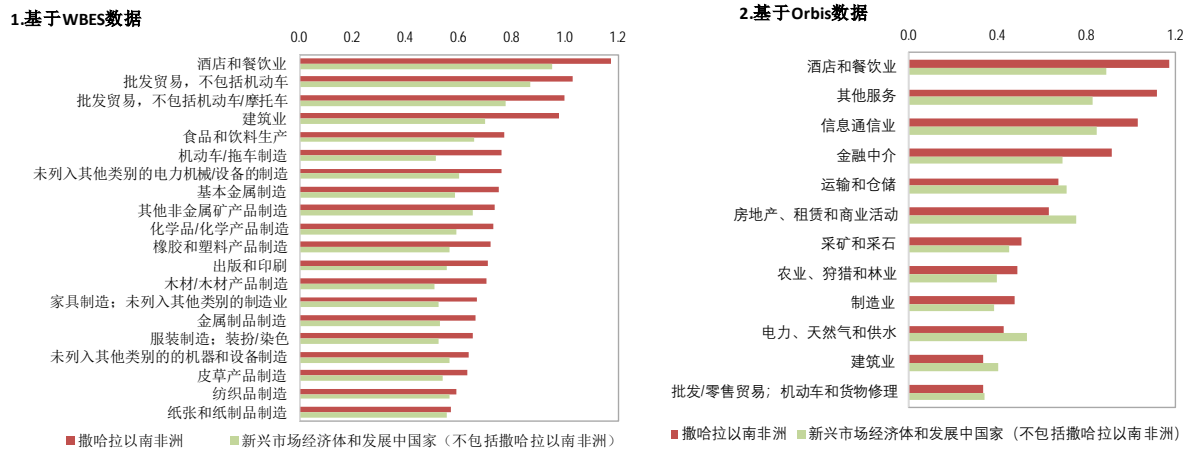
部门之间的竞争

上述宏观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指标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程度普遍偏低，然而，是否各国所有部门都同样反竞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对计算所得的企业利润率和加价率标准进行了跨部门汇总，以衡量该地区的部门竞争程度。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各部门之间差异很大，非贸易部门（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包括酒店和餐饮、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建筑）及其他服务业、信息和通信、金融中介和交通运输（基于Orbis数据库——其对服务业部门企业的覆盖面更广）的利润率和加价率均为最高（附件表2.1和2.2）。平均而言，制造业部门、尤其是纺织和皮革生产企业的加价率往往较低。

通过比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润率和加价率指标可以看出，该地区几乎所有部门的竞争程度都偏低，加价率方面的平均差异约为7%（图2.6）。然而，一般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部门加价率与其他国家的部门加价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约为0.9），这表明各国的部门竞争模式趋于相似。¹³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家组的部门加价率通常也呈正相关，但中部非洲国家并非如此，这些国家除了服务业部门以外，大多数制造业也拥有较高的加价率（附件表2.3）。平均而言，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和其他）出口国与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相比，制造业部门加价率往往也较高。

图2.6.部分国家组别：企业加价率，按部门划分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释：加价率定义为，销售额与成本之比的对数（第一个图），或收入性营业额与成本之比的对数（第二个图）。

WBES=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竞争和宏观经济表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存在的低水平竞争是否影响了宏观经济表现？有观点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体的重要驱动力，能够影响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可以追溯至两个多世纪以前亚当·斯密所

¹³ 低收入国家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禀赋水平较低，因此较高的资本收益有望带来较高的利润率；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加价率却比资本禀赋结构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这表明利润率/加价率水平高不能完全归因于资本收益的提高。更一般而言，资本收益与资本边际产量之间的平等取决于资本市场完全竞争假设（Caselli和Feyrer，2007年），这种假设在低收入国家通常不成立。

(continu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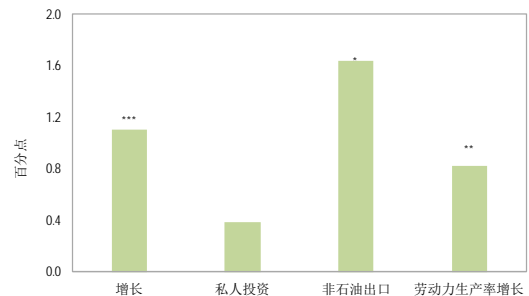
著的《国富论》。¹⁴自那时起，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竞争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鼓励创新、促进生产率增长，但由于限制了企业创新的预期收益，所以也可能会扼杀创新和经济增长（Aghion和Griffith，2005年）。开放的竞争体系还可能使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得以巩固自身根基，并且逐步关闭这一体系，阻碍经济增长（Rajan和Zingales，2004年）。

然而，跨国实证研究通常表明，竞争与资源分配效率提高及投资、创新、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合组织，2014年；Goodwin和Pierola Castro，2015年）。人们还发现，竞争可以降低消费者价格和下游生产者价格、产生收入和就业机会以及减少歧视性做法，因而对福利和分配具有重要影响（Begazo和Nyman，2016年）。

经济增长

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用本章中的数据加以证实。关于标准经济增长回归的估计虽然剔除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国家固定效应和年度效应，但是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包含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宽泛样本中，还是在仅限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包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样本中，世界经济论坛的当地竞争强度指数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均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¹⁵具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竞争强度指数从中位水平上升至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意味着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平均提高了大约1个百分点（图2.7）。这一影响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10年之后平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¹⁶虽然这些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在应用替代计量经济学方法消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它们仍然具有稳健性。

图2.7.撒哈拉以南非洲：竞争和宏观经济表现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释：统计值是基于附件表2.13（第1列）、附件表2.15（第1、4和7列）给出的回归结果，表示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当地竞争强度指数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位水平提高到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时，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和**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传导渠道

竞争通过哪些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竞争对私人投资、非石油出口和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当地竞争强度指数与投资（占GDP百分比）之间存在统计上关联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出口（占GDP百分比）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¹⁴ 例如见Smith (1776), 第二本数, 第二章, 第329页, 第106段。

¹⁵ 如果进一步将样本范围缩小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可以发现竞争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一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 p -值=0.2）相关关系。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结果应当谨慎加以解释，因为该地区样本规模有限，仅覆盖竞争指标几乎没有观察到变化的时期（附件表2.13）。

¹⁶ 过去十年中，该样本中的若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例如，哥伦比亚、毛里求斯和摩洛哥）在竞争强度指数方面已经实现了持续增长，这一增长相当于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位水平上升至世界分布的前四分之一。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如果竞争指数从中位值上升至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那么出口将实现占GDP1.7%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将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图2.7和附件表2.15）。出口的增长可以归因于竞争相关创新力度加大、技术就绪指数上升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加快，以及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使用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和技术就绪指标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竞争的不断加强会带来创新和技术能力的显著提升（附件表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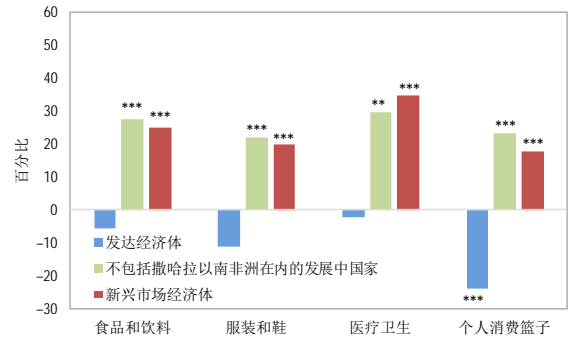
福利

竞争是如何影响福利的？为了评估这一点，针对消费篮子中不同项目的国际可比价格水平（来自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剔除各国具体的宏观经济和结构特征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包括食品、服装和医疗服务这些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篮子中往往占有较大权重的项目）的价格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图2.8）。该地区生产使用的中间投入品（例如，公用事业和机械设备）的价格也大大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较高的产品价格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个人消费篮子的价格水平比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平均高20%（附件表2.17）。¹⁷

然而，日益加强的竞争也许有助于降低价格——就像当地竞争强度指数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间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所揭示的那样，由此提高经济体的福利和外部竞争力（附件表2.18）。具体而言，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指数从中位水平攀升至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那么食品和医疗服务的价格通常分别会下降约8%和14%，并且个人消费篮子的总体价格将会下降10%（图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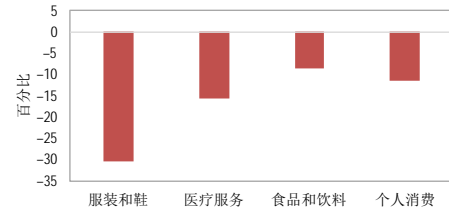
回归分析通过纳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项指标来明确地说明外国竞争，其结果显示，加强外国竞争也有助于降低价格。虽然本国和外国竞争指标能体现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大部分平均价格差异的原因所在，但是它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解释——表明其他宏观结构要素在推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价格水平方面可能也起着

图2.8.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各组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数据所作计算。
注释：条形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各组国家之间的平均价格水平差异。
***和**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图2.9. 撒哈拉以南非洲：当地竞争加强对价格的影响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数据所作计算。
注释：条形显示当地竞争强度指标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位水平提高到全球分布的前四分之一所产生的影响。

¹⁷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各次区域价格水平的观察结果表明，平均而言，东部非洲的商品价格最低，但是不同区域的大多数服务和公用事业价格则不存在统计上的差异（附件表2.19）。各区域服务业部门价格较高的情况与服务业部门企业加价率较高的情况一致，如附件图2.3所示。此外，根据汇率制度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的区分结果表明，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内外国家在大多数产品类别（医疗、通信和娱乐等部分非贸易品除外）的价格水平方面不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附件表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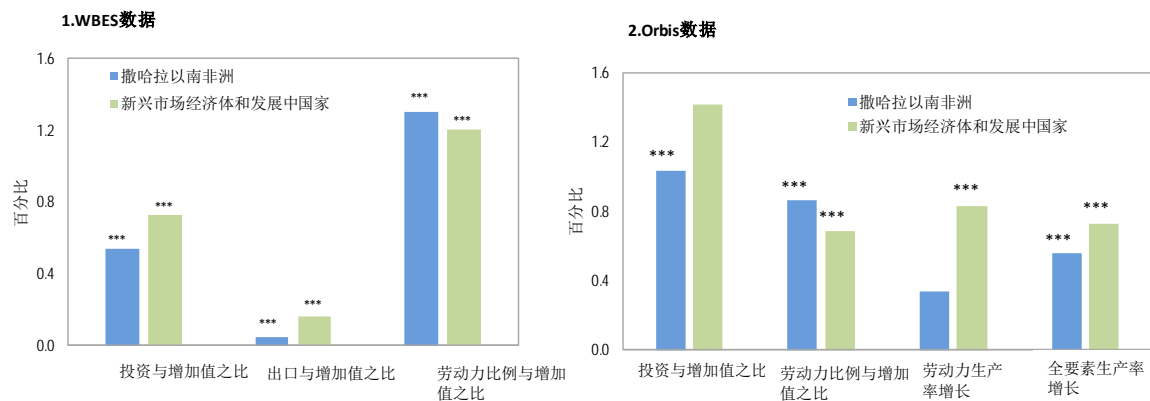
(continued)

一定作用。¹⁸

企业动态与竞争

关于竞争和宏观经济表现的国家层面结果得到了企业层面证据的大力支持，后者显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加价率的下降与企业投资和出口的增长之间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联。具体而言，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同时剔除企业特征以及国家和年度固定效应后得出的结果表明，加价率每下降1%都会带来约占企业增加值0.7%的投资增长和0.2%的出口增长（图2.10，小图1）。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份额也明显与企业加价率相关，加价率每下降1%，即意味着作为劳动报酬的产出所占份额会相应增加。

图2.10.加价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释：条形显示企业加价率降低1%的估计影响。加价率在小图1中定义为销售额与成本之比的对数，在小图2中定义为产出对投入弹性相对于投入在销售额中支出占比的对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表示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WBES=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如果将样本范围缩小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那么就能描绘出一幅类似的图景并展现出企业加价率与投资、出口和劳动力份额之间的显著负相关。¹⁹若在回归分析中纳入其他竞争指标（例如，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数量），则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对手越少，通常出口额、劳动力份额以及投资额就越低，不过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仅限于出口方面。

这些观测结果得到了Orbis数据的证实，后者还体现了企业行为的时间维度，因此可以更加精确地衡量加价率并评估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²⁰在剔除固定的以及随时间变化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特征后，结果显示，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加价率每下降1%，企业投资与增加值的比率将会上升1%至1.4%，而劳动力在企业产出中所占份额也将会增加大约1%（图2.10，小图b）。加价率下降与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快之间也存

¹⁸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通常拥有巨大的非正规市场，但是在估算中纳入现有的非正规市场规模指标（例如，在国内与未注册/非正规企业竞争的企业所占比重；或者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并不会明显改变结果。

¹⁹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很大程度上具有跨部门性质，因此无法用于检验企业加价率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联。技术细节和结果见在线附件（附件表2.21-2.24）。

²⁰ 按照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年）的做法，根据Orbis数据得出的用于回归分析的加价率是以投入的产出弹性与投入在销售中的支出份额之比的对数来表示。详细信息见在线附件。

(continued)

在着显著关联，加价率每下降1%，意味着生产率的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²¹

这些结论与早先的研究结果相呼应，但不支持认为竞争加强会阻碍企业创新的观点；早先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中，加价率较高且市场支配力较大的企业往往投资较少、生产率增长较慢、劳动力份额较低（Nickell, 1996年；Autor等人, 2017年；Gutiérrez和Philippon, 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年a）。此外，结果还表明，制造业部门加价率与投资、劳动力份额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联紧密程度几乎是服务业部门的两倍，这表明，相对于服务业部门而言，制造业部门竞争乏力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更大。基于所有权结构对企业进行的区分并未显示出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应对加价率方面存在任何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在加价率一定的情况下，本国企业与其外国竞争对手相比，投资和劳动力份额明显低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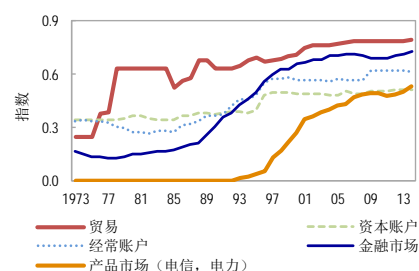
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

鉴于竞争能够带来种种好处，那么如何才能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呢？重要因素有若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执行一个尤其包含开放产品市场、采用适当的竞争法、设置独立的执法机构以及倡导竞争的强有力的竞争政策框架。其他政策、尤其是能够促进商业活动和减少准入壁垒的贸易、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对于鼓励竞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放产品市场

开放产品市场主要包括：将生产从国有企业（SOE）转移至私人企业、取消价格管制，以及发展监管机构以促进私人部门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经济体都是以国家主导，其中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内市场。产品市场改革是更为广泛的结构性改革的组成部分，后者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贸易政策自由化，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实施了经常账户和金融自由化（图2.11）。放开产品市场（主要针对三大部门：电信、电力和农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快就开始了，包括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发展独立的监管机构以及取消（或减少）价格管制。²²

图2.11.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构性改革，1973-2014年



来源：Alesina等人，即将出版。

注释：具备数据的14个国家的平均值。详见在线附件。值越高表示开放程度越高。

现有证据表明，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来说，此类改革通常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Ostry、Prati和Spilimbergo, 2009年；Robinson、Gaertner和Papageorgiou 2011年）。然而，改革势头在过去十年中似乎有所减缓，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依然主导着国内市场、尤其是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市场（MGI, 2016年；

²¹ 虽然产出中的劳动力份额与竞争呈正相关，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单位劳动力成本将因生产率增长提高而上升，也不必然意味着价格水平将会普遍下降。

²² 结构改革指数来源于Alesina等人（即将发表），包含撒哈拉以南非洲14个经济体的数据：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详细信息见在线附件。

(continued)

Sibiya等人，2018年）。²³根据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产品市场监管数据库，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南非）在网络和服务业部门的准入方面位居限制最严格的国家行列。价格管制也普遍存在——例如，在世界银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展的调查（2016年）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报告存在允许价格管制的法规条例。

深入开展产品市场改革、尤其是网络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品市场改革，降低企业准入和退出方面的监管和结构壁垒，以及改善总体投资环境，这些措施可以推动私人部门发展，促进竞争和经济增长。²⁴国内市场规模小、某些部门（尤其是公用事业、电信和交通运输）固定成本高的状况意味着可能会出现自然垄断，尽管如此，将那些更适宜竞争的环节分开，并将向竞争开放，则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²⁵

竞争政策

制定适当的竞争政策框架对于保护消费者福利和实现产品市场改革的预期发展惠益（例如，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来说必不可少。实施稳健的竞争政策框架，包括制定反垄断法、建立独立且运作良好的机构，以及提供司法支持。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通过反垄断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拥有竞争法的国家数量从2000年的12个增加至2019年的31个，增长了一倍以上（附件图2.7）。²⁶总而言之，这些法律以发达经济体的反垄断法为基础，通常涵盖并购控制、共谋行为以及滥用支配地位等问题，并已通过设立竞争机构加以实施。

尽管在通过竞争法和建立竞争机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尚未显著改善（正如上文所述）。导致上述脱节的一个原因是，运作良好的反垄断框架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架构，还需要独立的监管机构、充足的财政资源以及具有适当资质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反竞争调查。与这些基准为参照，该地区的反垄断框架呈现出好坏参半的局面。世界银行（2016年）发现，在该地区制定了竞争法的国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将其竞争机构划归到其他政府部门的管辖之下，这有可能损害这些竞争机构的独立性。分配给竞争机构的财政资源往往有限，很少有报告称通过罚款自筹资金。²⁷技术人员的可得性也各不相同——虽然南非竞争委员会的技术人员超过130人，但是在受调查的国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报告雇用的技术人员不足10人。平均而言，该地区的机构报告称每年调查两起案件，而肯尼亚和南非显然是例外，它们每年调查大约500起案件。²⁸

²³ 从总体竞争指标改善程度有限的情形来看，产品市场改革势头的减缓十分明显，如图2.1所示。

²⁴ 例如，网络部门的进一步改革措施包括放开电信和电力批发市场以及完全拆分发、输电和配电环节。部分电力拆分改革措施已在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采用。

²⁵ 例如，在电力部门中，输电和配电往往属于非竞争性环节，但是发电和电力零售则被视为较适宜竞争的环节（经合组织，2001年）。研究表明，如果此类改革引起了竞争，那么行业绩效会出现大幅提升（Zhang、Parker和Kirkpatrick，2008年）。

²⁶ 这些统计数据依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成员国竞争主管部门开展的国别调查。

²⁷ 世界银行（2016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本章开展的国别调查均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竞争机构的年度预算大相径庭，从不足GDP的0.001%到0.06%不等。2017年至2018年，南非的竞争委员会在预算方面高居榜首，名义价值达2200万美元（占GDP的0.01%），紧随其后的是肯尼亚（600万美元）。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塞舌尔的公平贸易委员会预算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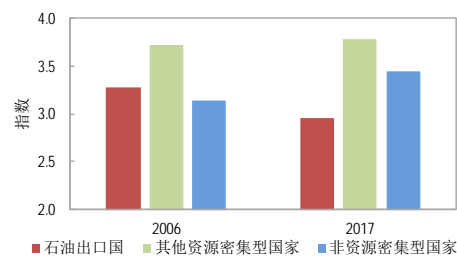
²⁸ 南非竞争委员会（CCSA）是该地区最活跃的反垄断机构。仅2017年至2018年期间，该委员会就禁止了12项并购、征收了约占GDP 0.01%的罚款，并对193起执法案件予以最终定案（见《年报》，2017–2018年）。然而，南非加价率和市场集中程度的上升表明，必须开展更多工作来激励竞争和制约反竞争的做法。

(continued)

该地区竞争政策框架的差异体现在对反垄断执法有效性的认知指标上。例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反垄断政策有效性指数，肯尼亚和南非属于该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而石油出口国则落在。此外，令人震惊的是，人们认为该地区石油出口国的反垄断框架在过去十年中有效性有所下降，这凸显了坚持不懈努力维护一种健全的反垄断框架的必要性（图2.12）。²⁹更一般而言，通过一项竞争法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必须确保适当的执法才能促进私人投资和企业发展。

在竞争法的执法过程中，区域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小，这意味着大型企业可能会在多个管辖区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或者少数大型跨国企业可能会组建卡特尔限制其管辖区内的外国竞争并剥削消费者。水泥行业的例子恰能说明问题；在该行业中，九家地区企业的水泥产量占比超过了50%，反竞争做法存在区域因素（世界银行，2016年）。³⁰要限制此类区域性反竞争行为，必须开展跨国合作。一些机构已经启动了双边合作，包括进行非正式的信息共享以及签署谅解备忘录，例如，肯尼亚和南非两国以及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之间的合作（世界银行，2016年）。此外，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WAEMU）等集团的超国家竞争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施行地区并购控制制度，这促进了地区层面的调查行动。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地区合作，以应对泛地区垄断和卡特尔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挑战，特别是由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框架下贸易和投资流预期将会扩大。

图2.12.撒哈拉以南非洲：反垄断政策的执行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指数范围从1至7，值越高表示反垄断政策的执行越全面。

其他政策

竞争政策固然重要，但是若缺乏辅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贸易、外国投资和财政政策，可能也不足以提高竞争程度。就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若干研究表明，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有损总体竞争和竞争力（世界银行，2012年；Cadot等人，2015年）。针对本章开展的分析证实了这些结论，并表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确实与企业加价率的大幅下降有关。具体而言，降低关税方面的贸易改革在实施五年后，可以使加价率大约下降4.5%（见专栏2.1）。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地区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因此可能有助于加强整个地区的经济竞争。该协定设想取消大多数货物的关税、放开重要服务的贸易以及减少针对国际贸易的非关税障碍——这些改革措施有望促进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b）。然而，为了实现区域一体化，应当考虑贸易、投资和竞争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刺激竞争，然而必须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以确保外国竞争带来的惠益得以实现，以及市场不被少数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大型企业掌控。

²⁹ 在一些国家，这些逆转会引发冲突，而冲突又削弱了受影响国家的总体制度和财政能力。

³⁰ 2008年，南非竞争委员会对最大的四家水泥生产企业串通瓜分各国市场的行为开展了调查并给予了处罚（见其《年报》，2009-2010年）。

(continued)

竞争程度还受政府干预措施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例如，通过歧视性政策或政策的选择性实施对部分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待遇可能会创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阻碍竞争。有利于某些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的公共采购政策也可能损害竞争，巩固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³¹此外，海关管理部门效率低下，可能会对贸易和外国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谨慎设计财政政策和公共采购制度，另外还必须加强海关管理制度并推进其现代化，以免损害竞争。如果需要对某些企业或部门供应某种公共产品的行为给予补贴，那么应当对激励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加以明确分析。

结论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家层面的数据表明，该地区70%以上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指标的分布中低于中位值。企业加价率（直接使用企业数据计算得出）证实了宏观层面的观测结果，并显示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加价率平均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加价率，服务业部门尤其如此。通过对国际可比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的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区的价格比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区的价格更高，部分原因至少是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下。

实证分析表明，加强竞争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和提升福利水平，并有助于降低消费者价格。这些结论得到了企业层面证据的支持，后者显示，市场结构会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成果。具体而言，加价率下降与企业投资增长、出口增长、生产率增长以及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些效应在制造业部门比在服务业部门更加明显，对本国企业比对外资企业影响更加强烈。

本章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必须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市场竞争。虽然该地区若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头十年初实施了产品市场改革，并且这些改革帮助促进了竞争并带来了增长收益，但是最近几年改革势头却停滞不前。因此，尽管自2000年以来，已颁布竞争法的国家数量增加了将近两倍，但是实地进展仍然有限。

竞争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采用包含下列关键要素的整体处理方法来激励该地区的竞争：

- 实施产品市场改革，以降低私人部门参与商品和服务市场所面临的结构和监管壁垒，提高营商便利度。
- 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包括适当的竞争法以及资金充足、人员齐备的独立执法机构。
- 制定补充性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以支持外国竞争和扩大获得中间投入的渠道。
- 精心设计财政政策和采购制度，以免因施惠于少数市场主体而扭曲竞争。

尽管这些政策各有其重要之处，但是它们也往往相辅相成。例如，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助于

³¹ 串通行为可能会渗透进公共采购制度中，即便其过程并未有意支持某些企业。例如在2012年，赞比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调查了某项政府补贴计划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指控两家企业通过划分报价以避免相互竞争（世界银行，2016年）。根据上述调查，该委员会实施了制裁，该国政府也扩大了招标程序。该案说明，竞争主管部门必须与公共采购机构密切合作以使采购过程利于竞争，并且对允许竞争对手接触的平台保持警惕。

激励竞争，但是必须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以确保外国竞争带来的惠益得以实现，以及市场不被少数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大型企业主导。同样，旨在推动对促进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某些部门的发展政策不应当让位于竞争的减弱和企业市场支配力的上升，因为这些可能给其他经济部门带来成本并抵消初始政策的潜在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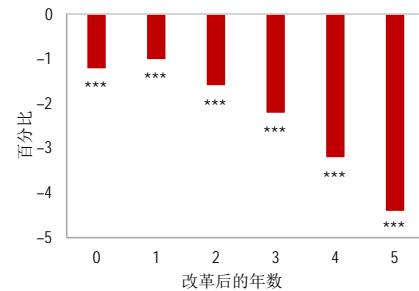
更一般而言，各国必须维持一个稳定而健全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以吸引私人投资，并确保刺激竞争的政策具有影响力。此外，在当前地区贸易增加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各国竞争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处理大型泛地区企业实施的任何反竞争做法。

专栏 2.1. 企业加价率和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本国企业经营的竞争环境，包括使本国企业面临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直接竞争，便利取得中间投入品，以及增加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现有研究证明，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提高竞争程度，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贸易自由化能够激励企业创新、促进生产率和提高效率，同时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和企业成本，由此影响企业加价率（Saggay、Heshmati和Dhif，2007年；Mazumder，2014年；Edmond、Midrigan和Xu，2015年；De Loecker等人，2016年）。因此，贸易自由化通常是产品市场和竞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不断降低确实会影响企业行为，并有助于限制国内市场的加价率和企业对市场支配力。具体而言，使用来自菲沙研究所数据库的平均关税得分反映出的贸易关税改革，在实施后的五年期间使加价率累计大约下降4.5%（图2.1.1）。¹ 与制造业部门相比，服务业部门关税的不断下降对加价率的影响似乎明显得多，这也许是因为服务业部门的产品差异化不那么明显。这些结果在考虑进口开放度的替代指标（例如，部门关税税率以及总体进口与GDP的比率）的情况下仍然具有稳健性。

图 2.1.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关税改革对加价率的累积效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根据Orbis数据的估计。
注释：柱形表示对加价率的累积效应。***表示在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其他因素之中，制度质量提高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通常会带来加价率的显著下降，表明这些因素往往可能通过刺激投资和商业活动的方式促进竞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也会降低加价率，其原因可能是抑制了经济活动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

本专栏由Yuanchen Yang撰写。

¹ 改革阶段是指至少一个标准差的指标发生变化，但在随后几年里没有出现逆转。

参考文献

- Aghion, P., M. Braun and J. Fedderke, 2008.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outh Afric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 741–68.
- Aghion, P., and R. Griffith, 2005. *Competition and Growth: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lesina, A., D. Furceri, J. Ostry, C. Papageorgiou, and D. Quinn. Forthcoming.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Reforms on Electoral Outcomes: Using a New Database of Regulatory Stances and Major Policy Changes," IMF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utor, D., D. Dorn, L.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 2017. "Concentrating o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5): 180-85.
- Begazo, T., and S. Nyman. 2016. *Competition and Poverty*. View Point Note No. 35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 Cadot, O., A. Asprilla, J. Gourdon, C. Knebel, and R. Peters. 2015. *Deep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Non-Tariff Measures: A Methodology for Data Analysis*.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Research Study Series No. 69. Geneva: UNCTAD.
- Caselli, F., and J. Feyrer. 2007.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535-568.
-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2018, *Annual Report 2017–18*. Johannesburg.
- , 2010, *Annual Report 2009–10*. Johannesburg.
- De Loecker, J., and F. Warzynski. 2012.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6): 2437-71.
- De Loecker, J., P. Goldberg, A. Khandelwal, and N. Pavcnik. 2016. "Prices, Markups and Trade Reform." *Econometrica*, 84(2): 445-510.
- De Loecker, J., and J. Eeckhout. 2018. "Global Market Power." NBER Working Paper 2476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De Loecker, J., J. Eeckhout, and G. Unger. 2018.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Updated version of NBER Working Paper 23687. <http://www.janeeckhout.com/wp-content/uploads/RMP.pdf>
- Dutz, M., and A. Hayri. 1999. "Does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Lead to Higher Growth?" CEPR Discussion Paper 2249,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 Edmond, C., V. Midrigan, and D. Xu. 2015. "Markups, an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 3183–221.
- Fedderke, J., N. Obikili, and N. Viegli. 2018. "Markups and Concentration in South Afr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 Analysis with Administrative Dat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6(S1): 120-40.
- Goodwin, T., and M. Pierola Castro. 2015.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hy 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 Matters* View Point Note 34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 Gutiérrez, G., and T. Philippon. 2017. "Declining Competi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58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9a. "The Rise of Corporate Market Power and Its Macroeconomic Effec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2019b.*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 Lerner, A. 1934.“The Concept of Monopol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onopoly Power.”*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 157-75.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2016.“Lions on the Move II: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Africa’s Economies.”New York.
- Mazumder, S. 2014.“The Price-Marginal Cost Markup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U.S. Manufacturing.”*Macroeconomic Dynamics*, 18: 783-811.
- Nickell, S. 1996.“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4), 724-746.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01.*Restructuring Public Utilities for Competition*.Paris.
- .2014.*Factsheet on How Competition Policy Affects Macroeconomic Outcomes*.Paris.
- Ostry, J., A. Prati, and A. Spilimbergo.2009.“Structural Reform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IMF Occasional Paper 26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Rajan, R, and L. Zingales.2004.*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D., M. Gaertner, and C. Papageorgiou.2011.“Tanzania: Growth Acceleration and Increased Public Spending with Macroeconomic Stability.”In *Yes Africa Can: Success Stories from a Dynamic Continent*, edited by P. Chuhan-Pole and M. Angwaf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Saggay, A., A. Heshmati, and M. Dhif.2007.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 on Domestic prices Some Evidence from Tunisian Manufactur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54, 148–75.
- Schumpeter, J. 1942.*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Sibiya, T., P. Brishimov, M. Saunders, and B. Marais.2018.*A Private Path to Power in Africa* Chicago: ATKearney.
- Smith, A. 1776.*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 William Strahan and Thomas Cadell.
- UNCTAD.2004.“Competi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World Bank.2012.*Africa Can Help Feed Africa: Removing Barriers to Regional Trade in Food Staples*, Washington DC.
- .2016.*Breaking Down Barriers, Unlocking Africa’s Potential through Vigorous Competition Policy*.Washington DC.
- Zhang, Y., D. Parker, and C. Kirkpatrick.2008.“Electricity Sector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conometric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33(2): 159-78.

第三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内拖欠： 原因、症状和解决措施

国内拖欠属于一种强制融资，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近年来越发严重。¹因此，无论是清理现有存量，还是防止新增拖欠，均已成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挑战。

尽管拖欠现象普遍存在，但其原因、影响和后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关于国内拖欠的文献有限，原因大概是缺乏可靠和可比较的数据（专栏3.1）。因此，关于国内拖欠的真实规模和相关成本的认识可能并不完整，目前也难以就拖欠清理的最佳做法提供业务指导。现有研究往往将拖欠累积归因于公共财务管理（PFM）体系薄弱以及相关国家缺乏就财政政策达成一致的政治承诺（Khemani和Radev，2009年；Pattanayak，2016年）。²

因此，尽管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的国家累积一定数额的拖欠不足为奇，但拖欠的广度和频率表明其背后的原因不会局限于这一薄弱点。这些原因最好在广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进行分析，包括探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政治不稳定和金融条件突然收紧等冲击在产生拖欠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拖欠对财政政策效力的破坏达到何种程度。

为本章专门编制的全新国内拖欠数据集表明，国内拖欠累积的影响波及多个方面，而且不容小视。它会削弱私营部门的表现、加剧银行的脆弱性、增加政府承担的采购成本，并导致向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滑。此外，过去累积的未记录在案的拖欠可能增加债务负担，使那些财政空间有限或没有财政空间的国家更加脆弱。

本章阐明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拖欠累积的各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包括分析了国内拖欠的原因、其影响经济体的不同渠道，然后讨论了清理拖欠和防止新增拖欠应遵循的原则。本章的主要结论如下：

- 国内支出拖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而且拖欠金额往往较大。拖欠金额近期有所增加，主要发生在大宗商品出口国，且很大一部分是对私营部门企业的拖欠。对拖欠累积的监测总体上较为薄弱，许多国家有未记录在案的拖欠，这种拖欠可能是或有负债和债务负担急增的重要来源。
- 国内拖欠累积反映了财政和预算制度薄弱，特别是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此外，在出现可能难以通过其他渠道消化的大规模财政冲击之后，拖欠也可能出现。对于那些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在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的情况下，经济不景气时拖欠累积的速度更快）和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财政冲击对拖欠的影响更大。
- 国内拖欠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多方面影响。它们对私营部门的损害尤其严重，并给银行业带来压力，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它们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特别是，当支出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拖欠的情况下，财政乘数会减小，如果私营部门面临严重

本章是在Said Bakhache和Catriona Purfield的监督下，由Samuel Delepierre、Alexander Massara和David Stenzel领导的小组撰写，该小组成员包括Moez Ben Hassine、Krisztina Fabo、Hoda Selim和Martha Woldemichael，其中Jean Portier和Samuel Rosa提供了建议，Yanki Kalfa提供了研究帮助。

¹ 在本章中，国内拖欠是指基本支出产生的金融债务逾期未偿付部分。

² 其他研究发展了一些理论模型或框架，用于评估拖欠累积的影响（Ramos，1998年；Diamond和Schiller，1987年）。关于拖欠累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现有为数不多的实证评估以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Checherita-Westphal、Klemm和Viefers（2015年）；以及Connell（2014年））。

的流动性限制且拖欠迟迟得不到清理，财政乘数甚至会变为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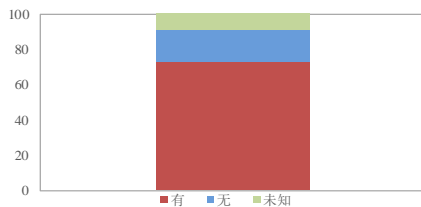
- 解决国内拖欠问题需要具体行动来清理拖欠。采取的清理战略应持续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并确保以透明的方式实施清理措施。如果必须重新调整还款，则应优先考虑那些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且具有积极分配效应的偿付款项。
- 防范拖欠累积涉及加强财政制度，包括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并建立缓冲。此外，如果外部冲击相当大，获得外部融资也有助于防止国内拖欠累积。最后，随着财政制度不断改善，各国应建立监测拖欠和避免拖欠进一步累积的机制。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拖欠的规模、构成和演变

事实一：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存在拖欠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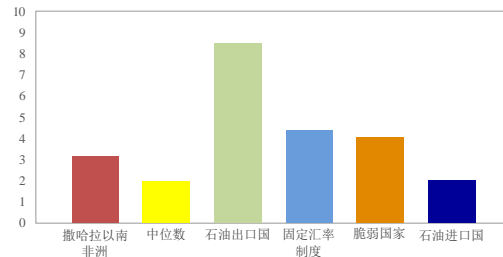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式报告了其国内拖欠情况（图3.1和3.2）。2018年年底，30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有24个存在拖欠现象。³在这些国家中，平均拖欠存量占到GDP的3.3%，最高达18%（刚果共和国）。国内拖欠在石油出口国（约占GDP的8.5%）、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4.4%）和脆弱国家（4.1%）特别高。此外，公共债务水平较高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风险评级偏低的国家往往拖欠较多（图3.3）。虽然存在拖欠并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有的问题，但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定期开展的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PEFA）评估中⁴，国内拖欠存量的得分较低，这进一步证实了拖欠的普遍性（图3.4）。

图 3.1.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国内拖欠有记录的国家占比，百分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3.2.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年，按国家组别列出的国内拖欠存量，占GDP的百分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撒哈拉以南非洲组别包括29项观察值；中位数组别包括30项观察值；石油出口国组别包括8项观察值；固定汇率制度组别包括21项观察值；脆弱国家组别包括18项观察值；石油进口国组别包括37项观察值。

事实二：“未确认的”拖欠普遍存在

除正式报告的拖欠外，各国还可能有一些“未确认”的未正式记录的拖欠。未确认的拖欠可能是等待审计的潜在债权，也可能是已经存在但尚未由财政当局记录的拖欠。它们可能也是未向公用事业或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的承诺资金。这部分资金一旦得到核实，可能导致债务脆弱性骤然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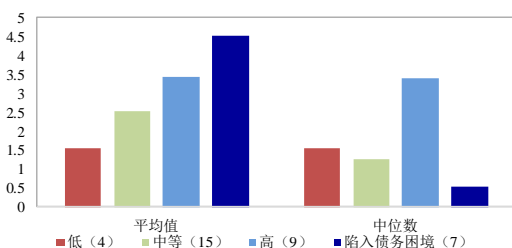
出现未确认拖欠，原因可能是预算编制不切实际、承诺控制不力、因为缺乏充足的融资和财务监督而无法对中央政府之外的机构（例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进行监测、或未能遵守各

³ 关于定义和数据，见附件3.1。

⁴ 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评估报告评估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表现。它针对一系列指标提供基于证据的评分，其中包括支出拖欠的监测和存量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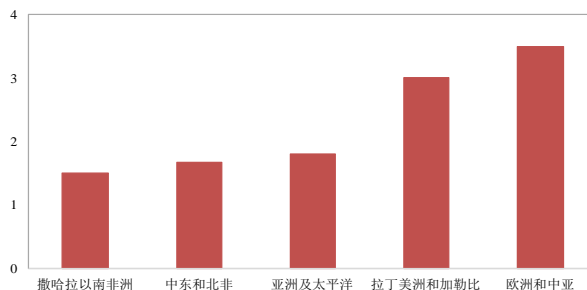
类规则及条例。由于未确认拖欠的自身特点，大多数国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对其规模也没有精确估计。新的数据集（专栏3.1）显示：（1）自2005年以来，半数以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了核查工作，评估是否存在合法的未记录拖欠；（2）目前，半数以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未经核实的拖欠（图3.5）；（3）虽然据估计到2018年年底，未确认拖欠高达GDP的2%，但一些国家累积的未确认拖欠存量可能远高于这一比例。

图 3.3.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存量水平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评级，2017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平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受刚果共和国驱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观测值数量。

图 3.4. 国内拖欠存量的PEFA得分
(得分越高表示拖欠存量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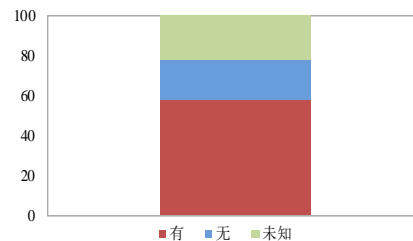


来源：PEFA 2016年的方法；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PEFA = 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平均分数按地区计算：撒哈拉以南非洲（16个国家）；中东和北非（3个国家）；亚洲及太平洋（5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4个国家）；欧洲和中亚（4个国家）。如在过去3个完成的财政年度中至少有2个年度支出拖欠存量占整个支出存量的比例不到2%，则一个国家的得分为1；如该比例为2%至6%，则得分为2；如该比例在6%至10%之间，得分为3，如果超过10%，得分为4。

事实三：自2012年以来，国内拖欠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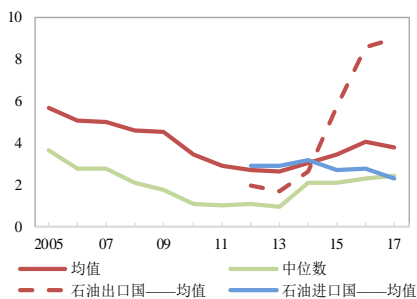
在21世纪头十年末稳步下降之后，平均拖欠存量最近有所增加，并在2016年达到占GDP4%左右的峰值（图3.6）。由于2014/2015年油价大幅下跌，加纳和几内亚比绍等石油进口国的国内拖欠在过去5年有所下降，而石油出口国的国内拖欠却大幅飙升（图3.6）。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的文本挖掘分析支持这一结论。2013年之后，国内拖欠相关术语的使用量有所增加，2016年和201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针对石油出口国的工作人员报告中，对国内拖欠的讨论急剧增加（图3.7）。这表明，在此期间这个问题受到了更多关注。

图 3.5.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没有记录的国家占比，百分比，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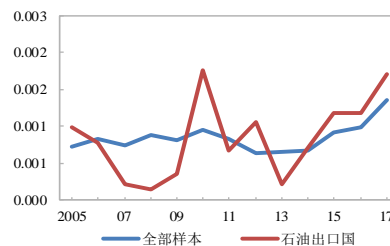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3.6.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存量，占GDP的百分比，2005-2017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剔除样本随时间变化（2005年有19个国家的数据，2018年有30个国家的数据）的影响，结果保持不变。

图 3.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中出现国内拖欠相关术语的频率，2005-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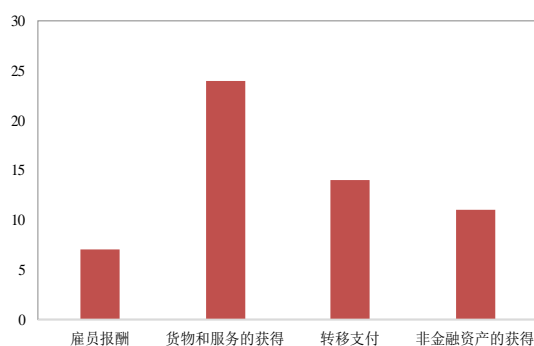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千字国内拖欠相关术语的数量。

事实四：最常见的是对货物和服务私营供应商的拖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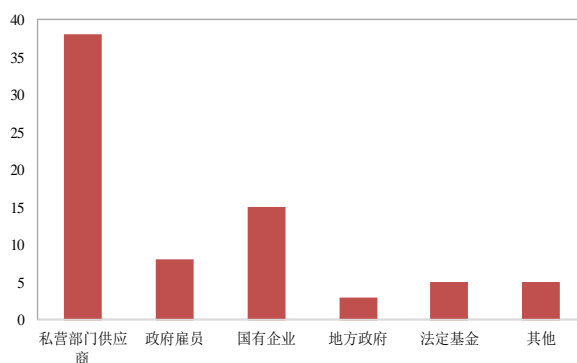
截至2018年年底，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对私营部门供应商的拖欠。⁵拖欠国有企业现象也比较频繁；只有少数国家报告拖欠政府雇员情况（图3.8，小图1和2）。按支出类别划分的拖欠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最经常发生拖欠累积的类别是货物和服务支出（占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额的53%），其次为转移（31%）、投资（24%）及工资和薪金。鉴于工资拖欠的社会经济影响，工资拖欠情况很少见，主要发生在严重的政治不稳定（中非共和国）或巨大贸易条件冲击（刚果共和国）的情况下。

图3.8.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细分，国家数量

1. 按支出类别分列的国内拖欠，国家数量



2. 按经济主体分列的国内拖欠，国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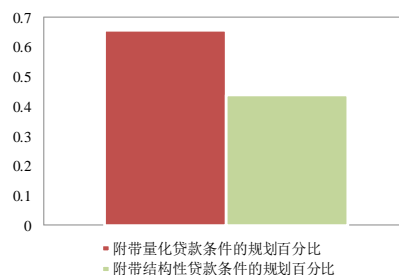


来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个别经济学家的调查。

事实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规划中，有三分之二的规划将国内拖欠纳入贷款条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中，很多将国内拖欠列为贷款条件，这进一步证明国内拖欠累积普遍存在。自2002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排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安排要求列入与国内拖欠相关的贷款条件（图3.9）。⁶在该地区半数以上的规划中，贷款条件常常采取量化目标形式，有些旨在防止拖欠累积，将其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下，有些旨在减少拖欠存量。结构性贷款条件较为少见，往往主要集中在国内拖欠的审计或旨在更好监测或防止拖欠累积的具体措施。

图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中与国内拖欠有关的贷款条件类型，2002-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监测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国内拖欠累积的原因

各国支出拖欠的累积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图3.10）。前者主要包括财政和公共财政管理制度薄弱。这两项因素几乎是所有情况下拖欠累积的主要原因。那些对政府资源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融资短缺，或施加支出压力的周期性因素（包括冲击），会放大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薄弱地方。周期性因素可能包括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外部融资条件收紧、自然灾害以

⁵ 该评估以调查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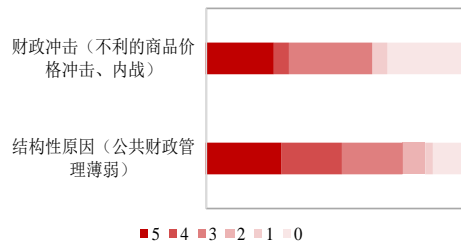
⁶ 自2002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3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共达成111项安排，其中78项包含与国内拖欠有关的贷款条件。

及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内部冲击。

拖欠累积的结构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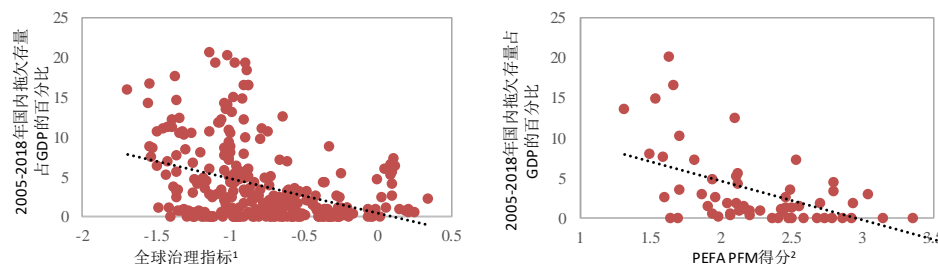
拖欠累积可能是在支出周期各个阶段力有不逮的结果。编制不切实际的预算、缺乏承诺控制、现金管理不善、支付处理延迟、故意推迟支付或对不合规处罚不力都可能导致拖欠累积。⁷国内拖欠存量与财政治理指标之间的关联大致证实了这些原因。例如，拖欠存量与收入和支出相对于最初预测的成果、支出控制的实效和流动性管理的衡量指标呈负相关（图3.11）。拖欠存量与公共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的长期波动呈正相关（图3.12），再次说明财政纪律薄弱是拖欠累积的重要驱动因素。

图 3.10.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拖欠累积的原因



来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国别经济学家的调查。
注释：0 = 不显著，5 = 非常显著。

图 3.11. 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治理指标与国内拖欠存量，2005-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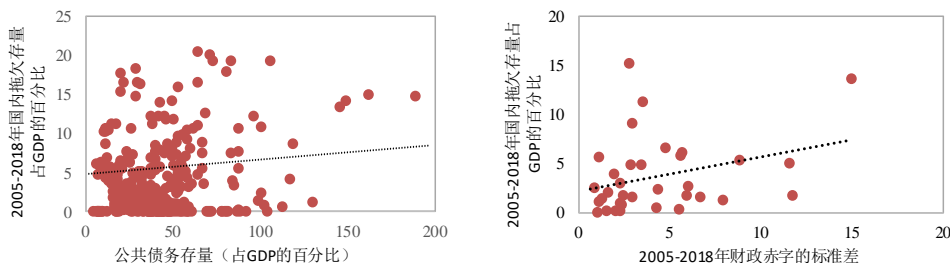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PEFA = 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PFM = 公共财政管理。

¹ 2005-2017年期间全球治理指标的简单平均。

² 使用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2011年的分类方法计算出的公共财政管理6个类别的简单平均。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的字母得分转换为数值。

图 3.12. 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财政变量与国内拖欠存量，2005-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拖欠累积的周期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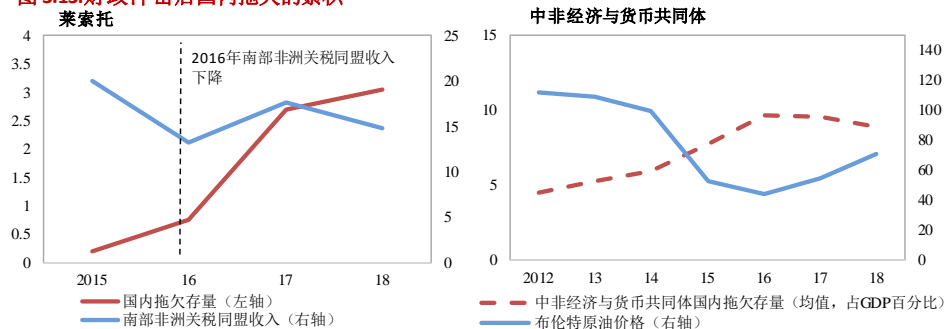
尽管财政制度薄弱是国内拖欠累积的根本原因，但拖欠程度高通常是由难以吸收的巨大冲击造成的。冲击可能有多种触发因素，例如，经济衰退或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内部不稳定（政治、安全）、公共卫生危机或自然灾害。政府可通过增加非大宗商品收入和/或削减支出来应对由此导

⁷ 关于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与拖欠之间关系的全面讨论，见Flynn和Pessoa（2014年）。

致的收入下降。当调整数额过大而不可行，且无法获得更多融资（包括来自捐助方的融资）时，只能通过累积拖欠来“强制借款”以填补剩余的融资缺口，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此外，制度上的混乱（尤其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可能削弱政府按时偿付债务的能力。

巨大的财政冲击是大量拖欠累积的先导指标。例如，在2014/2015年油价大跌后，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的5个石油出口国（喀麦隆、乍得、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刚果共和国）不得不应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同样地，2016年，莱索托遭遇了南部非洲关税联盟收入突然下滑，政府总收入锐减大约三分之一。在这些情况下，财政调整和动用缓冲并不能防止冲击之后拖欠累积（图3.13）。在21世纪头十年初的利比里亚和2013年的中非共和国，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导致拖欠存量远高于GDP的5%。

图 3.13. 财政冲击后国内拖欠的累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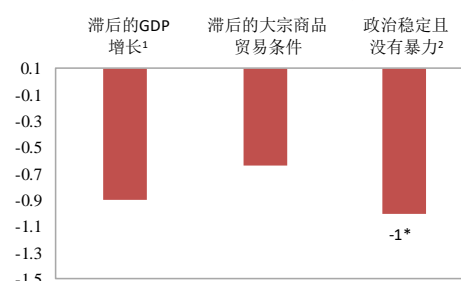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实证分析似乎证实，在财政冲击之后会出现支出拖欠累积，而一些国家的特点可能加剧这种影响（图3.14）。⁸有证据表明：

- 增长较低、大宗商品贸易条件恶化和政治不稳定都与国内拖欠存量较大有关。GDP增长率、大宗商品贸易条件、政治稳定和暴力指标每下降1个标准差，⁹国内拖欠与GDP的比率会分别上升0.9、0.6和1个百分点。
- 适用石油冲击的另一种指标来衡量，¹⁰后者似乎会导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国内拖欠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石油GDP占总GDP之比每下降1个标准差，国内拖欠与GDP的比率就会上升4.3个百分点。同样地，石油冲击对治理薄弱国家的国内拖欠存量的影响往往更大。石油GDP占总GDP之比每下降1个标准差，治理薄弱（良好）国家的国内拖欠与GDP

图 3.14. 国内拖欠累积原因的回归输出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因变量为国内拖欠存量。系数显示了拖欠累积增幅达GDP的1个百分点时的影响。***、**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薄弱/良好治理被定义为分布中最低/最高的10%。
¹ 定义为石油GDP占全部GDP的比重。
² 全球治理指标。

⁸ 工作人员使用了一个跨国面板回归模型，考虑到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在2005至2018年期间对45个国家进行了研究。有关数据来源和设定，详情见附件3.1和3.3。

⁹ 来自全球治理指标。

¹⁰ 尽管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工作人员仍使用石油GDP占总GDP的比重作为石油冲击的一个替代指标。

(continued)

的比率就会上升3.2（1.2）个百分点。

此外，选举周期也可能成为拖欠累积的决定因素之一。有证据表明，选举年的财政赤字更高，这是因为在缺乏强有力财政控制的情况下，来自消费支出的压力可能导致拖欠累积。¹¹有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在总统或议会选举期间拖欠往往会小幅增加。¹²

这些结论表明，拖欠大量累积的原因并不局限于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宏观经济因素也是关键的决定因素。例如，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负面外部冲击无法通过汇率贬值来缓解。调整的重担完全落在财政政策上，使拖欠更有可能累积，特别是在财政空间有限和公共财政管理薄弱的国家。财政空间和财政缓冲的存在有助于缓冲冲击，因为赤字升高时可动用金融资产或发行新债来融资。

症状：国内拖欠付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大量和/或持续的支出拖欠累积通过多种渠道对实体、金融和社会部门产生不利影响（图3.15）。¹³

拖欠会影响私营部门的活动和增长成果。通过向政府提供可自由支配、不透明的融资，拖欠将资源从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转移出来，令其现金更加紧张。这导致企业利润和家庭收入下降，甚至可能出现破产，最终导致总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失业率升高和增长下滑。

拖欠会增加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如果因为拖欠，私营公司、家庭和国有企业无力足额偿还贷款，则银行部门的资产质量便可能恶化，不良贷款也可能升高。这可能会给信贷供应带来压力，投资出现减少，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短缺和经济活动减弱。这些间接联系的强度将取决于金融部门最初的稳健性以及拖欠累积的规模及速度。

长期拖欠可能会削弱社会成果。如果拖欠导致政府供应商或国有企业预计付款迟延，则可能破坏人们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信任。这可能导致代理商在债权得到清偿前暂不缴税，收取更高的价格来补偿逾期付款的损失，及/或推迟向政府项目提供投入，特别是对于财政拮据的项目。代理商也可能寻求通过非正规支付来加快清偿流程（Diamond和Schiller，1987年；Garamfalvi，1997年），而这可能导致腐败。这些额外支出导致公共采购成本上升，影响公共服务提供（Flynn和Pessoa，2014年），并削弱社会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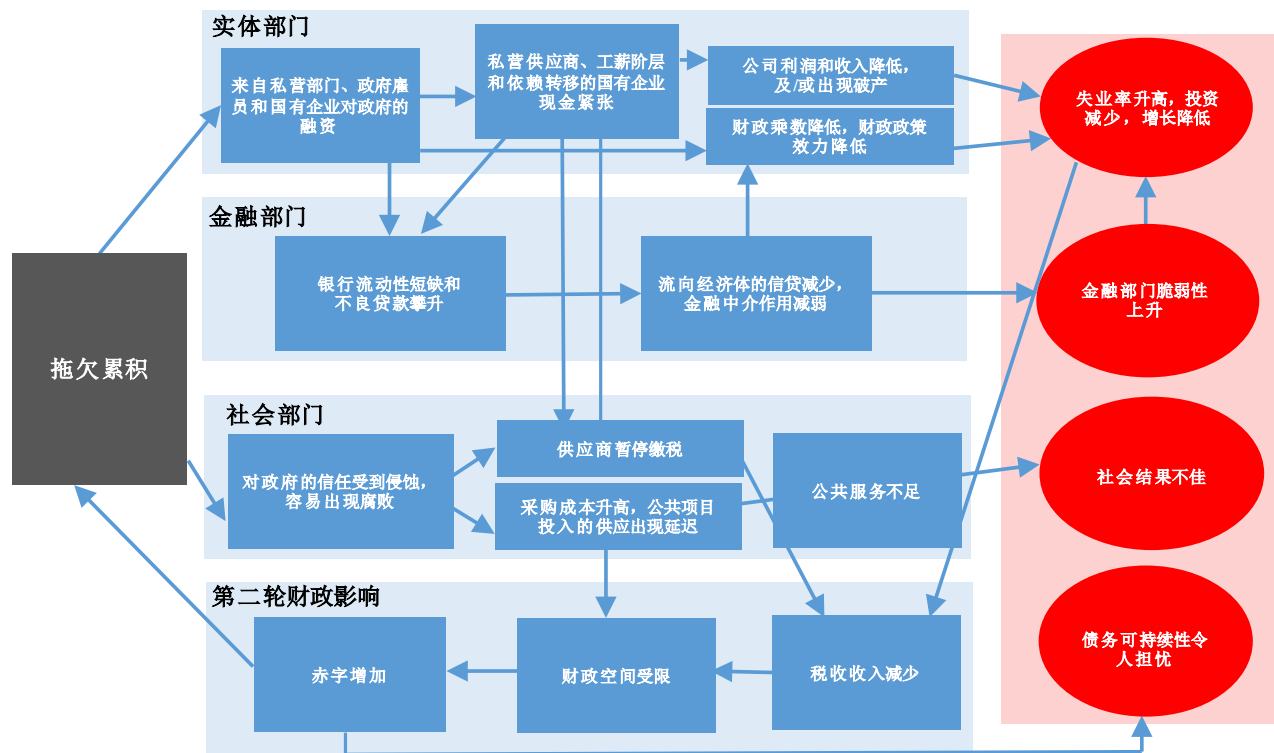
长期拖欠可能造成第二轮财政成本。如果拖欠的负面直接影响相互加强，导致经济活力进一步减弱，财政压力增大，从而造成更大的融资缺口，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¹¹ Ebeke和Ölcer（2013年）。

¹² 因为源数据为年度报告数据，所以它们不反映在年内累积和结清的拖欠。

¹³ 关于其中部分传导渠道，见Diamond和Schiller（1987年）和Flynn和Pessoa（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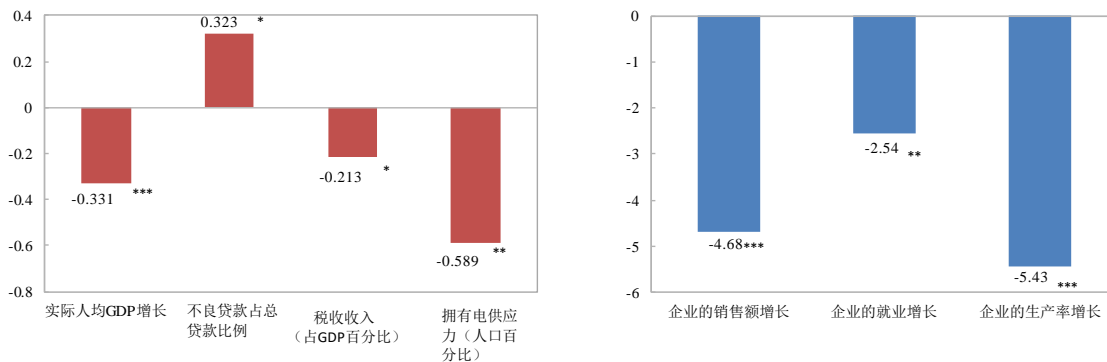
图 3.15.国内拖欠累积效应向经济体传导的渠道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回归分析证实了国内拖欠累积对经济体的不利效应，因为政府支付纪律不严会阻碍经济增长和公私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活动（图 3.16），但由于拖欠数据的局限性，对回归分析结果应谨慎解释。¹⁴具体而言：

图 3.16.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支付拖欠的宏观经济影响，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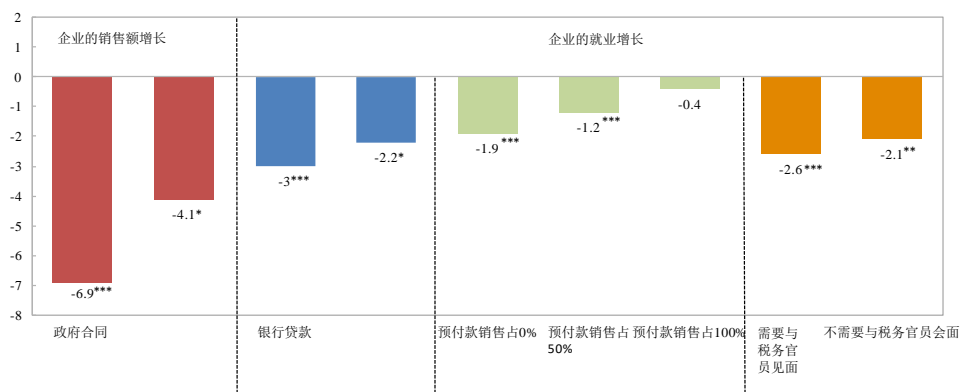


来源：金融稳健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国别经济学家调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世界发展指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系数显示了拖欠累积增幅达GDP的1个百分点时的影响。***、**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¹⁴ 关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说明和完整的回归表，见附件3.4。

- 拖欠累积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长下滑高达0.3个百分点。合成控制法是另一种方法，旨在分离出在特定国家拖欠累积对于增长的效应。使用合成控制法也得出类似结果，即在拖欠大量累积之后，各国实际人均GDP增长可能出现重大变化。¹⁵
- 拖欠对银行部门的影响反映在不良贷款与总贷款的比率上，估计高达0.3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流动性受限的政府供应商、国有企业和依赖转移的家庭难以偿付债务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质量会受到负面影响。
- 政府支付拖欠累积会转化为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被拖欠的企业可能会决定暂不上缴税收。
- 公共服务提供也受到影响，因为随着政府采购价格上涨，可投资于社会部门的资源也会减少。拖欠累积每增加1个百分点，拥有电力供应的人口占比便减少约0.6个百分点。
- 企业部门也受到影响，因为拖欠累积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和销售业绩，削弱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当然，国内拖欠对私营部门的影响因企业而异（图3.17）。虽然所有企业的销售增长都经历了下滑，但按对公共采购市场的参与度来衡量，受政府未能支付的直接影响，那些与政府业务往来更密切的企业销售增长下滑幅度更大。同理，那些因为银行贷款而与银行部门关系更密切的企业创造就业的步伐放缓，这凸显出拖欠累积的金融传导渠道。相比之下，预付销售比例较高的企业受影响较小。研究结果还表明，拖欠累积对企业部门的不利影响因繁琐的监管程序而更加严重。

图 3.1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支付拖欠对私营部门表现的异质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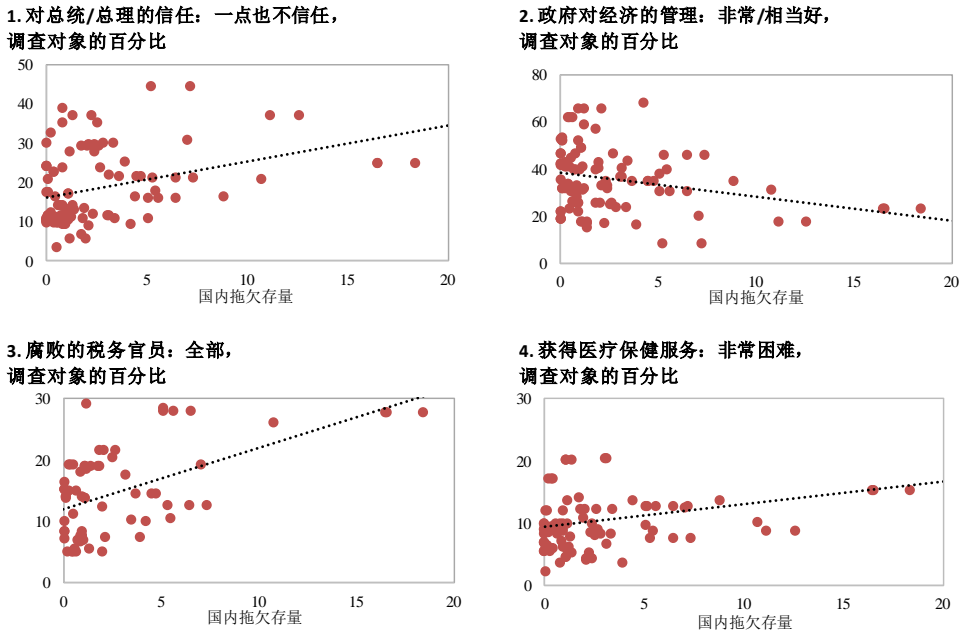
来源：金融稳健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别经济学家调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世界发展指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系数显示了拖欠累积增幅达GDP的1个百分点时的影响。***、**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详情见附件表4.1-4.5。

- 拖欠累积会影响公民对信任、腐败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态度，从而可能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图3.18）。国内拖欠存量与“非洲晴雨表”显示的公民感知指标¹⁶之间的相关性表明，拖欠程度越高，公民对领导者及其经济管理能力的信任度越低。个人也更有可能察觉到政府官员中普遍的腐败现象，并报告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

¹⁵ 合成控制法由Abadie和Gardeazabal（2003年）提出，并由Abadie、Diamond和Hainmueller（2010年）进一步发展。它将一个处理过的国家与估计的反事实合成控制组相比较，后者是未经处理国家的线性组合。选择的权重应使合成控制组在所有相关的处理前（例如，拖欠累积之前）特点上与经处理的国家相似。关于合成控制法、稳健性检验以及附加说明的相关结果的详情，见附件3.4。当覆盖全球的控制组仅局限于那些在石油价格冲击之后未见拖欠大幅累积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时，结果依然稳健。

¹⁶ “非洲晴雨表”是一个泛非洲国家公开数据库，涉及民主、治理和公众态度调查。

图 3.18. 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府支付纪律和公众对信任的态度，2005-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国别经济学家调查；非洲晴雨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拖欠存量滞后1年。

- 以拖欠累积作为支出的资金来源会破坏财政政策的效力。它通常导致资源从债权人转移到政府，在效果上等同于征税，因为政府通常不向那些提供拖欠融资的人支付利息。这种影响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以拖欠作为支出资金来源的程度、偿还拖欠所需的时间长短以及私营部门流动性限制的程度。拖欠越多、拖欠时间越长、经济体中的流动性越小，支出乘数就越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乘数可能为负数。例如，在银行部门承压和已存在拖欠的国家，通过增加拖欠来支出实际上可能具有收缩效应。专栏3.2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财政乘数如何受到国内拖欠的影响。

解决措施：清理和预防拖欠

在存在拖欠的情况下，应尽一切努力予以清理，并防止新增拖欠。清理涉及三个主要步骤：核实、制订支付和确定优先次序战略以及清偿。另外必须同时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拖欠。

清理

清理流程的第一步是对拖欠进行独立且全面的盘点和核实。之所以需要核实，是因为在控制薄弱的累积期间，腐败范围广泛，可能导致非法债权产生。例如，在加纳（2017年）和刚果共和国（2019年），拖欠的最初存量中有很很大一部分因为审计而得以排除。此外，在核实过程中，还应根据支出拖欠规模和类型、拖欠对象、拖欠发生时间以及针对拖欠是否将适用任何惩罚，对其进行分类，为清理战略的设计提供必要信息。¹⁷核实工作应涵盖尽可能多的公共部门（例如，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纳入核实范围），而不仅仅涵盖职能部委。

在核实阶段之后，第二步应制定支付和确定优先次序战略，并将其提交相关财政当局批准。也可

¹⁷ Flynn和Pessoa（2014年）深入讨论了一些旨在确保拖欠核实工作顺利推进的实际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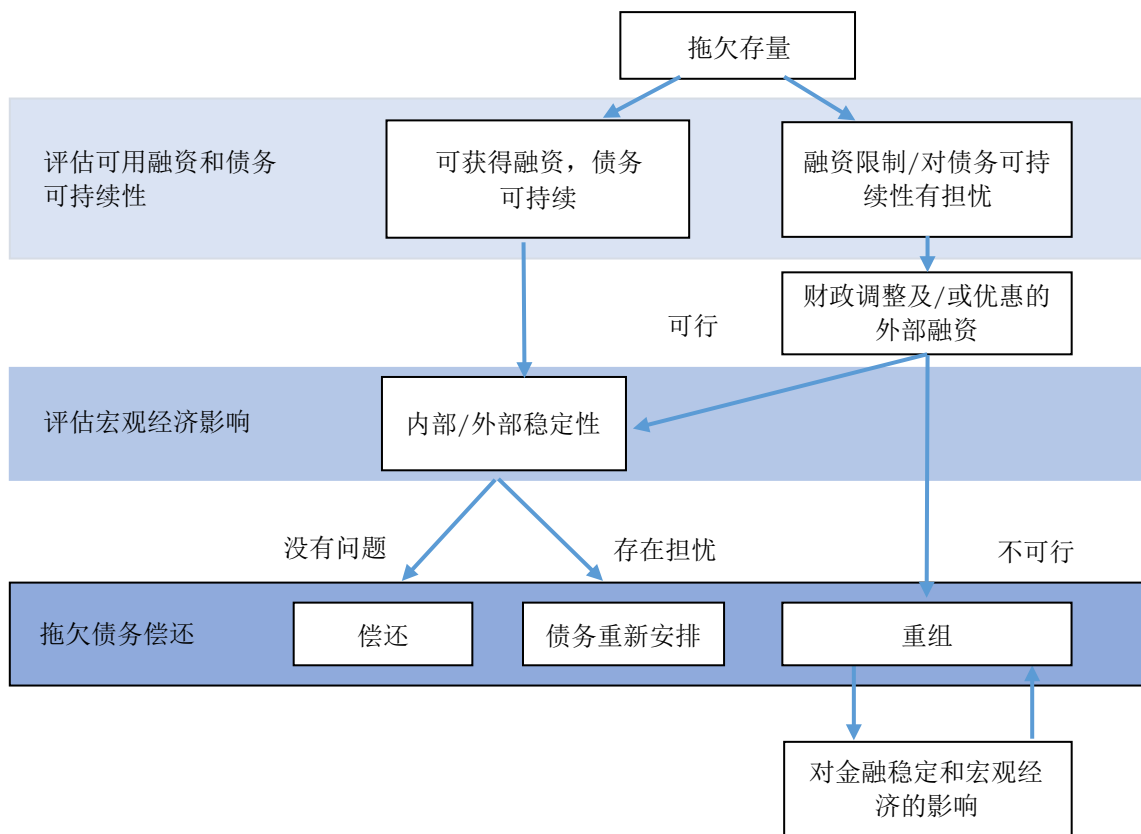
以设立一个拖欠工作委员会。虽然拖欠属于已经逾期的债务，但往往不可能一次性付清全部存量债务，因为存量可能太大（相对于债务可持续性考虑或可获得的融资而言），或是因为如此迅速的清偿将破坏宏观经济的稳定。图3.19概要描述了不同的典型化情景：

- 如果能够从市场或捐助方获得必要的资金、债务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且低通货膨胀率和外部稳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不会因偿还债务而受到危害，就应迅速偿还拖欠的未偿款项。
- 如果可用的融资有限，或者债务的可持续性已经难以维持，则制订还款战略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下的选项包括进行财政调整，或通过出售资产筹集更多资金，为拖欠的清理腾出空间。如果这样可行，则适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清偿全部债权。
- 然而，在政府的偿还能力太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是在中期，也有必要对债权进行重组，具体方法可能包括债务重新安排和/或债权打折。在此过程中，应以透明度为指导，与债权人公开交换信息。尽可能照顾到债权人对还款方式的偏好，确保一视同仁地对待债权人，将有助于债权人自愿参与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应将金融部门的稳定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当评估重组方案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时，银行压力测试是有用的工具。如果重组导致银行资本枯竭，就需要制定一项财政成本最低的资本重组计划，尤其是在政府已经面临流动性和/或债务可持续性限制的情况下。例如，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国家的拖欠累积增加了银行的压力。对于涉及对私营部门债权大幅扣减的重组计划，应同时评估该重组对私营部门偿还银行贷款能力的影响，以及这将如何影响银行的偿付能力（具体取决于拖欠与不良贷款之间的联系）。对刚果共和国进行的压力测试显示出大幅扣减会带来的金融风险。¹⁸研究结果还显示，如果银行部门损失过大，政府可能被迫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以防止破产，而这往往要付出高昂的财政成本。
- 如果必须按顺序偿还债务，则在确定优先次序时应以一套明确的标准为基础，以对宏观稳定和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为指导。例如，应优先偿还：（1）工资拖欠以及对资产负债表较弱的小规模供应商的拖欠（多哥，2018年），因为这些拖欠得到偿还可产生积极的财政刺激，前提是这样做能够缓解流动性限制、支持总需求，并抑制潜在的社会压力；（2）对仍在运营的企业或已经有银行贷款违约的个人的拖欠，特别是在银行部门面临诸多脆弱因素且并未为这些损失计提准备金的情况下；¹⁹（3）对医疗卫生等关键社会服务提供者的拖欠。关于年份问题，需要平衡与公平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关的考虑，特别是对债权人可能已部分或全部注销的拖欠。在确定优先次序时应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与推迟支付拖欠有关的经济处罚和法律风险，特别是在它们可能产生重大财政成本的情况下。为防止腐败，在确定优先次序时应坚持透明原则。
- 除了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外，还可能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决定偿还战略。拖欠的清理行动在管理上可能很复杂，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例如，为了确保恰当识别债权人。此外，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折扣，例如，在偿还预期较低的情况下，或是在内战等特殊情况下，政府已与债权人进行了谈判，债权人虽确认了债务，但愿意接受按一定折扣偿还债务。

¹⁸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

¹⁹ 实证研究显示，如果事先存在对于金融稳健性的担忧，则国内债务重组可能会损害国内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Erce-Dominguez和Diaz-Cassou，2010年）。反过来，银行资不抵债也会导致产出损失（De Paoli、Hoggarth和Saporta，2009年）。

图 3.19.拖欠的偿还——典型的决策树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第三步，一旦确定了优先次序，就应考虑清偿拖欠的多种选项。这些选项可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选项组合：

- 现金支付。在可获得资金的情况下（来自捐助国、通过财政调整或其他国内来源），直接以现金支付是清理拖欠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莱索托目前便采用这种方法，该国当局正使用国内债务增发所筹集的现金直接支付供应商的方法来清理部分拖欠。
- 与债权人的双边协议。政府可以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对逾期的债权进行重组，要么将其明确转化为合同债务，要么像冲突后的利比里亚那样，宣布新的还款时间表，间接表明重组方法。政府应公开与债权人接触，分享相关信息，并考虑债权人对还款方式的偏好。一种选项是提前还款以换取折扣，让急需现金的企业有机会获得流动性。另一种选项是全额还款，但延长还款期限。第三种选项是政府可以鼓励银行向借款者付款，以换取对政府的债权。尽管这些方案可能很复杂，也不完全透明，但只要设计适当，仍有望缓解私营部门的流动性限制，减少银行不良贷款，并允许国家推迟付款。加蓬和利伯维尔俱乐部安排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 证券化。拖欠债务证券化可把拖欠直接转化为可出售的政府债券。具体选项包括直接向债

权人发行本票或短期国库券和长期国库券，就像2016年马达加斯加的情况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设定了明确的支付条款，也让债权人可通过出售债务工具获得流动性。然而，该地区许多国家公共债务的市场流动性在结构层面上很低，在压力时期发行这类证券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这可能导致在二级市场上出现大幅折扣。

- 冲销安排。如果债权人也对政府有负债，例如纳税义务，则双方可以在没有实际支付的情况下同意取消各自的债权。虽然不可取，但这种安排在公共部门实体之间很受欢迎，例如在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然而，这种安排破坏了透明度和问责制，因为并非所有的支付和收入都按总额计算。税收负债的冲销还可能破坏今后的依法纳税。

预防

预防拖欠累积需要综合运用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健全的财政政策以及政治决心。在公共财政管理方面，关键要素包括可靠的预算编制、更好的承诺和支出控制、适当的流动性管理和针对各职能部门违规严格执法。在拖欠累积受结构性因素驱动的情况下，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至关重要。财政当局应定期监测拖欠情况。在采购发生在官方预算渠道以外的国家，对职能部委的调查应作为监测流程的补充。一旦拖欠得到正式确认，债务管理办公室便应监督其清理工作。其他可能的预防措施包括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拖欠，并规定在正式拖欠承付款项时支付利息。

为防范冲击，在开展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同时必须采取健全的财政政策。例如，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适宜加强国内收入调动和推动收入来源多样化。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经济景气时建立缓冲，以做好应对经济低迷的准备。可运用财政规则来推行逆周期财政政策，建立缓冲，并抵御要求增加支出的政治压力。财政规则还有助于支持预算可信用度，并有助于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持市场筹资的能力。

对于财政空间和政策手段有限的国家而言，捐助者提供及时的外部融资往往是防止在严重的外部冲击之后出现拖欠累积的关键。在脆弱国家（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尤其如此，这些国家通常缓冲不大、政策调整能力有限并且公共财政管理薄弱。在这些情况下，官方外部融资可以帮助实现平稳过渡，特别是在冲击具有暂时性、公共财政管理体系正得到加强的情况下。然而，官方融资往往不够及时。在融资到位之前，由于出现外生冲击和公共财政管理薄弱，国内拖欠存量已累积到相当大的规模。例如，乍得在2014-2015年石油价格遭受重创之后，尽管该国大幅削减了超过非石油GDP 10%的支出，但由于得不到捐助国的支持，该国累积的拖欠超过GDP的3%。

结论

本章利用新构建的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拖欠的数据库说明，该地区许多国家普遍通过拖欠来获得支出资金，这种现象虽非该地区独有，但它可能产生不利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对拖欠的监测较为薄弱，许多国家有未记录在案的拖欠，这可能是或有负债的一个重要来源。使用该地区国家当局提供的数据为本章建立的新数据库是一个起点。

国内拖欠累积与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薄弱有关，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拖欠累积得更快。大量拖欠的累积往往是由不利的贸易条件冲击和政治不稳定等外生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会减少财政空间和限制政策手段的实施。事实也确实如此，近年来国内拖欠存量有所增加，尤其是在2014-2015年油价暴跌之后的石油出口国。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融资选择有限以及局势脆弱的国家，拖欠存量往往更高。

本章分析强调了国内拖欠对经济的多方面不利影响。拖欠会对减弱私营部门的活动，并破坏金融稳定。重要的是，通过减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其变为负值）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拖欠降低了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除了这些经济后果外，有证据表明，拖欠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因为人们认为公共机构不那么值得信任，更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较差。拖欠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使人怀疑是否有必要诉诸这种融资形式。

当存在拖欠时，清欠工作应成为各国政策议程上的首要任务。这需要对拖欠进行独立和全面的核实，包括仔细检查债权的有效性，以防范治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其次，在制定支付战略时，应以对可获得的融资、债务可持续性和清理的宏观经济影响的评估为基础。如果必须确定偿还债务的顺序，则在确定优先次序时应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为指导，并应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谈判，同时传达给公众。

强有力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对于防止新的拖欠累积至关重要。健全的财政政策需要对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进行补充，并通过建立缓冲、调动收入和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来防范未来的冲击。

及时的外部融资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遭受严重外生冲击、市场筹资能力有限的国家，财政调整的作用有限，这对处境脆弱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在严重冲击之后，及时获得捐助者的外部融资，同时努力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财政制度，往往是防止拖欠累积的关键。

如要进一步改进我们对拖欠问题原因和影响的理解，还需要更好的数据。今后，各国当局、国际组织和广大公众应共同努力，重点加强对国内拖欠的监测和报告。拖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不容忽视。

专栏 3.1. 国内拖欠数据的收集工作

评估国内拖欠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缺乏数据，再加上缺乏标准化定义和覆盖范围。这往往是财务会计制度薄弱和审计无规律造成的结果。因此，目前没有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拖欠的跨国数据库。

为向本章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问题的国别经济学家进行了拖欠问题调查。此项调查使用来自各国当局的数据，收集了2005-2018年有关拖欠的规模、构成、原因和影响的数据和信息。调查结果显示，可获得更广泛的存量数据。另外作为补充，也使用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和工作人员估算的数据。为弥补数据缺口，特定国家的信息也被纳入考虑，同时也识别出拖欠累积所涉期间（而不是报告拖欠所涉期间）。为了更好地为弥补数据缺口工作提供依据，也使用了其他来源的信息。例如，使用文本挖掘技术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中提及国内拖欠的情况。我们将这些数据与2005年以来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评估中发现的信息进行比较核实。

在整个地区建立更有规律和更有系统的报告和监测系统基础上，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工作，构建一个全面的拖欠数据库。

专栏 3.2. 拖欠累积和财政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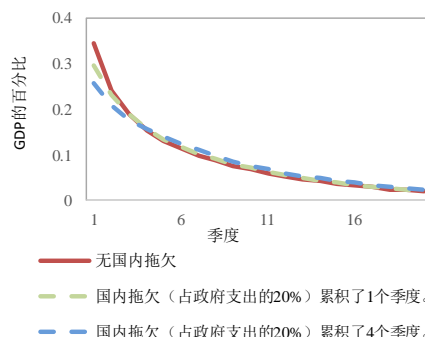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表明了通过使用拖欠为支出融资如何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活动的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¹该模型的主要假设如下：（1）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对私营公司的拖欠；（2）企业流动性受限，必须向银行借款为其活动融资，抵消国内拖欠对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并将其资本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品；（3）一旦政府累积国内拖欠，银行就会对私营企业的抵押品进行更大幅度的扣减，从而减少它们获得信贷的机会；（4）政府在不补偿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支付拖欠的面值，在一个或多个周期后结清拖欠。

该模型使用的校准数据是，政府支出相当于GDP的25%，拖欠存量为GDP的5%。模型模拟了政府支出意料之外增加GDP的1%对GDP的影响。

该模型表明，当政府支出通过国内拖欠来融资时，财政乘数较低；拖欠的时间越长，财政乘数越小（图3.2.1）。事实上，由于拖欠的累积，政府减少了私营部门用于生产和投资的可用资源，从而减少了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效应。拖欠累积期间对财政乘数大小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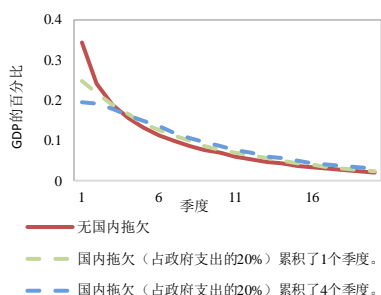
私营部门的流动性状况会放大国内拖欠对财政乘数的影响（图3.2.2）。事实上，如果私营部门面临流动性限制，而银行部门不能够容纳由于国内拖欠累积而新增的信贷需求（由于流动性或清偿能力的原因），则私营部门将不得不大幅下调生产和投资水平，从而降低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效应。

图 3.2.1. 财政乘数，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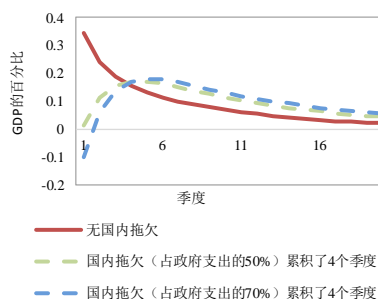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3.2.2. 私营部门流动性受限下的财政乘数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3.2.3. 私营部门流动性受限且存在长期支付拖欠下的财政乘数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如果政府支出主要通过长期拖欠累积来筹措资金，而私营部门又受到流动性的限制，则财政乘数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是负数（图3.2.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金融摩擦扩大的拖欠对私营部门的负面影响将抵消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该结果与文献²一致，因为文献认为财政乘数取决于经

本专栏由Moez Ben Hassine撰写。

¹ 关于本节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更多详情，见附件3.5。

² Ilzetzki、Mendoza和Vegh（2013年），Auerbach和Gorodnichenko（2013年a，2013年b），Blanchard和Leigh（2013年），Batini等人（2014年）。

济状况、金融摩擦的存在以及公共支出的效率。

虽然产生负乘数的参数通常较为极端，但它们可能存在于已经陷入某种形式困境的国家。例如，债务还款额和现有拖欠高的国家可能需要过度利用拖欠来获得支出资金。再加上银行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可能会使支出产生收缩效应。

参考文献

- Abadie, A., A. Diamond, and J. Hainmueller.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 (490): 493–505.
- Abadie, A., and J. Gardeazabal.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13–32.
- Auerbach, A., and Y. Gorodnichenko.2013a. “Measuring the Output Responses to Fisc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4 (2): 1–27.
- Auerbach, A., and Y. Gorodnichenko.2013b. “Output Spillovers from Fisc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141–46.
- Batini, N., L. Eyraud, L. Forni, and A. Weber.2014. “Fiscal Multipliers: Size, Determinants, and Use in Macroeconomic Projections.” IMF Technical Notes and Manuals 2014/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lanchard, O., and D. Leigh.2013. “Growth Forecast Errors and Fiscal Multipli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117–20.
- Checherita-Westphal, C., A. Klemm, and P. Viefers.2011. “Governments’ Payment Discipline: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Public Payment Delays and Arrears.” IMF Working Paper No.15/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onnell, W.2014. “The Economic Impact of Late Pay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Economic Papers, No.531,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 De Paoli, B., G. Hoggarth, and V. Saporta.2009. “Output Costs of Sovereign Crises: Some Empirical Estimates.”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 No.362, Bank of England, London.
- Diamond, J., and C. Schiller.1987. “Government Arrears in Fiscal Adjustment Programs.” IMF Working Paper No.87/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Ebeke, C., and D. Ölcü.2013. “Fiscal Policy over the Election Cycl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No.13/15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Erce-Dominguez, A. and J. Diaz-Cassou.2010. “Creditor Discrimination during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s.” Bank of Spain Working Paper No.1027.
- Flynn, S., and M. Pessoa.2014.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rears.” IMF Technical Notes and Manual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aramfalvi, L.1997.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Expenditures Management Process.” Presentation at 8th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nference, Lima, September 7–11.
- Iacoviello, M.2005. “House Prices,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Business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3): 739–64.
- Iacoviello, M., and S. Neri.2010. Housing Market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an Estimated DSGE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125–64.
- Ilzetzki, E., E. Mendoza, and C. Vegh.2013. “How Big (Small?) Are Fiscal Multiplier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0: 239–54.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19. “Staff Report—Press Release; Staff Report; 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and Statement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Republic of Congo.” IMF Country Report No.19/244, Washington, DC.

Khemani, P., and D. Radev.2009. “Commitment Controls.” IMF Technical Notes and Manual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attanayak, S.2016. “Expenditure Control: Key Features, Stages, and Actors.” IMF Technical Notes and Manual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Ramos, Albert.1998.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rears: Securitization and Other Solut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98/7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统计附录

除非另有注明，本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中的数据和预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估计，与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一致。

数据和预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负责的4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据定义尽可能遵循既定的国际统计方法。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局限性限制了各国间的可比性。

其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表格和预测表格发布在背景文件和扩充的统计附录文件的在线版本：<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REO/AFR/2019/October/English/backgroundpapers.ashx?la=en>

国家分组

国家分为三个（无重叠）组别：石油出口国、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以及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国家分组见第59页的国家分组表）。

- 石油出口国是净石油出口占总出口30%或更多的国家。
-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是非可再生自然资源占总出口25%或更多的国家。
-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是既不属于石油出口国也不属于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国家。

另外，国家还被分为四个（有重叠）的组别：石油出口国、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国家分组见第59页的国家分组表）。

这些组别是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最新数据（三年平均）以及世界银行“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分数（三年平均）划分的。

- 中等收入国家2016-2018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02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 低收入国家2016-2018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低于102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2016-2018年的平均CPIA分数为3.2或更低，以及/或者过去三年内接受过“维和”或“建和”支持。
-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参加主要地区合作组织的情况列在第60页：**CFA**法郎区，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和CEMAC；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5）；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EAC-5加总数据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在2007年才加入该共同体。

加总方法

在统计附录表1和表3中，实际GDP增长和广义货币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1中，国家组别的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几何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2至表4中，除广义货币外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分组

石油出口国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安哥拉	博茨瓦纳	贝宁	安哥拉	贝宁	马拉维	布隆迪
喀麦隆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马里	中非共和国
乍得	中非共和国	佛得角	佛得角	布隆迪	莫桑比克	乍得
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摩罗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尼日尔	科摩罗
赤道几内亚	加纳	科特迪瓦	刚果共和国	乍得	卢旺达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科特迪瓦	科摩罗	南苏丹	刚果共和国
尼日利亚	利比里亚	斯威士兰	赤道几内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坦桑尼亚	科特迪瓦
南苏丹	马里	埃塞俄比亚	斯威士兰	厄立特里亚	多哥	厄立特里亚
	纳米比亚	冈比亚	加蓬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冈比亚
	尼日尔	几内亚比绍	加纳	冈比亚	津巴布韦	几内亚
	塞拉利昂	肯尼亚	肯尼亚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南非	莱索托	莱索托	几内亚比绍		利比里亚
	坦桑尼亚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利比里亚		马拉维
	赞比亚	马拉维	纳米比亚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莫桑比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南苏丹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多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津巴布韦
		塞内加尔	南非			
		塞舌尔	赞比亚			
		多哥				
		乌干达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集团成员国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WAEMU)	中非国家经济货币共同体 (CEMAC)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	东非共同体 (EAC-5)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贝宁	喀麦隆	布隆迪	布隆迪	安哥拉	博茨瓦纳	贝宁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科摩罗	肯尼亚	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旺达	科摩罗	莱索托	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	刚果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坦桑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纳米比亚	科特迪瓦
马里	赤道几内亚	斯威士兰	乌干达	斯威士兰	南非	冈比亚
尼日尔	加蓬	埃塞俄比亚		莱索托		加纳
塞内加尔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几内亚
多哥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几内亚比绍
		马拉维		毛里求斯		利比里亚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马里
		卢旺达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塞舌尔		塞舌尔		尼日利亚
		乌干达		南非		塞内加尔
		赞比亚		坦桑尼亚		塞拉利昂
		津巴布韦		赞比亚		多哥
				津巴布韦		

表格一览：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平均水平）	62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和政府债务.....	63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64
统计附录表4. 外债、官方债务（按债务人统计），以及储备	65

统计附录表1至表4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表1至表3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监督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年4月。

¹ 财年数据。

² 2019年2月，津巴布韦采用了新的本币单位，RTGS元，它成为官方记账单位。目前正在按新的RTGS元修订和更新所有国民账户数据序列。目前的数据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和RTGS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变化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注：“...”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4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监督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年4月。

¹ 作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的成员，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² 作为中非经济货币联盟（CEMAC）的成员，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³ 财年数据。

⁴ 2019年2月，津巴布韦采用了新的本币单位，RTGS元，它成为官方记账单位。目前正在按新的RTGS元修订和更新所有国民账户数据序列。目前的数据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以美元（和RTGS元）表示的价格和汇率变化的估计。工作人员对美元价值的估计可能不同于当局的估计。

注：“...”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

	实际GDP (年百分比变化)						消费者价格, 年平均水平 (年百分比变化)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安哥拉	4.6	-2.6	-0.2	-1.2	-0.3	1.2	10.6	30.7	29.8	19.6	17.2
贝宁	4.2	3.3	5.7	6.7	6.6	6.7	2.0	-0.8	1.8	0.8	-0.3	1.0
博茨瓦纳	5.5	4.3	2.9	4.5	3.5	4.3	6.1	2.8	3.3	3.2	3.0	3.5
布基纳法索	5.9	5.9	6.3	6.8	6.0	6.0	1.2	-0.2	0.4	2.0	1.1	1.4
布隆迪	3.3	-1.0	0.0	0.1	0.4	0.5	8.7	5.5	16.6	1.2	7.3	9.0
佛得角	1.5	4.7	3.7	5.1	5.0	5.0	1.7	-1.4	0.8	1.3	1.2	1.6
喀麦隆	4.8	4.6	3.5	4.1	4.0	4.2	2.2	0.9	0.6	1.1	2.1	2.2
中非共和国	-3.0	4.7	4.5	3.8	4.5	5.0	5.2	4.6	4.5	1.6	3.0	2.6
乍得	6.2	-5.6	-2.4	2.4	2.3	5.4	2.4	-1.6	-0.9	4.0	3.0	3.0
科摩罗	3.1	2.6	3.0	3.0	1.3	4.2	2.2	0.8	0.1	1.7	3.2	1.4
刚果民主共和国	7.7	2.4	3.7	5.8	4.3	3.9	7.0	3.2	35.8	29.3	5.5	5.0
刚果共和国	4.8	-2.8	-1.8	1.6	4.0	2.8	2.6	3.2	0.4	1.2	1.5	1.8
科特迪瓦	5.8	8.0	7.7	7.4	7.5	7.3	2.0	0.7	0.7	0.4	1.0	2.0
赤道几内亚	-1.2	-8.8	-4.7	-5.7	-4.6	-5.0	3.8	1.4	0.7	1.3	0.9	1.7
厄立特里亚	6.4	7.4	-9.6	12.2	3.1	3.9	10.9	-5.6	-13.3	-14.4	-27.6	0.0
斯威士兰	3.1	1.3	2.0	2.4	1.3	0.5	6.0	7.8	6.2	4.8	2.8	4.0
埃塞俄比亚 ¹	10.2	8.0	10.1	7.7	7.4	7.2	15.1	6.6	10.7	13.8	14.6	12.7
加蓬	5.4	2.1	0.5	0.8	2.9	3.4	1.7	2.1	2.7	4.8	3.0	3.0
冈比亚	1.4	1.9	4.8	6.5	6.5	6.4	5.5	7.2	8.0	6.5	6.9	6.5
加纳	7.9	3.4	8.1	6.3	7.5	5.6	11.0	17.5	12.4	9.8	9.3	9.2
几内亚	4.5	10.8	10.0	5.8	5.9	6.0	13.6	8.2	8.9	9.8	8.9	8.3
几内亚比绍	3.6	6.3	5.9	3.8	4.6	4.9	1.6	1.5	1.1	1.4	-2.6	1.3
肯尼亚	6.0	5.9	4.9	6.3	5.6	6.0	7.8	6.3	8.0	4.7	5.6	5.3
莱索托	4.2	2.7	0.5	2.8	2.8	-0.2	4.8	6.2	4.5	4.7	5.9	5.7
利比里亚	5.3	-1.6	2.5	1.2	0.4	1.6	8.0	8.8	12.4	23.5	22.2	20.5
马达加斯加	2.2	4.2	4.3	5.2	5.2	5.3	7.3	6.7	8.3	7.3	6.7	6.3
马拉维	4.6	2.3	4.0	3.2	4.5	5.1	18.4	21.7	11.5	9.2	8.8	8.4
马里	3.9	5.8	5.4	4.7	5.0	5.0	1.9	-1.8	1.8	1.7	0.2	1.3
毛里求斯	3.8	3.8	3.8	3.8	3.7	3.8	3.6	1.0	3.7	3.2	0.9	2.3
莫桑比克	7.0	3.8	3.7	3.3	1.8	6.0	6.1	19.9	15.1	3.9	5.6	7.6
纳米比亚	5.7	1.1	-0.9	-0.1	-0.2	1.6	5.2	6.7	6.1	4.3	4.8	5.5
尼日尔	6.6	4.9	4.9	6.5	6.3	6.0	0.5	0.2	0.2	2.7	-1.3	2.2
尼日利亚	5.8	-1.6	0.8	1.9	2.3	2.5	10.4	15.7	16.5	12.1	11.3	11.7
卢旺达	7.3	6.0	6.1	8.6	7.8	8.1	3.8	5.7	4.8	1.4	3.5	5.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4.9	4.2	3.9	2.7	2.7	3.5	9.8	5.4	5.7	7.9	8.8	8.9
塞内加尔	4.3	6.4	7.1	6.7	6.0	6.8	1.0	0.8	1.3	0.5	1.0	1.5
塞舌尔	5.1	4.5	4.3	4.1	3.5	3.3	2.8	-1.0	2.9	3.7	2.0	1.8
塞拉利昂	5.3	6.4	3.8	3.5	5.0	4.7	6.2	10.9	18.2	16.9	15.7	13.0
南非	2.3	0.4	1.4	0.8	0.7	1.1	5.2	6.3	5.3	4.6	4.4	5.2
南苏丹	-5.1	-16.7	-5.5	-1.1	7.9	8.2	24.9	379.8	187.9	83.5	24.5	16.9
坦桑尼亚	6.5	6.9	6.8	7.0	5.2	5.7	9.2	5.2	5.3	3.5	3.6	4.2
多哥	6.1	5.6	4.4	4.9	5.1	5.3	1.7	0.9	-0.2	0.9	1.4	2.0
乌干达	5.3	2.3	5.0	6.1	6.2	6.2	7.5	5.5	5.6	2.6	3.2	3.8
赞比亚	6.0	3.8	3.5	3.7	2.0	1.7	8.1	17.9	6.6	7.0	9.9	10.0
津巴布韦 ²	9.4	0.7	4.7	3.5	-7.1	2.7	1.5	-1.6	0.9	10.6	161.8	49.7
撒哈拉以南非洲	5.1	1.4	3.0	3.2	3.2	3.6	7.7	10.8	10.9	8.5	8.4	8.0
中位数	5.0	3.8	3.8	3.8	4.3	4.9	4.9	5.2	4.8	3.9	3.5	4.2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5.8	3.5	4.7	4.8	4.6	5.0	7.3	9.9	10.0	7.9	8.3	7.2
石油出口国	5.3	-1.8	0.5	1.5	2.1	2.5	9.4	17.5	17.1	12.2	10.8	10.8
不包括尼日利亚	4.1	-2.1	-0.2	0.2	1.5	2.4	6.8	22.3	18.6	12.5	9.6	8.4
石油进口国	4.9	3.5	4.5	4.3	3.9	4.3	6.6	6.5	7.0	6.1	6.9	6.4
不包括南非	6.4	5.1	6.1	6.0	5.4	5.6	7.4	6.6	7.8	6.8	8.0	6.9
中等收入国家	4.7	0.4	2.0	2.3	2.5	2.8	7.7	11.6	11.0	8.3	7.8	8.1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5.3	2.7	3.7	3.7	4.1	4.1	6.7	11.1	9.6	6.9	6.8	6.6
低收入国家	6.5	4.4	5.8	5.9	5.2	5.9	8.0	8.6	10.5	9.1	9.9	7.8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6.9	5.9	7.0	6.7	6.1	6.4	8.6	5.9	7.2	6.6	6.8	6.8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5.6	2.5	3.9	4.8	4.2	5.2	5.4	10.6	12.6	10.3	12.2	7.5
CFA法郎区	4.6	3.4	3.9	4.6	4.9	5.1	2.0	0.6	0.9	1.5	1.2	1.9
CEMAC	3.9	-0.2	0.4	1.7	2.5	3.0	2.5	1.2	0.8	2.1	2.2	2.4
WAEMU	5.2	6.3	6.5	6.5	6.4	6.5	1.5	0.1	1.0	1.0	0.6	1.6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6.8	4.8	5.7	6.0	5.0	5.5	8.7	6.6	9.9	9.3	12.0	9.1
EAC-5	6.0	5.4	5.6	6.5	5.6	6.0	8.0	5.7	6.5	3.6	4.3	4.6
ECOWAS	5.9	0.6	2.8	3.4	3.8	3.8	8.9	12.7	12.9	9.7	8.9	9.3
SACU	2.6	0.6	1.4	1.0	0.8	1.2	5.3	6.2	5.2	4.5	4.3	5.1
SADC	3.9	1.3	2.3	2.1	1.5	2.3	6.6	9.7	9.8	7.7	8.6	7.4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和政府债务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政府债务 (占GDP百分比)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安哥拉	1.1	-4.5	-6.3	2.2	0.8	0.1	37.2	75.7	69.3	89.0	95.0
贝宁	-0.4	-4.3	-4.2	-3.0	-2.3	-1.8	22.3	35.9	39.6	41.0	40.9	39.7
博茨瓦纳	4.5	0.7	-1.1	-3.0	-3.1	-2.5	18.6	15.6	13.4	12.1	12.3	12.0
布基纳法索	-0.8	-3.6	-7.9	-5.0	-3.0	-3.0	30.3	39.2	38.4	42.9	42.9	42.6
布隆迪	-8.2	-6.2	-7.8	-8.6	-9.1	-10.0	41.4	48.4	51.7	58.4	63.5	69.1
佛得角	-3.4	-3.0	-3.0	-2.8	-2.2	-1.4	97.9	128.4	127.2	124.5	123.5	118.9
喀麦隆	7.9	-6.1	-4.9	-2.5	-2.3	-2.1	19.6	32.8	37.6	39.1	40.5	40.5
中非共和国	0.5	1.1	-1.1	0.4	2.6	0.6	40.8	53.9	50.3	49.9	44.5	39.2
乍得	1.2	-1.9	-0.2	1.9	0.3	1.8	34.2	51.5	49.8	48.3	44.7	40.2
科摩罗	-1.0	-4.4	0.4	-1.0	-3.3	-2.2	20.2	16.9	18.4	21.0	24.3	28.2
刚果民主共和国	0.2	-0.5	1.4	0.4	-0.1	0.1	21.7	21.7	19.1	15.3	13.5	11.6
刚果共和国	14.6	-20.4	-7.4	6.6	8.6	8.4	53.6	118.6	117.5	87.8	78.5	73.3
科特迪瓦	-1.0	-4.0	-4.5	-4.0	-3.0	-3.0	52.1	48.4	49.8	53.2	52.7	51.5
赤道几内亚	16.3	-10.9	-2.6	0.5	0.9	0.5	12.4	43.4	38.0	43.3	45.4	46.5
厄立特里亚	-24.0	3.9	1.8	10.9	0.6	-2.8	175.9	170.1	196.2	174.3	165.1	161.4
斯威士兰	1.4	-10.8	-8.6	-10.5	-8.8	-4.8	14.8	25.0	27.5	35.2	40.9	42.5
埃塞俄比亚 ¹	-3.4	-2.3	-3.3	-3.0	-2.8	-3.0	46.1	55.8	58.6	61.0	59.1	54.4
加蓬	8.5	-4.7	-1.7	-0.2	1.6	0.9	29.0	64.2	62.6	60.7	56.4	54.0
冈比亚	-1.7	-6.4	-5.0	-6.2	-3.4	-3.8	56.7	80.9	87.0	86.6	80.9	75.0
加纳	-3.8	-6.9	-4.1	-7.0	-7.1	-6.1	41.8	57.1	57.3	59.3	63.8	63.5
几内亚	-1.1	-0.1	-2.1	-1.1	-2.6	-2.0	44.2	42.5	40.6	38.2	45.4	44.8
几内亚比绍	-5.4	-5.6	-1.4	-5.2	-4.9	-3.9	59.5	62.5	57.2	64.3	69.2	68.2
肯尼亚	-1.9	-8.5	-7.9	-7.4	-7.4	-6.6	45.9	54.5	55.2	60.1	61.6	61.3
莱索托	7.6	-8.0	-3.4	-5.1	-4.1	-2.9	37.2	37.0	37.1	44.5	45.9	46.9
利比里亚	0.5	-3.7	-5.1	-5.4	-6.0	-6.6	20.7	28.3	34.0	39.9	45.5	51.1
马达加斯加	-2.6	-1.3	-2.4	-1.5	-2.3	-4.5	36.7	47.1	46.0	45.7	46.5	47.5
马拉维	-2.3	-7.3	-7.3	-5.5	-4.9	-2.8	46.6	61.3	61.5	62.9	65.1	63.9
马里	3.6	-3.9	-2.9	-4.7	-3.0	-3.0	26.4	36.0	36.0	37.3	37.6	38.2
毛里求斯	-3.6	-3.5	-1.4	-2.2	-2.3	-2.8	58.2	65.0	64.3	66.2	68.7	69.4
莫桑比克	-2.9	-6.0	-3.1	-5.2	-6.5	-4.8	56.0	129.9	100.5	99.8	108.8	106.8
纳米比亚	1.9	-8.6	-4.7	-4.9	-5.5	-4.6	26.0	42.6	41.0	45.8	49.2	50.9
尼日尔	7.1	-6.1	-5.7	-4.1	-4.2	-3.0	26.7	44.6	54.4	53.8	55.8	54.3
尼日利亚	4.7	-4.0	-5.4	-4.5	-5.0	-4.7	16.9	23.4	25.3	27.3	29.8	31.4
卢旺达	0.6	-2.3	-2.5	-2.6	-3.7	-4.1	21.8	32.9	36.5	40.7	49.1	50.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1.5	-4.2	-2.7	-1.9	-1.7	-0.3	77.5	95.3	91.7	74.5	77.2	65.5
塞内加尔	-2.0	-3.3	-2.5	-3.6	-3.0	-3.0	36.5	47.5	61.2	61.6	63.3	63.1
塞舌尔	-0.7	0.2	0.4	0.2	0.9	1.6	75.5	69.0	63.2	56.9	53.8	49.7
塞拉利昂	2.2	-8.5	-8.8	-5.8	-3.6	-4.2	39.8	55.5	57.9	63.0	64.5	65.4
南非	0.1	-4.1	-4.4	-4.4	-6.2	-6.7	42.4	51.5	53.0	56.7	59.9	64.2
南苏丹	...	-15.5	3.3	1.2	2.4	3.8	25.0	85.7	63.2	42.2	34.4	27.4
坦桑尼亚	-2.5	-2.1	-1.2	-1.9	-2.9	-3.5	30.3	36.4	36.6	37.3	37.7	38.2
多哥	-1.5	-9.5	-0.3	-0.8	-2.7	-2.1	55.6	81.4	76.0	76.2	72.6	68.7
乌干达	-0.8	-4.8	-3.8	-4.2	-6.6	-8.6	27.2	37.1	39.7	41.4	43.6	47.0
赞比亚	2.1	-6.1	-7.7	-8.3	-4.8	-5.1	31.8	60.7	61.8	78.1	91.6	95.5
津巴布韦 ²	-2.9	-6.2	-8.1	-4.5	-2.7	-1.2	41.5	54.2	52.9	37.1	17.7	15.1
撒哈拉以南非洲	1.7	-4.4	-4.6	-3.7	-4.3	-4.3	31.7	44.4	46.2	49.0	50.2	50.4
中位数	-0.6	-4.4	-3.3	-3.0	-3.0	-3.0	35.1	51.5	52.9	53.2	52.7	51.1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1.1	-4.8	-4.3	-2.9	-3.1	-3.1	36.1	53.1	52.9	55.7	56.6	55.0
石油出口国	5.3	-4.6	-5.3	-2.6	-3.3	-3.3	21.6	36.4	38.6	41.9	42.1	41.2
不包括尼日利亚	6.6	-6.0	-5.1	1.2	0.7	0.4	32.0	65.7	62.6	70.7	71.7	67.6
石油进口国	-0.5	-4.3	-4.1	-4.3	-4.8	-4.9	39.9	49.9	50.9	53.2	55.1	55.9
不包括南非	-1.1	-4.4	-4.0	-4.2	-4.2	-4.0	38.1	49.0	49.7	51.2	52.6	51.9
中等收入国家	2.2	-4.7	-5.1	-4.0	-4.7	-4.7	31.0	43.5	46.0	49.9	51.4	52.0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5	-6.0	-5.3	-3.2	-3.3	-3.2	36.8	57.5	57.2	63.1	65.0	63.3
低收入国家	-1.2	-3.2	-2.9	-2.6	-2.9	-3.0	35.1	47.4	47.2	46.2	46.4	45.3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1.5	-3.1	-3.2	-3.1	-3.5	-3.9	35.5	49.1	49.6	51.5	52.2	51.1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0.6	-4.4	-3.0	-1.6	-1.4	-1.1	39.2	49.0	48.3	43.8	41.8	40.1
CFA法郎区	4.6	-5.5	-3.9	-2.2	-1.5	-1.5	32.0	48.1	50.6	51.1	50.6	49.4
CEMAC	9.3	-7.3	-3.6	0.1	0.6	0.6	26.5	51.6	52.5	50.9	49.4	47.6
WAEMU	-0.1	-4.3	-4.1	-3.9	-3.0	-2.9	37.7	45.5	49.2	51.2	51.5	50.6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1.6	-4.5	-4.6	-4.2	-4.2	-4.3	39.0	49.7	50.8	52.2	53.1	52.1
EAC-5	-1.9	-5.5	-4.9	-5.0	-5.7	-5.9	35.8	44.6	45.9	49.3	51.1	51.9
ECOWAS	2.8	-4.3	-5.0	-4.6	-4.7	-4.4	22.9	31.5	34.4	36.7	38.5	39.1
SACU	0.3	-4.1	-4.3	-4.5	-6.1	-6.4	40.6	49.0	50.4	54.0	56.9	60.9
SADC	0.3	-3.9	-4.3	-3.0	-4.2	-4.5	38.8	53.3	52.7	56.8	58.9	60.1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广义货币						对外经常账户, 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占GDP百分比)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安哥拉	35.2	39.5	32.2	29.3	30.2	29.3	4.4	-4.8	-0.5	6.1	0.9	-0.7
贝宁	27.4	29.8	28.6	27.9	27.9	27.9	-6.2	-6.8	-7.3	-6.0	-6.1	-5.8
博茨瓦纳	43.9	41.4	40.2	41.3	41.9	41.8	5.4	7.8	5.3	1.9	-3.0	-1.0
布基纳法索	30.5	40.5	44.2	44.6	47.2	50.4	-5.5	-7.2	-7.3	-5.8	-5.7	-4.0
布隆迪	24.6	21.7	22.9	25.8	26.4	26.3	-16.8	-13.1	-12.3	-13.4	-12.6	-11.9
佛得角	87.4	102.6	104.6	99.4	99.7	99.5	-9.7	-3.9	-6.6	-4.5	-4.4	-4.2
喀麦隆	21.6	22.5	22.6	24.4	24.5	24.5	-3.4	-3.2	-2.7	-3.7	-3.7	-3.5
中非共和国	21.2	25.2	25.0	27.1	28.5	30.1	-7.9	-5.3	-7.8	-8.0	-4.1	-4.9
乍得	13.4	15.7	15.5	15.5	16.4	16.6	-9.0	-10.2	-6.6	-3.4	-6.4	-6.1
科摩罗	22.4	27.5	27.1	28.1	28.1	28.1	-2.5	-4.3	-2.2	-3.8	-8.0	-7.4
刚果民主共和国	11.1	14.1	13.5	12.8	13.0	13.1	-5.5	-4.1	-3.2	-4.6	-3.4	-4.2
刚果共和国	33.5	42.7	34.1	26.2	27.9	29.5	-0.0	-63.5	-5.9	6.7	6.8	5.3
科特迪瓦	15.6	14.6	13.6	13.7	15.3	14.9	1.8	-1.2	-2.7	-4.7	-3.8	-3.8
赤道几内亚	14.5	17.4	16.4	15.2	16.1	17.2	-8.4	-13.0	-5.8	-5.4	-5.9	-6.2
厄立特里亚	178.1	223.4	257.9	247.2	238.4	239.9	9.4	15.3	23.8	16.6	11.3	13.2
斯威士兰	24.9	29.6	29.3	28.9	29.4	29.5	4.3	7.8	7.0	2.0	2.5	5.0
埃塞俄比亚 ¹	27.3	28.9	31.7	33.6	33.6	32.8	-5.9	-9.4	-8.6	-6.5	-6.0	-5.3
加蓬	23.0	24.7	22.7	24.3	27.1	30.0	11.0	-9.9	-4.4	-2.4	0.1	0.9
冈比亚	35.4	36.1	40.1	42.9	44.8	45.3	-7.7	-9.2	-7.4	-9.7	-9.4	-13.1
加纳	23.1	26.4	25.8	25.5	27.1	27.7	-7.3	-5.2	-3.4	-3.1	-3.6	-3.8
几内亚	24.5	25.2	24.0	22.7	21.0	20.4	-13.8	-31.9	-7.1	-18.4	-20.7	-17.7
几内亚比绍	35.9	47.9	44.7	46.0	44.6	45.5	-3.4	1.3	0.3	-4.5	-4.2	-3.7
肯尼亚	41.6	39.7	37.2	37.5	37.6	36.2	-8.2	-4.9	-6.2	-5.0	-4.7	-4.6
莱索托	32.8	31.4	36.1	34.8	33.8	33.8	-7.4	-8.4	-4.7	-8.6	-14.6	-4.9
利比里亚	23.3	20.5	19.9	21.3	23.6	24.5	-21.7	-18.6	-23.4	-23.4	-21.2	-21.0
马达加斯加	25.6	28.0	29.7	29.3	30.2	30.6	-5.9	0.6	-0.5	0.8	-1.6	-2.7
马拉维	24.6	22.8	23.6	23.7	23.7	23.7	-10.0	-18.5	-25.6	-15.3	-14.3	-14.2
马里	25.7	27.8	26.8	28.9	28.9	29.0	-5.1	-7.2	-7.3	-3.8	-5.5	-5.5
毛里求斯	99.9	109.9	114.2	115.1	115.1	115.1	-7.6	-4.0	-4.6	-5.8	-7.2	-6.5
莫桑比克	32.8	37.1	35.8	36.7	34.1	32.7	-34.6	-39.0	-20.0	-30.4	-58.0	-66.7
纳米比亚	58.4	51.8	52.1	54.3	54.3	54.3	-6.6	-15.4	-5.0	-2.1	-4.1	-2.3
尼日尔	22.6	26.8	24.4	21.8	21.9	21.2	-18.0	-15.5	-15.7	-18.1	-20.0	-22.7
尼日利亚	20.5	25.4	24.7	25.4	26.5	27.4	1.8	0.7	2.8	1.3	-0.2	-0.1
卢旺达	20.9	23.9	23.6	25.3	27.0	28.5	-9.7	-14.3	-6.8	-7.8	-9.2	-8.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8.8	35.0	32.9	35.0	32.8	32.8	-20.2	-6.6	-13.2	-10.9	-11.5	-9.0
塞内加尔	30.3	37.3	37.9	40.3	42.6	41.5	-6.6	-4.0	-7.3	-8.8	-8.5	-11.1
塞舌尔	61.4	71.8	77.4	77.7	78.5	80.0	-19.5	-20.6	-20.4	-17.0	-16.7	-17.0
塞拉利昂	22.4	25.1	23.7	23.0	23.3	23.2	-27.0	-4.4	-14.4	-13.8	-12.3	-10.5
南非	73.1	72.4	72.4	72.4	72.4	72.4	-4.1	-2.9	-2.5	-3.5	-3.1	-3.6
南苏丹	18.9	25.6	13.9	13.7	14.7	14.5	-1.1	4.9	-3.4	-6.5	2.3	-4.2
坦桑尼亚	23.4	21.4	20.7	20.3	20.0	19.9	-9.8	-4.3	-3.0	-3.7	-4.1	-3.6
多哥	45.1	53.6	56.0	57.2	58.1	58.6	-9.2	-9.8	-2.0	-4.9	-6.3	-5.5
乌干达	20.6	21.7	22.3	22.2	22.8	23.3	-7.9	-3.4	-5.0	-8.9	-11.5	-10.5
赞比亚	20.7	20.6	22.0	22.5	22.5	22.4	2.5	-4.5	-3.9	-2.6	-3.6	-3.4
津巴布韦 ²	21.2	27.1	28.5	23.4	18.0	16.5	-12.1	-3.6	-1.3	-4.9	-0.5	-2.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5.7	37.4	36.6	36.6	36.9	36.9	-2.5	-3.9	-2.3	-2.7	-3.6	-3.8
中位数	25.7	27.8	28.5	27.9	28.1	29.3	-7.0	-5.2	-5.0	-4.9	-5.5	-4.9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8.6	30.6	29.6	29.6	30.0	29.8	-4.4	-6.8	-4.6	-4.1	-5.6	-5.8
石油出口国	22.5	27.0	25.2	25.3	26.3	27.0	1.8	-2.0	1.1	1.5	-0.3	-0.5
不包括尼日利亚	27.3	31.1	26.5	25.0	26.0	26.0	1.6	-8.1	-2.1	2.0	-0.6	-1.6
石油进口国	45.2	44.5	44.1	43.8	43.6	43.1	-5.8	-5.2	-4.4	-5.1	-5.6	-5.8
不包括南非	29.1	30.5	30.5	30.7	31.0	30.8	-7.3	-6.4	-5.4	-6.0	-6.9	-6.9
中等收入国家	38.8	40.6	39.6	39.6	40.1	40.2	-0.9	-2.6	-1.1	-1.2	-2.1	-2.2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1.9	33.7	31.6	31.3	32.2	32.0	-1.1	-5.6	-3.1	-1.6	-3.1	-3.4
低收入国家	24.8	27.0	27.4	27.7	27.6	27.5	-9.4	-8.3	-6.6	-7.4	-8.6	-8.7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25.2	26.8	27.6	28.1	28.2	28.2	-10.7	-8.6	-7.2	-7.7	-9.7	-9.7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23.0	25.8	24.5	23.7	23.6	23.5	-4.8	-9.1	-4.9	-5.5	-5.1	-5.4
CFA法郎区	23.1	26.4	25.7	26.0	27.2	27.7	-3.1	-8.4	-5.4	-4.8	-4.8	-5.1
CEMAC	21.0	24.0	22.4	22.3	23.4	24.3	-1.8	-12.8	-4.4	-2.5	-2.3	-2.3
WAEMU	25.1	28.3	28.1	28.7	29.8	29.8	-4.6	-5.2	-6.1	-6.6	-6.6	-7.0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31.0	32.4	33.1	33.4	33.3	32.9	-6.3	-5.8	-5.7	-5.5	-5.5	-5.3
EAC-5	29.4	28.3	27.2	27.3	27.4	27.1	-8.9	-5.1	-5.2	-5.5	-5.9	-5.5
ECOWAS	21.8	26.2	25.7	26.2	27.3	28.0	-0.5	-1.6	-0.1	-1.5	-2.4	-2.3
SACU	70.5	69.4	69.4	69.5	69.4	69.4	-3.7	-2.7	-2.2	-3.2	-3.2	-3.4
SADC	53.5	52.9	51.8	51.0	50.7	50.3	-3.6	-4.2	-2.6	-2.7	-4.1	-4.8

统计附录表4.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和储备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占GDP百分比)						储备 (货物和服务进口月数)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安哥拉	22.0	44.4	38.2	46.5	55.1	59.0	7.8	10.3	8.3	7.2	6.9
贝宁	12.8	15.5	16.8	18.6	24.1	23.7
博茨瓦纳	12.5	10.0	13.9	11.2	10.5	8.9	11.5	13.6	12.3	11.3	9.0	8.8
布基纳法索	23.4	26.6	25.3	23.4	23.6	22.8
布隆迪	21.2	16.7	15.3	14.9	14.1	13.5	3.4	1.4	1.4	1.3	1.3	1.3
佛得角	72.3	92.1	99.6	88.1	91.4	88.6	4.8	6.0	5.3	5.4	5.3	5.2
喀麦隆	12.4	21.3	26.1	27.5	31.3	31.8
中非共和国	21.5	27.2	29.5	26.8	26.4	24.8
乍得	23.2	25.7	26.3	24.2	25.1	23.1
科摩罗	19.1	15.4	17.7	18.9	22.7	26.7	7.1	6.6	6.8	5.8	5.4	5.3
刚果民主共和国	16.9	14.8	14.6	12.9	11.4	9.8	1.4	0.6	0.4	0.5	0.8	0.8
刚果共和国	24.0	49.3	39.3	28.7	28.9	30.6
科特迪瓦	34.2	27.7	32.4	36.0	37.7	36.3
赤道几内亚	7.1	9.1	9.2	9.2	12.3	14.7
厄立特里亚	62.7	59.6	70.3	64.4	58.0	55.2	3.2	2.8	2.4	2.4	1.9	3.1
斯威士兰	7.7	9.1	8.9	9.8	11.6	13.1	4.1	3.5	3.3	2.7	2.4	2.8
埃塞俄比亚 ¹	21.6	29.2	29.6	30.7	29.9	28.0	2.0	2.1	2.0	1.7	1.9	2.1
加蓬	21.9	35.6	40.6	38.5	40.5	41.1
冈比亚	30.7	40.3	45.8	46.6	43.7	41.7	4.5	1.3	2.8	2.7	3.1	3.6
加纳	20.4	29.9	29.1	27.8	30.3	31.9	2.8	2.6	2.8	2.7	2.3	2.1
几内亚	29.7	22.5	20.6	19.5	29.2	30.9	2.4	1.4	1.4	1.8	2.1	2.3
几内亚比绍	27.2	22.8	19.8	22.3	24.5	24.0
肯尼亚	21.9	26.7	27.1	30.4	32.1	31.8	4.1	4.7	4.2	4.5	4.8	4.6
莱索托	31.0	35.1	33.6	33.8	34.8	35.5	5.2	4.4	4.3	3.2	3.3	3.0
利比里亚	9.3	20.1	24.2	28.0	32.4	36.9	2.0	2.8	2.9	2.6	1.9	1.2
马达加斯加	26.1	28.1	28.5	29.4	31.4	33.1	2.8	3.0	3.8	4.0	4.2	4.1
马拉维	20.3	31.3	32.8	31.2	29.8	29.4	2.0	2.6	3.4	3.2	3.2	3.5
马里	21.0	23.9	26.2	23.7	25.8	25.4
毛里求斯	14.1	14.6	12.9	11.2	13.8	15.3	5.7	8.3	9.5	10.1	11.3	11.4
莫桑比克	46.8	99.8	91.5	84.0	91.2	90.3	3.1	2.8	3.7	2.3	1.9	1.9
纳米比亚	7.9	16.6	15.2	14.8	16.9	16.6	2.6	2.5	1.7	1.7	2.1	2.5
尼日尔	18.6	28.9	34.7	32.0	36.3	37.3
尼日利亚	5.1	9.9	13.3	13.7	15.8	15.2	5.8	6.4	6.6	7.2	6.4	6.0
卢旺达	19.3	33.6	37.3	40.8	42.3	43.6	5.0	4.1	4.5	4.6	4.6	4.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77.5	80.3	78.0	70.5	70.0	65.5	4.0	3.9	3.6	2.6	2.4	2.6
塞内加尔	25.9	31.1	41.4	48.5	50.8	50.2
塞舌尔	42.8	31.8	29.7	27.5	26.5	25.3	3.2	3.7	3.7	3.6	3.5	3.4
塞拉利昂	26.9	36.7	40.5	38.6	39.3	39.5	2.6	3.7	3.9	3.4	3.2	3.4
南非	12.7	18.9	21.3	18.2	19.6	19.8	5.2	5.7	5.6	5.6	5.4	5.2
南苏丹	2.8	0.3	0.1	0.2	0.4	0.3
坦桑尼亚	22.1	27.6	27.6	27.5	26.2	25.0	4.0	5.4	6.2	5.5	4.4	4.2
多哥	15.8	19.2	21.1	19.7	21.9	22.2
乌干达	16.0	21.8	25.4	27.3	29.2	31.2	4.6	5.0	4.5	3.9	3.8	4.0
赞比亚	16.2	38.2	36.7	42.2	55.0	62.6	3.0	2.4	2.2	1.7	1.4	1.0
津巴布韦 ²	37.0	33.8	31.1	33.6	56.0	55.5	0.5	0.6	0.4	0.2	0.1	0.1
撒哈拉以南非洲	14.3	22.0	24.0	24.0	25.9	25.8	4.9	5.1	5.0	4.9	4.7	4.6
中位数	21.4	27.4	28.0	27.7	29.5	30.7	3.5	3.5	3.7	3.2	3.2	3.4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1.3	29.9	30.1	31.2	33.6	33.7	4.3	4.2	4.0	3.7	3.6	3.7
石油出口国	9.5	17.9	20.6	21.5	23.5	23.0	6.0	6.5	6.3	6.5	6.0	5.9
不包括尼日利亚	19.4	36.4	34.0	37.2	42.3	44.2	6.3	6.7	5.8	5.1	5.2	5.6
石油进口国	18.1	24.7	26.0	25.5	27.4	27.5	4.1	4.2	4.2	4.0	3.9	3.8
不包括南非	22.2	27.8	28.7	29.4	31.4	31.2	3.3	3.3	3.4	3.2	3.2	3.2
中等收入国家	12.4	20.2	22.6	22.7	24.7	24.7	5.5	5.9	5.7	5.7	5.4	5.3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0.3	31.1	30.9	33.3	36.7	37.5	5.4	5.5	5.0	4.6	4.6	4.7
低收入国家	23.0	28.3	28.9	28.5	29.9	29.3	2.7	2.5	2.7	2.4	2.5	2.5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22.7	30.9	31.8	32.1	32.7	32.1	3.1	3.3	3.6	3.2	3.1	3.1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25.6	25.9	26.6	25.8	27.8	27.1	2.8	1.3	1.3	1.5	1.8	1.9
CFA法郎区	20.4	25.8	29.2	29.8	32.4	32.3	5.3	3.2	3.4	3.8	4.2	4.3
CEMAC	16.2	25.6	27.7	26.5	29.3	30.0	5.2	2.3	2.3	2.7	3.3	4.0
WAEMU	24.9	26.0	30.3	32.2	34.5	33.8	5.3	3.9	4.1	4.5	4.8	4.5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20.8	26.4	26.8	28.1	30.0	29.9	3.0	3.1	3.0	2.9	3.2	3.2
EAC-5	20.7	26.4	27.3	29.3	30.1	30.0	4.2	4.9	4.9	4.7	4.5	4.3
ECOWAS	10.0	15.4	19.1	19.8	21.7	21.2	5.0	5.1	5.2	5.5	5.1	4.9
SACU	12.6	18.4	20.7	17.8	19.0	19.2	5.3	6.0	5.7	5.6	5.4	5.2
SADC	16.8	26.3	26.3	25.4	27.7	28.1	5.2	5.9	5.6	5.2	4.9	4.9